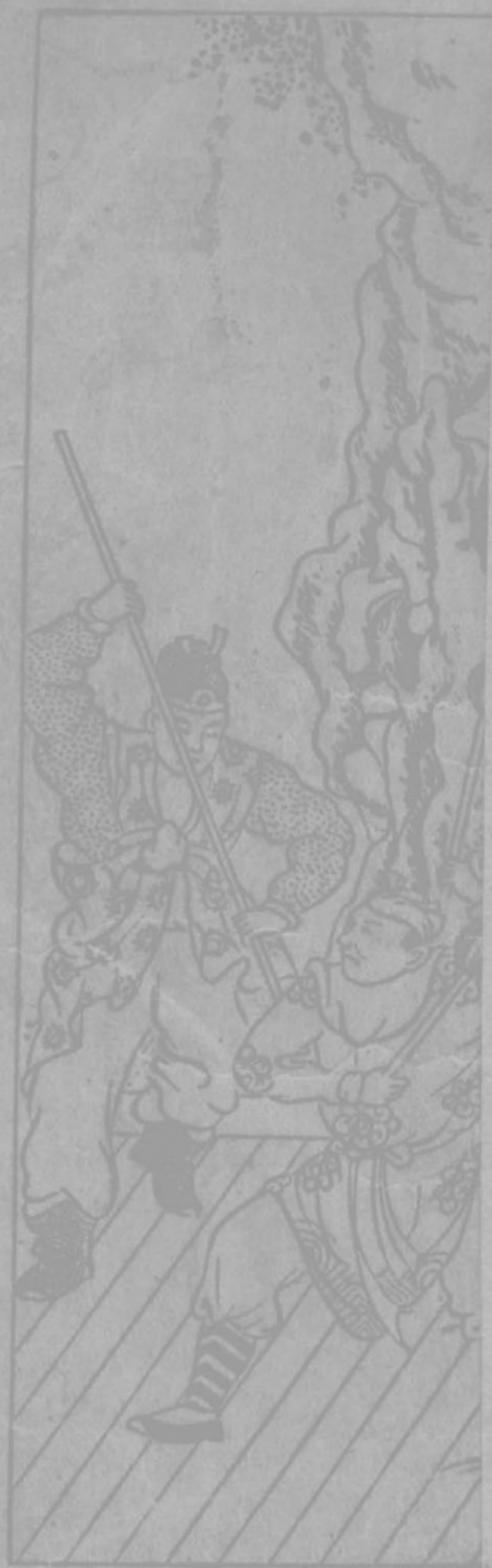


新式  
標點

千里駒

子言





千里駒目錄

一

- |      |         |     |         |
|------|---------|-----|---------|
| 第一回  | 劉月鶴上京赴考 | 第二回 | 全林寺遭劫遇難 |
| 第三回  | 任張氏全林報信 | 第四回 | 張金芳放走劉生 |
| 第五回  | 李桂蓁結拜姐妹 | 第六回 | 劉月鶴漏洩機關 |
| 第七回  | 劉公子酒醉露相 | 第八回 | 王小姐強逼成親 |
| 第九回  | 全林寺兄妹救駕 | 第十回 | 李桂蓁箭射雙僧 |
| 第十一回 | 郭子儀鎗挑成亮 |     |         |

卷二

- |      |         |      |         |
|------|---------|------|---------|
| 第十二回 | 劉幹國半路遭綁 | 第十三回 | 胡全忠保本觸君 |
| 第十四回 | 常萬年強闖午門 | 第十五回 | 賊劉瑾奉旨監斬 |
| 第十六回 | 天子劍懸挂午門 | 第十七回 | 常萬年護守法場 |
| 第十八回 | 徐彥昭金殿諫君 | 第十九回 | 王素花頂替進京 |
| 第二十回 | 見桂蓁訴說真情 | 第廿一回 | 張大奇父女進京 |

第廿二回 太平鎮怒打酒徒

卷三

第廿三回 張金芳刑部問信

第廿四回

王素花假扮探監

第廿五回 土地廟主僕見面

第廿六回

柳陰下翁婿相逢

第廿七回 劉月鶴監中探父

第廿八回

萬人敵下山進京

第廿九回 萬人敵私劫法標

第三十回

郭元帥挂印征勦

第卅一回 黃公山孔孟存身

卷四

第卅二回 公平王生擒李武

第卅三回

美髯公刀劈田龍

第卅四回 常萬年鞭打孔孟

第卅五回

張金芳下山對敵

第卅六回 郭子儀出馬歇兵

第卅七回

李桂葵訴說真情

第卅八回 郭元帥辦表進京

第卅九回

姐妹兩疆場見面

第四十回 用袖箭射死陳松

第四一回

萬人敵歸順保主

第四二回 劉月鶴夫歸團圓



# 千里駒卷之一

## 第一回 劉月鶴上京考赴

大明江山一統 洪武駕坐南京 開劈立業國創成 治就一十三省

文憑劉基妙算 武仗徐達英雄 燕王卽位順天城 天下四海平靜

這首西江月唱完，引出一樁千里駒的故事，敢說這樁故事，出在那一朝代，那一個節目，出在大明十一年正德年間，江西省廣信府玉山縣城東，離城十里，有一個興隆庄，庄上有一家鄉紳，姓劉名奇表字幹齋，在正德駕前稱臣，官拜內閣學士。夫人王氏，所生一子，名喚月鶴，目下一十七歲，生的人品出衆，相貌過人，且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自從一十三歲，身入黌門，十五歲科舉。劉老爺在朝奉君，夫人公子在此原郡；這一天是老太太的千秋，公子與夫人拜壽已畢，分付家人整上酒宴，飲酒中間，公子口尊：『母親，今逢大比之年，爲兒有心進京。一來探望老爺，二來前去應試，不知母親之意如何？』夫人說：『我兒既是進京，目下科場已近，明日就得起身才是』公子說：『母親講得有理。』夫人說：『我兒明日進京會試，爲娘的還有幾句話囑咐我兒。』公子說：『母親請講。』夫人說：『聽了。』

老夫人眼望公子便開言。我的兒細聽爲娘訴其端。到明日去上京城赴大考。爲娘的囑咐言語記心間。在路途處處留心加仔細。且記着烟花柳巷莫去貪。到晚來住宿休下孤清店。就是那行船過渡莫爭先。我的兒自幼不會把娘離。人常說兒行千里母不安。倘若是今科僥倖無榮貴。早早的差人回家把信傳。



我的兒目下就是十七歲。回家來早定親事把婚完。

且說王氏夫人，正然囑咐公子，家奴院公，一齊跪倒席前說：『太太在上，小人們與太太拜壽。』夫人說：『你們起來，今日你太太誕壽之日，每人賞銀五錢，上下皆有席。』衆家奴，院公，丫嬭，小子，一齊叩頭謝賞起來，隨壽宴，席終微去殘酌，又整上酒來，大家歡飲一杯；到了晚上，用飯已畢，大家安寢，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待不多時，用了早飯，老夫人把行李收拾停當，一聲就叫『劉來伺候！』老家人慌忙上前跪倒說：『太太在上，喚老奴有何分付？』太太說：『無事不把你喚來，今逢大比之年，你少爺上京應試，用你與少爺進京，速去把千里駒備上，目下就要起身。』劉來說：『太太豈不知千里駒原是安南交趾國國王。進貢來的千里駒，聖上因爲咱家老爺，說順邏邏國有功，聖上見喜咱家老爺，官封一品，無可加封，將日行千里駒賜下，至今三年有餘，無人私自坐騎。』夫人說：『你老爺昨日有信到來，叫把千里駒送進京中，未得其便，趁着你少爺進京應試，將千里駒帶去，更強是差人去送。』劉來聽說，叩頭起來，到了馬棚，將千里駒備上，牽出馬棚，打上行李。公子上前拜辭了太太，太太說：『劉來，路途以上，多加小心。』劉來答應一聲說：『謹遵太太。』說罷，把馬牽出大門，公子搬鞍上了坐驥，出了興隆庄，直向北京大路上來了。

劉月鶴大門以外上能行。一心裏前去應試上北京。頭前裏家人劉來引着路。劉公子揚轡加鞭催走龍。走了些高高低低芳草徑。聽了些樹木林中百鳥鳴。走了些水旱路程不記數。離北京剩了好有千里零。正走着抬頭看見太陽落。劉公子開言用語叫一聲。



主僕正往前走，抬頭一看，天色將晚，『公子說：劉來你看前途有燈光。定是村庄咱照燈光而去。』公子把馬一提，走了下來。

劉公了坐下催着馬麒麟。緊緊的跟着一個老人家急急的往前走有二里半。面前裏閃出一座大山門。劉月鶴一見不由心歡喜。他這才側身下了馬能行。這一回公子投宿全林寺。下回書主僕二人禍災臨。

詩曰 公子應試上京城。夜晚宿在孤寺中。只因一匹千里駒。惹了大禍却非輕。

四句荒言提過；書歸正傳。上一回說的是公子劉月鶴，主僕二人，走了有二里多路，面前閃出一座寺，公子說：『劉來，你看這寺內，也不知是僧是道，不如就在此廟借宿一晚才好。』劉來說：『少爺你到這曠野孤廟尋宿，倘或遇着歹人，那便怎了。』公子說：『你看天氣暗黑，還不知那裏有村莊旅店，不免上前問問，鄰近要有村莊，咱便前去投宿，若無村莊，不免咱就在此地住下。』劉來說：『既然如此，少爺下馬，老奴上了幾歲年紀，走的急了，一些覺着腿上酸麻，歇息歇息，上前問問。』說着，主僕二人，坐在山門以外，公子不由的一陣心焦起來了！

劉公子坐在塵埃呆獸獸。不由的一陣心焦在胸懷。在家中樓房瓦屋住不盡。到如今半間草屋那裏來。眼前裏舉目無親那裏去。尋思起心中悽慘淚滿腮。老人家看見公子落下淚。他這才急忙站起把口開。且說劉來，正然歇息，看見公子落淚，就知公子自幼未受過奔波勞碌，今日出門有些悽慘的光景，慌忙說道：『少爺不必傷感，待老奴上前，叫開門問問。』說着站起身來，上前把山門拍了幾拍，高聲問道：『裏邊有人麼？』當下驚動一個小和尚，法名叫通經，正在祖師堂，習練拳棒，聽的外面有人叫門，慌忙到了山門之下，一聲問道：『是誰叫門？』劉來說：『俺是路過的



，未趕着旅店，特來借宿。』通經聽說，將山門開開，看了一眼，是一位老年，那邊站着一個少年，又見旗杆上拴着一匹馬，看不真是甚麼顏色，只見那馬身長八尺，高有六尺，暗暗說道：『一匹好馬。』看罷說：『你既是尋宿的，我也不能自專，報與師傅得知。』一行說着，進山門去了。他主僕只得候回信不提，單說這座寺院，名全林寺，寺中有一個掌教的和尚，法名孔孟，俗家在正西離寺有五里之遙，俗家是姓汪，俗母張氏，自從他父親不在，他的娘舅名叫張大奇，舅母去世已早，拋下一個表妹，乳名叫張金芳，因為無人領帶，張大奇父女就在任門同居。張大奇全身武藝，還有一件寶貝，名為打仙棒，祭起一根，能變十根，十根能變百根，百步以裏能打上將落馬。孔孟自從十一二歲，與他娘舅學拳脚，到了十四五歲，鎗刀劍戟，無所不通，一心出家爲僧，就在全林寺當了和尚，不上一年，老和尚普禪下世，衆和尚拜他爲師，所以這孔孟爲寺中長老。這全林寺通順天府，上泰安神州的御路，正德皇帝，無有太子，許下心願，泰山進香三年，路過全林寺，見寺院倒塌，發庫銀將寺院重修。差司理監，劉瑾監工劉瑾見孔孟兵法純熟，二人同謀，要奪大明天下，計議停當，劉瑾誑駕上泰安掛袍還願，路過全林寺殺了正德皇帝，吞併大明江山。此話言講不着，且說小和尚通經，到了禪堂，見了孔孟說：『啓稟師父，外邊有路過行客，一老一少，要借宿一晚，啓稟師傅得知。』孔孟說：『目下纔駕就到，寺中預備接駕，豈肯留人住宿，倘或走漏消息，那便怎了，叫他往別處去罷。』通經說：『師傅我見那人帶來一匹好馬。』孔孟聽說好馬，滿心歡喜說：『前頭引路，待我看來。』

這孔孟聽的通經道端底。不由的暗暗一陣喜心裏。正愁着坐下無有逍遙馬。偏偏的就有人來送坐騎。



看起來該是我的洪福至。不久的大約面南去登基。霎時間出了山門抬頭看。旗杆下捨了一匹馬龍駒。這孔孟看罷不由心暗喜。走上前照着公子把話提。

孔孟看罷，滿心歡喜說：『徒兒牽馬。』又照公子滿面場笑說『山主禪堂一叙。』公子正然等候，見出來一個僧人，與衆不同，乘手說：『師父請了。』這才邁步進了山門，到了後邊，進了禪堂，叙禮落坐，茶罷落盞，孔孟問道：『山主仙鄉貴處，高名上姓，那裏貴幹。』公子答道：『小生江西廣信府玉山縣人氏，姓劉名月鶴。我家老爺在朝，官居內閣學士，今逢大比之年，上京應試，路過此處，特來全林寺借宿一宵，不知老禪師，肯容納否。』孔孟說：『原是公子到來，休說借宿一晚，就是住了幾日，也無妨礙。』公子聞聽此言，心中大喜說：『老禪師，真乃慈悲之主也。』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一回 全林寺遭劫遇難

公子時運不至。孤寺裏邊借宿。遇着孔孟賊禿驢。愛上千里寶駒。

假意謙恭講話。心中暗藏陰毒。要害公子連溝渠。那知暗有神助。

西江月罷，書接上回，上回說的是公子劉月鶴，先把家鄉姓名說了一遍，又說了幾句閒話，就問『老禪師尊字？』孔孟答道：『小僧孔孟。』隨說道：『公子我見你一匹好馬，可有多大脚力。』公子說：『那匹馬，原是皇上所賜，名爲千里駒，日行千里，兩頭見日。』孔孟聽說，心中暗喜說：『公子天已不早了，早些安歇，明日好好趕路。說通經將劉少爺主僕，送在後邊安歇，』



回來快把千里駒餵上。』通經聽說，搬着行李，將公子主僕，送到一座小屋說：『劉少爺，你安歇罷，我去餵馬去咧。』劉來見小和尚去了，將門閉上，公子坐在床沿以上，獨對殘燈，可就想起家來了！

劉公子悶坐床沿呆獸獸。忽然間想起家中老母來。爲兒的離家上京去應試。我的娘在家豈不掛心懷。臨起身母親親口囑咐我。說的是處處留心莫發獸。還說是到晚莫宿孤清店。怕的是孤店以裏有禍災。劉公子思想多時懶怠寢。老家人走上前來把口開。

且說公子坐在床沿，愁眉不展，家人說：『少爺你看天交三更，收拾安息罷！』公子無奈，連衣歪倒床上，劉來見公子未曾脫衣，他也就坐在椅上，閉目睡去。按下不表，再說和尚孔孟，把通經叫進禪堂，一聲就問『劉家小子，可曾熟睡了麼？』通經說：『大約睡了。』孔孟說：『他原是內閣學士劉奇之子，劉奇在朝，與劉瑾不睦，今晚殺了劉公子，一來與劉瑾解恨，二來得了他的千里駒，豈不是一舉兩得，用你前去將他主僕首級取來。』通經說：『等他睡熟，殺他不遲。』計議停當，暫且不提，單說當日驚動護法韋陀，早知其意，到了後房，只見公子和衣而睡，大叫一聲，劉月鶴聽真，吾乃如來殿前護法韋陀是也，今夜託夢與你，孔孟和尚，差人殺你，速速前來，往西逃走，逢凶化吉，自有人救，你切切謹記，快忙起來，吾神去也，公子剛剛睡熟，夢中聽的真切，猛然驚醒，把眼一睜，見燈未滅，說：『劉來快忙醒來。』劉來一睜眼，看見公子面帶驚慌說：『少爺爲何這等模樣？』公子說：『方才護法神聖託夢與我，說孔孟行刺，叫咱速速逃走。劉來說：『既是如此，快快逃命要緊！』連忙將門開開，手拉公子，出門逃走去



了。

老家人手拉公子劉月鶴。他兩個聽天由命往前挪。幸喜的公子是個狀元命。有一個長隨鬼兒緊跟着。暗暗的保着公子尋出路。你看他灣灣轉轉又抹角。走幾處摸着後角門一座。幸喜的門兒緊閉無鎖着。老家人慌忙開開門兩扇。一齊的邁步闖出是非窩。他主僕剛剛離了虎穴地。忽聽得齊聲亂洋如滾鍋。

且說他主僕二人，摸着上後邊去的，一個小便門，剛剛出了小便門，嚇的迷迷殃殃，不辨東西。公子低聲說：『護法神，夢中對我說的明明白白，叫我往正西走，逢凶化吉，此時不辨東西，待往那裏走呢？』劉來說：『咱且定定神思再走。』按下主僕不表，且說孔孟等到有三更之時，手提寶刀，到了後邊，見門無關鎖，進裏邊一看，一人皆無，就知是走漏消息，主僕逃走去了，忙把衆徒弟叫來，分付前去追趕，通經說：『不過是爲的是千里駒，既然得了千里駒，還趕他做甚麼。』孔孟說：『他要逃走進京，對他父親言講，必爲後患，不如將他主僕，趕上一刀，殺之免去後患。』通經聽說，一霎時，叫來二十餘人，孔孟一見說：『你看看他從那裏逃走？』通經說：『別的門俱都有鎖，一定是從後門逃走。』孔孟聽說，領衆人挨後門而來不提，再說公子二人省悟多時，才辨出東西，要往西而逃，聽的寺中亂嚷，就知孔孟知覺，劉來說：『少爺你我逃走不及，不如分路而逃，你向西逃，待老奴往東而逃，我想賊人必然往東趕。』公子聞言，上前扯住說：『劉來強賊趕上來有你的性命。』劉來說：『少爺不要掛着，老奴死而無怨，你快快逃命去罷！公子無奈，撒手往西逃命，劉公子照着正西逃了生。閃下了一個劉來老家了。看看他少爺跑的看不見。他這才邁步而行上正東。』



你看他走了好有半箭地。後門裏出來一夥作死僧。一個個手執短刀去追趕。再聽那下回書裏說分明。

詩曰 世上少有老家丁。抱身救主不顧生。替的公子救危難。萬古千秋揚大名。

閑言勾開，書歸前情，上回說的是公子與家人劉來分路逃走不提，且說孔孟領着衆僧，出了後門。通經說：『不知向那方追趕。』孔孟說：『十個上東，十個上西，十個上北，分在三下追趕。』劉來行走不遠，聽的說分三下追趕。心中暗想：『要是趕上我家少爺，那有他的性命在，不免把他們誑的，照我趕來，能救我少爺不死。』隨故意高聲說道：『少爺不好了！你快着逃命去罷，休要等我，老奴有了幾歲年紀，沒法跑了。』孔孟聽的正東有人說話，相離不遠，孔孟說：『不用往西北二方追趕，照正東去趕。』衆人聽說一齊趕去，那消半里之遙，將家人趕上。通法上前一把抓住，就要動手，孔孟說，通法不要殺他，問你劉家那個小子，那裏去？』通法這才把手一鬆，劉來嚇的渾身打戰說：『衆位師傅，我主人年紀尚少，撇了小人，他自己往正東逃走去！』孔孟聽說此言，也顧不的細問，你與俺素無仇恨，不忍殺你，逃命去罷！』劉來聽說，千感萬謝，急急忙忙逃命而去。孔孟率領衆僧，趕下去了！

這孔孟邁開大步在頭前。衆徒兒急急相隨在後邊。一個個手執短刀往趕下。俱都是怒目揚眉似虎然。俱都是二目不住往下看。好比着興圍打獵是一般。不多時趕了要有五七里。看不見踪跡去向在那邊。這孔孟不見月鶴劉公子。他這才停身站住把話言。

孔孟往前追趕，不見踪跡說道：『徒兒一定這小子從小道而趕，無處趕他，隨我回寺罷！』衆和尚聽說，回寺而來。按下不表，再說公子劉月鶴，離了全林寺，嚇的魂不附體，任命而逃，



走了有五里之遙，看了面前，有個莊村，這才把那恐懼之心，放下一半，慢慢的走進莊來，見路北有個門墩，不免在此地歇息片時，再作道理。坐了一會，心中自思：『我可上那裏安身。』正在躊躇，忽看見牆內透出燈光，敢說這是那裏燈光，列位有所不知，此莊就叫任家莊，這就是孔孟的俗家，他娘舅張大奇不在家，家中只剩了他俗母張氏，還有他表妹張金芳，娘女兩個做針線，到了半夜，想着安歇聽的狗咬，張氏點燈，要開門看看，所以透出燈光。閑言少叙，且說公子看見燈光，就知有人，不免上前問問，一行說着，欠身離坐，上前把門拍了拍說：『裏邊有人麼？』張氏開了二門，聽的外面有人叩門，慌忙把燈放下，走到大門底下，高聲問道：『外面是誰？』公子說：『我是上京赴考的舉子，被賊追殺逃命至此，快開門救命吓！』張氏說：『你在那裏遇賊，俺家無有男人，不能與你開門。』公子說：『在全林寺被和尚追殺至此。』張氏聽說是全林寺，慌忙把門開開說：『相公快進來罷！』公子邁步進門，張氏仍舊將門關上，把公子領進偏房，讓他坐下，端了椀來，放在旁邊坐說：『你這位相公，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公子尊道：『媽媽聽了。』

劉公子未曾開口淚紛紛。尊媽媽細聽小生家門。家住在江西省來廣信府。玉山縣離城十里興隆村。我老爺官居內閣大學士。他本是正德駕前封的臣。劉月鶴是我的本真名姓。我母親王氏誥命老夫人。奉母命去上京城好應試。晚上借宿住在全林寺。有一個和尚孔孟起歹意。誰知他安下一片殺人心。多虧了護法神聖來託夢。我醒來一同家人逃出門。劉公子一番言語未說盡。這張氏慌忙開口把話論。

張氏說：『原是劉少爺到了，既來到我家，不是老身誇口，別說是和尚，就是驢馬，也不敢



上俺家來，這是現成的床鋪，安息了罷！」出門而去，公子閉上房門，無心安眠。不表，且說張氏到了上房，見了金芳說：「姪女，住下的那人，原是從全林寺逃走至此，你且關門，待我將你哥哥叫來，把他殺死，免去後患。」言罷，一行就着，出門往全林寺去了！

這張氏慌慌張張出門庭。要上那全林寺中把信通。老潑婦自幼生成胆子大。怕甚麼黑天半夜又四更。到那裏見了孔孟說一遍。那和尚聽說來殺小書生。你看他正走之間來的快。全林寺不遠就在面前存。這一回張氏寺中來送信。再聽那下一回裏接前情。

## 第二回 任張氏全林報信

說起潑婦張氏。真是萬惡無窮。全林寺裏把信通。去見和尚孔孟。到彼告訴一遍。要害公子劉生。那知有人走了風。放他逃了性命。

西江月罷，書歸正本，上回說的是任門張氏上全林寺報信，按下不表。且說張金芳見他姑娘去了，將大門關上，走到房中，將門閉好，坐在牙床，暗暗道：「我家表兄不行正道，姑娘也該勸他才是，誰知到反與他同謀作惡，自從我母親下世，俺父母就在這裏存身，實指望依靠姑娘，領教成人，好與奴成全終身大事，我想姑娘做下這傷天害理的事兒，還有甚麼後成，我爺爺年邁，倘若有些好歹，誰與奴婚配。」想到這樣，不由的一陣心酸，就落下淚來了！

張金芳思想一回心酸痛。有甚麼心緒去把眠來安。自從我母親一命下世去。拋下奴與我爹爹受艱難。無奈何姑娘同居一處過。誰知他做事不好欺了天。我爹爹在外那知家中事。出門去目下就是多半年。



小奴家虛度光陰十七歲。還不知何年月日結鳳鸞。常言道人生能有幾年少。又說是花開能有幾日鮮。張金芳正念自己終身事。忽然間想起公子那少年。

且說金芳女子，思想自己終身，忽然想起公子，暗說道：『只顧胡思亂想，竟忘了逃難之人，姑娘曾對我說，他上寺裏去送信，我想人家投生，反送於死地，我何不向那人一講，叫他逃走何等不好。』想罷，出的房來，見他那燈燭未熄，悄悄走到窗根以外，用舌尖把紙舐破，漫閃秋波，往裏一看，見他獨坐緊對殘燈，低頭不語，面帶愁容，那一段光景，好不悽慘人也！

金芳舐窗偷看。仔細漫閃秋波。裏邊坐着一書生。低頭不語發怔。面目好似傅粉。唇比丹砂還紅。銀牙如同玉砌成。實在生的乾淨。

只見他眉清目秀真好看。生就的地閣方圓滿天庭。頭上的一頂俊巾雙飄帶。青鑲邊一領藍衫穿身中。有一條紅絨絲縷腰中繫。看年紀不過好有十七冬。我姑娘方才稱他劉公子。一定是他家上輩受過封。看此人堪作奴家終身配。怕的他在家早先婚配成。老天呀若是隨了奴心願。那怕是做了二房也願從。張金芳觀看一會心暗想。不由的低頭自思犯調停。

話說金芳女子觀罷，心中自思說：『這是奴家妄想之心，看此人相貌人品，在家豈能無婚配之禮，就是奴有心，人家亦未必願意，這是一說，男女受授不親，羞人答答怎麼提及此事！』思想一回，說：『有了，不免我叫開門，問問他姓甚名誰，放他逃走，俺也算是他的恩人，看他有何話說。』想罷，一聲叫道：『你這位相公，快開門來！』公子正然牽掛劉來聽的有人叫門，欠身離坐，上前將門開開，只見外面站着一位女子，生的如花似玉，暗想道：『世上那有這樣俊俏』



女子。』這是心裏的話，也無從出口，想罷，一聲就問：『這位大姐，來此何故？』小姐未曾開口，面帶羞，『允許小奴特來，問問相公仙鄉何處，上姓高名。』公子說：『小生是江西廣信府玉山縣人氏，姓劉名月鶴，我家老爺，官居內閣學士。』小姐說：『公子禍不遠矣，公子洗耳聽奴道來：』

張金芳未曾開口面帶慌。尊公子細聽奴家訴其詳。才與你講話媽媽心不好，他本是孔孟和尚生身娘。定是你對他說了實情話。他聽說起了一片歹心腸。他目下悄悄上了全林寺。叫孔孟前來把你性命傷。張金芳一些言語未說盡。一霎時嚇壞公子少年郎。只嚇的戰戰兢兢顏色變。霎時間把個白臉變成黃。眼睜睜公子時下命難保。再聽那下回書裏說端詳。

詩曰 爲人生在陽世間。原來夫妻是天緣。請君細看劉公子。一房嬌妻在眼前。

四句閑言提過。言歸正傳，上回書說的是張金芳，把他姑娘上全林寺叫孔孟來殺公子的話說了一遍，公子閉聽，嚇得魂不附體，也顧不得身爲公子，慌忙跪倒說：『姐姐救命罷！』小姐說：『叫我怎麼救你。』公子說：『姐姐放小生逃走，便是救我。』金芳說：『放你逃走，倒也罷了，我姑娘回來，怎麼應答！』公子說：『姐姐放我逃走，你姑娘回來問你，你就說睡熟了不知怎麼走了。』金芳說：『公子你說的這話，真真可就不能攪過去呢！』

張金芳輕啓朱唇把話云。尊相公說的言語難爲人。你既然上門避宿來逃難。豈肯再半夜三更又起身。待說是知道害你逃了命。原來是做的密事怎知聞。我姑娘定然說奴把信透。他一定拷打與我怒噴生。他合奴不爲善便一場鬧。定然是把我父女阻出門。小奴家目下就是十七歲。這不是至到如今無配婚。



眼前裏父不在家母去世。叫奴家可上那裏去存身。俺有心放你逃命走了罷。從今後奴家在此也難存。滿心裏舍己救人行方便。俺與你一無故來二無親。我這有一件心事難出口。不知道公子心可是我心。  
張金芳說的話裏有了話。劉公子心中明白八九分。

且說公子，聽出小姐之言，有許親之意。說：『姐姐不必往下說了，姐姐的心意，小生明白了；今救了小生性命，是我一大恩人，日後得地，恩有重報，姐姐既有此心婚姻大事，須得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姐姐許了親事，令尊回來不允，也是枉然，這是一節，你救我活命之恩，就是重生父母一般，有如小生的親姐姐一樣，小生到在京中，見了我老爺，向他一講，差人把你父女搬進京內，選一高門，與姐姐擇配，日後令尊不在，全當我同胞姐姐，早晚相見，何等不好。』金芳說『奴家一言講出，永無更改，相公若是棄嫌，奴家也不敢相強，打發公子去後，奴家惟死而已。』公子說：『姐姐誠意許親，小生也不敢違命。』金芳聽說，心中暗喜說：『公子你我口許不足憑信，還得對天盟下誓願。』說罷，雙膝跪倒塵埃，公子一見，慌忙走出門來，與金芳並肩跪下，二人對天盟起誓來了：

他二人一齊跪倒地川平。祝告那空中過往衆神靈。公子說弟子姓劉名月鶴。俺二人結爲同床共枕情。我若是要有三心並二意。定遭那天打雷劈喪殘生。小姐說奴是金芳張氏女。情愿意張劉二姓結婚盟。從今後若有二心另改嫁。死在那五黃六月難過冬。兩個人盟罷誓願抬身起。你看他不稱公子稱相公。走上前一把扯住公子手。隨小奴上房以裏避避風。劉公子慌忙開口把話明。

且說張金芳把公子拉着進房坐下，公子問道：『岳父何名？』小姐說：『父名張大奇小奴乳



名金芳。』公子說：『小生記下了，小姐快放我逃走罷！』金芳說：『相公你這個走法，有些不便，你走不遠，我哥哥到來，倘或將你趕上，那便怎了！』小奴有拙見，不如把你扮成女子模樣，那怕你孔孟哥哥將你趕上，一時難辨真假，料此無妨。』公子說：『小姐有此高見，快快將小生打扮起了！』金芳聽說，慌忙開箱。拿出自己衣服首飾放下，將公子摟在懷中，打扮完畢。金芳說：『相公有什麼東西，與奴留下，當作表記，奴才放心。』公子聞聽，從腰裏挪出一個鵲頭珍珠說：『這是聖上賜與我家老爺的，好好收住，權當表記。』小姐接過，眼含痛淚，手扯手出門來了。

張金芳手拉公子出門庭。不由的秋波之中落淚痕。手拉手二人走到大門口。他才能低聲巧語叫相公。並非是小奴今晚來阻你。怕的是姑娘回來你命傾。小奴家今晚送你去逃命。閃的奴孤孤零零在家中。尊相公到京休把小奴忘。早差人搬俺父女進京城。我還有知心好話難言盡。不過是要緊幾句向你明。行說着開開大門往外走。正東上來了張氏孔孟僧。眼睜睜時下公子命難保。再聽那下回書裏接前情。

#### 第四回 張金芳放走劉生

說起公子月鶴。逃走進了任門。遇着金芳女敘裙。二人結爲秦晉。公子假扮女子。黑夜逃走私奔。受盡萬苦與千辛。終久自然心趁。

西江月罷，書歸正傳。上回說的是張金芳把公子送到大門以裏，叮嚀了一回，恐怕公子去後，忘了他父女。公子說：『小姐救小生不死，刻骨難忘，又蒙小姐許親，小生非薄伴之人，焉有



忘了你父女之理。』金芳聽說：『相公往正南逃走，離此不遠，就有村莊，我姑娘回來，明知你進京應試，自往北追，不往南趕，管保相公無事。』公子說：『多蒙小姐指教，小姐請回罷！』二人灑淚而別，往南逃走了。

劉公子辭別小姐女大賢。他這才眼中含淚上正南。滿心裏貪戀小姐懶怠走。又恐怕張氏回來命難全。無奈何邁步如梭揚常去。不住的回頭觀看女姣蓮。張金芳眼看公子逃命去。不由的心中如同滾油煎。急轉身邁步就把大門進。走進那上房回首把門關。拿出來一個包袱撲床上。急慌忙包子靴帽共藍衫。恐怕他姑娘見了計閃漏。將包袱暗暗收好藏的嚴。滿心裏牽掛公子放不下。不由的心中思量美少年。在牙床坐不安眠把衣解。吹滅燈側身就枕且安眠。尋思去翻來覆去難合眼。珠淚滾鴛鴦枕頭濕半邊。且不言金芳小姐心牽掛。再把那作惡張氏說一番。

且說小姐打發公子去後，放心不下，這且不表。再說張氏到了全林寺，見了他兒，就把劉公子現在他家的話，說了一遍。孔孟聞聽此言，手提寶劍，同他俗母，急走如飛，不多一時，來到大門，只見大門未關。孔孟說：『爲何不關門。』張氏說：『我對你妹妹說來，想是忘了。』一行就着，進了大門，看見西房門半開，燈還未熄，張氏低聲說：『劉公子就存西屋住宿。』孔孟說：『母親你先進去看看，張氏走進房門，四下一看，並無一人，走出門來說：『那人沒在屋裏。』孔孟說：『他料來走不了。』張氏聽說，娘兒兩個，滿院裏走了一遍，我來無有踪跡。孔孟說：『定是有人走了消息。將他放走。』張氏說：『夜靜更深，外人那得知道，不免問問你金芳妹妹。』說着走至上房，把門拍了幾下。說：『金芳開門來。』且說小姐自從公子去後，並沒睡



着，他母子說講，盡情聽見。又聽他姑娘叫門，假裝睡熟並不言語，張氏叫了幾聲，不見答應，心中着急，大聲叫道：『金芳快開門來！』小姐聽的他姑娘着急，故意打了個反身，就說起夢話來了！

張金芳假裝睡着把眼合。他可就自言自語把話說。王姐姐許久未來俺家耍。聞聽你諸日在家做生活。是怎麼今日得空來走走。請坐下我去燒壺茶來喝。定然是我東借西有點事。沒有事豈肯出來閒坐着。說了兩句話，又不聽的言語了，住了一會，又聽見說：『我說就沒事，原是叫我合你趕會去麼』

小奴家怎麼能比你姐姐。現有我姑娘如何由自己。姐姐你是買東西去趕會。小奴家無錢趕會假甚的。張金芳假裝睡着說夢話。門外邊急的張氏急上急。

話說張金芳假裝做夢，把一個張氏等的心急說：『這個了頭，人在外邊叫門，你還說夢話，濁言粗語的，說還不起來開門麼！』小姐這才故意問道：『是誰叫門？』張氏說道：『連我的聲音不知道麼！』小姐又故意說：『你是投宿的那位相公麼？』我姑娘上鄰居借甚麼去了，沒在家，有甚麼話說，等我姑娘回來問他罷！小奴不便開門。』張氏說：『好了頭，我是你姑娘，從全林寺回來。』小姐說：『怎麼姑娘回來了麼？哥哥也來了沒有。』張氏說：『那裏這些閑話，快開門罷！』小姐這才慢慢的起來，穿穿衣服，張氏等的心急說：『還沒有起來麼？』金芳說：『我還沒穿上鞋咧。』張氏說：『再無有你這個孩子，開開門就睡覺，穿鞋做甚麼。』金芳這才下的床來，將門開開，張氏說：『你可知道，公子往那裏去了？』金芳說：『自從你出去後，我就



關門睡了，那知道他走不走呢？」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詞 好個金芳女子。真是神通過人。哄的孔孟認了真。要去殺絕趕盡。

曰 此事難瞞張氏。心裏參透八分。拷問金芳的原因。娘門犯了爭論。

西江月罷，書接上回，上回說的張氏，向小姐問道：『劉公子往那裏去了？』小姐說：『不知道。』孔孟說：『既是妹妹不知，料想走亦不遠，待我前去追趕。』金芳說：『哥哥前去，聽小妹道來：』

張金芳未曾開口笑盈盈。尊大哥細聽小妹把話明。自從你姑娘去把哥哥叫。我可就緊緊關了大門庭。急忙的回到上房睡了罷。無睡着聽的大門響連聲。那時我聽的門響連聲問。連問了幾聲並無有人應。我有心起身開門看一看。想了想有人現在咱家中。我只得側耳細細聽動靜。不多時聽的莊後犬吠鳴。張金芳一些言語未說盡。把那個張氏氣的眼圓睜。

說的是金芳女子，慢言慢語，一句一句的，恨不能說至天明，省的孔孟前去，追殺公子，說至半夜，方才說到聽見莊後犬吠之聲。孔孟聽他說的話長，等的心急。說：『妹妹你聽見莊後犬咬，那公子一定是往北逃走，驚的狗咬，待我往北追趕。』說罷出門而去。小姐聽說，心中暗喜，張氏見他兒子出去，就道：『姪女一定是有人走漏消息，劉公子所以逃走。』小姐說：『夜靜更深，那有人知道。』張氏說：『可有來，咱家又無別人，就是你我，你要不對他說，他既來借宿，焉有逃走之理。』金芳說走『將叫爲兒看起來，定是暗中有神差鬼使，把他驚走。』張氏說『一個凡人，動不動就神動神鬼。』小姐說：『姑娘若是不信，聽爲兒講來。』



張金芳輕啓朱唇把話提。細聽着爲兒言講我心裏。常言說暗使虧心無人見。豈不知未曾舉意神先知。若要是作惡自然有惡報。又道是行善之家慶有餘。別說是眼前作惡無人見。那晚的存心一點有天知。定然是那人在家行方便。因此上今晚逢凶化爲吉。感動了過往神聖暗保佑。將那人暗中救去却是實。這小姐句句說着張氏病。氣的他二目急瞪似痴迷。

且說張氏聽張金芳句句說的善惡二字，明明說的是他，他那裏還容得，說：『好了頭，你口口聲聲說的是老娘作惡行凶，原是劉公子上咱家借宿，問起來他說是在全林寺被你孔孟哥哥趕殺至此，是聞聽此言，我就到了寺中，見了你的哥哥，他說劉公子的父親，在朝與劉瑾不和，劉瑾與你孔孟哥哥，同謀要奪大明天下，說起來劉公子原是你的哥哥仇，因此將劉公子殺了，除了後患，並不是老娘無故行凶作惡，你還說劉公子暗中有神保佑，將他救走，這些話，你還哄我，就是三歲玩童，亦難哄，叫我看將起來，明明白白是你這了頭。把劉公子放走。』那金芳說：『怎見的是我將他放走。』張氏說：『不是你將他放走，咱家又無閑人，怎的走漏消息，那公子又不是大羅神仙，未卜先知，怎麼夤夜逃走呢！了頭，你再思再想：』

這張氏一行說着怒冲冲。罵了聲了頭做事理不通。細想想這事旁人怎知道。惟獨是你這了頭知其情。我上那全林寺裏去報信。定然是你在家中透了風。看起來其中必定有緣故。定是你放那公子去逃生。想是你愛那公子生的俊。不用說了頭與他有私情。一句話說的小姐心好惱。說道是姑娘說話不中聽。爲兒的雖未讀書不識字。也曉得人間四德與三從。豈不知節義廉恥乃爲貴。俺豈肯竊玉偷香去披葱。你目下說我私通劉公子。你說說有何憑據作證盟。娘們兩正在家中來分辨。又見了孔孟邁步進房中。



娘兩個正然折辨，只見孔子孟回來，這才一齊住口，張氏說：『可曾趕上劉公子無有？』孔子孟說：『我上北趕有五里之遙，並無踪跡，我見東方發亮，只得回來，天已大明，速朝寺中，預備接駕，以圖大事。』言罷揚常而去。張氏見他兒子回寺，對金芳說：『了頭暫且由你，等你爹爹回家，父女二人，與我離門立，任憑你那裏去，自此以後，兩不和睦。』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李桂葵結拜姊妹

國有奸臣當道。忠臣最難立功。皇爺信奸不納忠，主意龍心已定。前去掛袍還願。不帶文武公卿。路過金林動刀兵。幾乎駕前喪命。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上回書說的是張氏與金芳分辨，按下不表。且說那正德皇爺，那日早朝，元勳大臣，一齊上殿，三呼已畢，各自歸班。皇爺降旨朝殿官，一聲喊道：『聖上旨下，差選宮司禮監劉瑾上殿，劉瑾聞言，答應一聲，撩袍端帶，上了金殿。龍書案前跪倒，口呼萬歲三聲，奴婢見駕。』皇爺說：『劉聖公平身。賜繡墩。』劉瑾叩頭謝恩起來，落坐口稱陛下，將奴婢宣上金殿，有何軍情議論。』皇爺說：『無事不宣劉聖公上殿，只因朕無有守關太子，許下泰山進香三年，過了二年，現今朕訪着殿下要到東嶽泰山掛袍還願，用你合滿朝文武，六部朝臣，隨駕前去進香。』劉瑾說：『陛下前去燒香，還願，非比王駕征討，不可多帶人馬，掛袍還願，不用滿朝文武六部羣臣一帶的人多，正是五穀在地，豈不擾亂黎民，且是京都切近，只用二文二武，保駕前去，料此無妨。』皇爺說：『劉聖公所奏有理。』言還未了，只見從左班部中出來一



說：『萬歲停旨，臣有本奏上。』照品級台走上來了。

班內閃出一家棟樑材。你看他撩袍執笏上殿來。只見他正正頭上烏紗帽。邁虎步執笏走到品級台。認的是內閣劉奇大學士。賊劉瑾一見心中不自在。就知他上殿見駕有本奏。他早先心中定計自安排。這一回內閣劉奇上金殿。準備着二人頂本在金階。

說的是劉瑾本奏皇爺，不可多帶人馬，文帶吏部尙書李彥，工部侍郎趙貴，武帶兵科給事成亮，奴婢姪兒劉三奇，只帶三千護駕軍，除此文武不用，皇爺聞奏，龍心大喜，傳旨宣李彥趙貴成亮劉三奇上殿，四人一齊應聲鞠躬而出；執牙笏上了金殿，文東武西，品級台前一齊跪倒，山呼已畢，口稱陛下，臣等見駕。』皇爺說：『衆卿朕今起鑾駕，駕臨泰安用你四人保駕，前去還願，領朕旨意，速到教場，點兵三千，十里長亭候駕。』四人答應領旨，叩頭謝恩，領旨而去。這且不表，單講內閣學士劉老爺，見李趙成劉四人領旨下殿而去，不知有何軍情，心中不明，他就上殿見駕，口呼『萬歲三聲』，皇爺傳旨平身，賜秀墩。劉老爺叩頭謝恩落坐，皇爺就問：『劉愛卿見朕有何本奏。』劉老爺口呼『陛下，方才見李彥趙貴成亮劉三奇四人，領旨下殿，不知是何軍情，臣心下不明，特來見駕。』皇爺說：『劉愛卿不知朕要上泰安掛袍還願，命李趙成劉四人，保朕前去。』劉老爺說：『陛下，臣聞人言，山東路上有一全林寺，寺中有一僧人，孔孟他有四個徒弟，三百小僧，諸日習學鎗刀，不知何爲，陛下前去進香，全林寺必由之徑，路過全林，僧人若懷惡意，那時怎了。萬歲不知差那家文武前去，原是龍不離潭，鳳不離巢，萬歲不可前去，望我主龍意上裁。』皇爺說：『朕去過兩次，從前朕也打全林寺經過，遇寺中僧人，並無惡



意，朕發下庫銀，重修全林寺，特差劉聖公在寺中監工，若有好歹，劉聖公豈有不奏朕知的道理，朕駕由泰安路過全林寺，一來進香，二來看修的工果如何，朕龍心已定，劉愛卿不必諫言。」劉老爺說：「陛下誠意前去，臣有本奏上。」皇爺說：「有本奏來。」不知劉老爺所奏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太監劉瑾委實奸。聖上面前來諫言。金殿以上來奏本。怒惱劉爺幹國賢。

劉老爺雙膝跪在殿金鑾。說道是爲臣有本冒天顏。自古來山東原是父反地。六府中慣出响馬好漢奸。全林寺有個僧人名孔孟。他的那聲名遠播人亂傳。他並不晨鐘暮鼓誦經卷。教着那衆僧盡夜來演拳。定然是有人同謀生歹意。誣聖駕掛袍還願上泰安。過全林倘有風吹與草動。那可就駕入虎口悔後難。劉老爺正在金鑾奏聖主。秀墩上慌了劉瑾狗奸佞。

且說劉瑾在旁，聽的劉老爺說出有人同謀誣駕之言，恐怕再往下奏，掛連着他，他就慌忙跪倒，口呼「劉大人所奏不真，不可聽信。」皇爺未及回言，劉老爺說：「劉爺公，怎見得我所奏不真！」劉瑾說：「大人，你說有人同謀，誣駕，上泰安你可知何人與僧人同謀，什麼人誣駕？聖上駕由泰安原是聖上主意，並不是有人奏着，叫聖上駕由泰安，你還說全林寺有無數和尚，習演鎗刀，可是大人見過的，可是聽的誰說？」劉老爺說：「耳聞久矣。」劉瑾說：「俗語云，眼見是實，耳聞是虛，咱家在全林寺監工半載有餘，並無有見什麼動靜，就是幾個小小僧人，不是講經說法，就是恭神拜佛，並無別意，你口口聲聲奏着全林寺有什麼奸細，咱家在那裏親眼看見，難道說，不如你耳聞麼？」



賊劉瑾一行說着氣昂昂。說道是劉奇所奏理不當。聖主爺因爲無有皇太子。許下了泰安去進三年香。現如今訪着太子去還願。你爲何苦苦攔駕爲那椿。你只管東拉西扯胡亂奏。拿着那瞎話虛言哄君王。不看你封疆老臣年高邁。你就該綁出午門刀下傷。劉老爺聞聽此言心好惱。罵了聲奸賊劉瑾狗盜娼。

話說劉老爺。見劉瑾跪倒妄言，不由的心頭火起才說：『劉笛公你說我那一件是虛哄皇上，就是虛哄聖上，有的是聖上加罪，把我綁出午門，你替君傳旨，有欺君之罪，就該午門立勾決爲是。』皇爺見二人頂本相奏說：『二家愛卿，皆是爲國之心，不可爭論，朕上泰安到在全林寺果有風吹草動，回來定安國法治罪，劉老爺說道：『陛下諄意，駕遊泰安，文帶兵部蘇揚，一同老臣，現今定國公徐千歲染病，不能保駕前去，武帶郭子儀常萬年可保聖駕無事。』皇爺說：『劉愛卿年邁在朝，執掌國事，也不用蘇常郭三愛卿保駕。文有李彥趙貴，武有成亮劉三奇，劉笛公五家愛卿，路上料也無妨，況且朕是馬上皇帝，劉愛卿不必掛心，下殿去罷！』劉老爺無奈，只得叩頭謝恩，下殿而去。皇爺傳旨，劉笛公速備鑾駕，午門伺候。』言罷，回宮，劉瑾領旨謝恩下殿。

正德爺袍袖一展回朝陽。賊劉瑾叩頭謝恩離朝綱。齊上那午朝門外候聖駕。賊劉瑾不由一陣喜滿腔。暗說道蒼天隨了心頭願。聖主爺大駕不久離帝邦。此一去若是到了全林寺。管叫你寺中就是望鄉台。果然的昏君駕崩山東地。我扶你孔孟和尚稱君王。不言這太監劉瑾拿主意。再說那正德皇爺出朝陽。且說太監劉瑾領旨下殿，將鑾駕預備停當，正在午門候駕不提。且說正德皇爺，回到宮內，不多時，用了早膳，收拾完備，內侍引路，皇娘帶領宮娥彩女，到了宮門以外，只見東西二宮六院



嬪妃，俱各在此，一齊送到午門，皇爺說：『梓童不可遠送，各回本宮。』三宮六院，十二嬪妃，一齊回到分宮樓，候着皇娘進了朝陽，這才各自回宮不提。再說正德皇爺，出了禁門，有人牽過龍駒，皇爺上了逍遙馬，到了午朝門外，衆文武一齊護駕，皇爺下了馬，上了龍輦，鑾駕排開，頭前引路，出了正陽門，走了多時，出了外羅城的水定門直撲十里長亭，走了來了。

正德爺今日御駕出了京。真真是驚天動地甚威風。隨駕的太監內侍分左右。還有那護駕軍卒三百名。引龍輦乘馬只在頭前走。後跟着文武兩班衆公卿。又只見金瓜月斧朝天鐙。許多的童子金槍排幾層。緊隨駕一對日月龍鳳扇。那一些龍旂招展在空中。上把着歪把九曲黃羅傘。下罩着一架龍輦快如風。這一些鑾駕一言說不盡。出京門一直排到十里亭。時下裏慌了李彥合趙貴。還有那成亮三奇前來迎。他四人俯伏道旁接聖駕。正德爺一聲傳旨把話明。

且說那些滿朝文武隨駕，不多一時，到了十里長亭，有李彥趙貴成亮劉三奇四人接駕，俯伏道旁，口呼『萬歲三聲，臣等接駕。』皇爺坐在龍輦傳旨，『四家愛卿平身。』四人謝恩起來，站立一旁，皇爺說：『成劉二家愛卿，帶來多少人馬。』成亮劉三奇，一齊口稱：『陛下臣等奉旨，點了三千御林軍，在此保駕。』皇爺聽龍心大悅，傳旨『文武兩班，各自回京，莫要遠送。』衆文武一齊叩頭謝恩起來，只見內閣劉老爺，俯伏輦前不起，皇爺就問『愛卿還有甚麼軍情。』劉老爺說：『陛下爲何只帶三千人馬。』皇爺說：『愛卿有所不知，五穀在地，帶的人馬多了，殘害五穀，落萬民嗟怨，不可多帶人馬。』劉老爺說：『就是人馬多了，亦無妨礙。』皇爺說：『愛卿不過爲的全林寺之事。』劉老爺說：『正是。』皇爺說：『全林寺就有好細，料此無妨。』



，愛卿莫要掛心，回到朝中，先至徐府探探徐卿弟病體如何，若是病好，你二人執掌朝政，俟朕回朝，自有陞賞。」劉老爺無奈，只得上前謝恩，皇爺這才傳旨，「滿朝變駕，合朝文武，三百護駕軍，留下五十名隨駕，下剩一概回京。」傳旨官喊道：「聖上傳旨，兩班文武，滿朝變駕，二百五十名御林軍，各自回朝。」衆文武一聲答應「遵旨」劉老爺同合朝文武回京不表。且說成亮劉三奇見文武回朝，他二人把令旗一排，高聲傳令，就此起駕御林軍，挑開前哨，直撲泰安大路走下來了。

正德爺離了長亭起了鑾。一心去掛袍還願上泰安。帶了那二文二武保聖駕。還有那羽林軍兵整二千。李趙虎三人劉瑾皆一黑。劉三奇是他姪兒不必言。五個賊私通和尚名孔孟。一心裏要奪大明錦江山。且不言五人誑駕去還願。再說那大人相府去問安。

說的是皇爺在路行程不表，再說衆文武回到京中，各自回府。劉老爺約着郭子儀常萬年。李玉魁胡全忠馮天化康效公大家到了相府，進了大庭，落坐獻上茶來，茶罷落蓋，郭子儀等一齊問道：「大人將俺喚來，有何見教。」劉老爺說：「無事不請。衆位將軍駕到敝府，只因俺主駕由泰安之事。」衆人說：「咱主泰山還願，還有何事，望大人細道其詳。」劉老爺說：「列位將軍聽老朽講來：」

劉老爺未曾開口面帶傷。尊了聲列位將軍聽其詳。偕的主駕由泰安去還願。說道是路過全林去拈香。聞聽說寺中和尚名孔孟。那禿賊終日習演刀合鎗。賊劉瑾寺中監工有半載。怕的他與孔孟暗裏商量。倘若是聖上到寺有失險。我也從金鑾殿上奏君王。劉瑾賊一旁開口把話辨。俺兩個頂本相奏在朝堂。



咱的主不聽我諫信劉瑾。不多帶文武單身出帝邦。現如今國公彥昭徐千歲。他的那疾病不好怎麼商。眼前裏朝中大事無人管。被劉瑾誑着聖上離朝綱。因此事特請列位到敵府。衆將軍有何高見巧主張。劉老爺爲國言語說一遍。他六人一齊開口把話揚。

六家老爺聽罷，郭子儀說：『大人前去保駕的，文有李彥趙貴，武有成亮劉三奇，咱主乃是馬上皇帝，全林寺就有幾個僧人，也不成其大事。』劉老爺說：『列位將軍，不知李趙成劉四人，皆是劉瑾心腹之人。』六人聞言，共說道：『大人有這話何不早說。趁此走者不遠，不如將聖駕趕回。』劉老爺說：『咱主龍心已定，趕駕也是枉然，依老朽拙見，郭常二位將軍，帶領一哨人馬，暗暗出京，隨在駕後，前去全林寺可有動靜，即刻回來，若有風吹草動，先差飛報進京，然後前去救駕，切切謹記。』郭子儀說：『大人言之有理，事當速行，就此點兵前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劉月鶴洩漏機關

詩曰 劉瑾定巧計。誑駕上泰安。孔孟是一黨。全林起禍端。

四句荒言提過，書歸正本，說的郭子儀正要點兵趕駕，六人告辭，劉老爺說：『衆位將軍有學，老朽不敢久留。』送出府門，拱手作別，乘上坐騎，各回本府。單說郭子儀常萬年，二家老爺，到了兵部府，見了蘇老爺，將此事說完。蘇老爺聽說，立時發出冊簿，合旗令箭，二人接了令旗，上了馬，不一時到了教軍場，立刻點了三千人馬，三聲炮響，出永定門而去。



郭老爺一同常爺出帝邦。帶領着三千人馬似虎狼。在京中聽了內閣劉爺話。暗暗的前去趕駕防不祥。此一去若是到了全林寺。準備着大戰孔孟在疆場。準備着正德皇爺遭了困。準備着劉瑾暗中去他主。準備着大戰軍兵死的苦。準備着三千羽林喪黃泉。準備着郭常二將不取勝。要解圍還得兄妹人一雙。這是那後話不必眼前論。且說那子儀萬年自奔忙。他二人暗暗隨在聖駕後。特意的去上全林看端詳。暫且把二人寄在路途上。急回來再表公子少年郎。

且說郭子儀常萬年，二家老爺，帶領三千人馬，隨在駕後，不肯遠離，相隔不過三十餘里。按下不表。且說公子劉月鶴，男扮女粧，夤夜逃出任家莊，往正南走有十里之遙，看見東方發亮，這才把那恐懼之心，放下一半。暗自說道：『挨到大明，可就好了，怎麼找個避身之所，歇息歇息才好。』正在躊躇，往前一看，看不甚真，仔細一看，有座房屋，暗道：『既有房屋，就有人住。』急急走至近前，看一看，原是一座孤廟。只見垣牆山門，俱已倒塌，剩了三間一座大殿，邁步進的殿來，參拜神聖，坐在神桌以前，歇息了多時，天已大明，看了看，原是南海大士，暗中說道：『我坐會子，倘或有人到來問我，我何言對答，就說要進京，可知京城在於那裏，又無行李馬匹，手中分文無有，且是一件，料想此處，離全林寺不遠，若是再叫那和尚撞見，難免一死。』這公子想到爲難，不由的一陣心酸，就落下淚來了！

劉公子越思越想心痛酸。不由的珠淚滾滾似湧泉。眼望着江西玉山把娘叫。連把那生身老母叫一遍。自知道爲兒上京去應試。那曉得爲兒路途遭險巔。這不是行李馬匹全不見。也不知劉來生死在那邊。我有心回上木處玉山縣。想了想阻隔萬水與山千。特說是去上北京去應試。又無行李馬匹盤費錢。



又想起有恩有義張小姐。看起來救我一場是枉然。看起來今生夫妻難見面。要相逢除非南柯一夢間。劉公子思想多時無生路。這到叫人左右展轉作難。常言說人歲活百也要死。到不如一命去赴鬼門關。行說着將身爬在供桌上。解絲繩打在梁頭以上邊。結了個套子倒比盤口大。這才是伸頭容易縮頭難。你看他將頭一伸雙睛閉。是何人敢保他的命周全。衆明公若知公子生合死。再聽那下回書裏接前言。

詞 月鶴要尋自盡。一心想命歸陰。當下來了李夢熊。救了公子性命。

曰 桂葵與他結拜。二人姐妹相稱。那知夫妻得相逢。早有月老配定。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上回。書說的是劉月鶴要尋自盡，按下不表。再說從正南來了兄妹二人，列位敢說兄妹二人姓甚名誰？明公不知，此人祖居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人氏，姓李名彪字夢熊，年方一十八歲，生的相貌非俗，文武全才，能有萬夫不當之勇，他有个同胞妹妹，乳名李桂葵，年方一十六歲，生的有閉月羞花之貌，沈魚落雁之容，幼年兄妹，同習鎗刀，也是全身武藝，還有三枝袖箭，百發百中，他父李文輝，昔日在山東德州做個督糧道，只因倉廩失火，居家犯剿，兄妹二人，不服綁拿，傷了無數官兵，逃出在外，隱姓埋名，無有營生，唱鳳翔歌爲生，聞聽正德皇爺，駕幸山東，又聽全林寺和尚作孽，聖駕路過，若有奸細，上前救駕，以作進身之計，所以他的兄妹，來到此地。此係閑言不表，單說他兄妹老早起來，走到太陽東升，就來到觀音堂前，李桂葵說：『哥哥，小妹走的乏倦，咱且往廟裏歇息，歇息再走。』李夢熊聽說走的廟前，放下行李，還未坐下，聽的咕噪噪一聲响亮，小豪傑慌忙走進廟門，抬頭一看，見樑頭上掛着一個女子，說：『妹妹快來救人。』李桂葵聽說，慌忙進廟來了。



這小姐聽他哥說快救人。他可才急忙邁步走進門。抬起頭一閃秋波留神看。樑上頭吊着一位女釵裙。他這才慌忙爬在供桌上。站起來雙手抱着他的身。李夢熊一把短刀拿在手。上供桌割斷紅絨繩一根。放下刀上前兩手來托住。把公子輕輕放在地埃塵。李小姐下了供桌忙扶起。把他來拍了前心拍後心。劉公子半晌回過一口氣。把一口濁痰吐出還了魂。待一時睜開二目抬頭看。他這才口中連連叫恩人。

話說劉公子定醒了多時，睜開二目，看見面前站着一男一女，男的生來相貌非凡，人才出衆。又見那女子，生的溫柔典雅，容貌異常，暗暗說道：『世上那有這樣美色女子。』思罷，口稱：『恩兄救俺活命之恩，刻骨難忘。』李夢熊說：『你這一女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爲何尋此短見，向俺一講！』公子聽的乞道姓名，心中自思，我要說了真名實姓，此離全林寺不遠，走漏消息，那便怎了，不如說上幾句瞎話，且支吾過了，再作道理。』想罷，口稱『恩人，小奴乳名張金芳，我父張大奇，母親下世，俺父女在家難以度日，在我姑娘家同居，我姑丈下世，爹爹不在家中，我姑娘終日將我打罵，心懷不良，要把小奴賣與人家作妾，小奴聞知此信，晚上逃出門來，尋個自盡，不料被恩人將小奴救下，不過救小奴一時不死，恩人去後，還是脫不了命歸九泉。』說着就哭了起來。

劉公子一行說着淚紛紛。他這才口口聲聲叫恩人。小奴家恐怕姑娘將我賣。因此才晝夜私偷逃出門。我這裏觀音堂裏尋自盡。要做個他鄉在外一孤魂。多虧了恩人到此將奴救。去後難脫奴家一命歸陰。爲甚麼小奴說這盡頭話。皆因我姑娘安下嫉妬心。我既然今夜逃出家鄉地。奴情願死在外邊不回。我欲待逃生惜命去遊走。細想想小奴二八正青春。流落在外邊漂蕩何處去。到叫我舉目無親那裏存。



等着你去後小奴還是死。豈不是救我一場枉費神。劉公子隨機應變一席話。李夢熊聽罷開口把話云。要知道豪傑說的什麼話。且聽着下一回裏說原因。

## 第七回 劉公子酒醉露相

詩曰 公子不該染黃泉。就有奇遇非偶然。兄妹二人將他救。月鶴性命得周全。

四句荒言提過，書歸正本，上一回說的是劉公子，對他兄妹說了幾句謠言，李夢熊聽罷說：『張小姐，聽你說的這些話，是甘死他鄉，不回故里，就是送你回家，也必不肯，我看你青春年少，在外漂蕩，豈是你女子所爲，在下有一句賤言講出，怕的是小姐不肯，公子說：『恩人有話講來，小奴無不從命。』李彪道：『在下有心叫舍妹合你拜爲姊妹，不知小姐肯否？』公子說：『恩人說了，小奴敢不從命。』李彪聞聽大喜說：『你與舍妹叙叙年庚，誰大誰小，好便稱呼。公子說：『小奴十七歲。』李彪說：『小姐十七，舍妹十六，你比舍妹長着一歲，不用說，你是姐姐了。說妹妹與你姐姐見禮。』李桂素聽說，與他拜爲姊妹，滿心歡喜，加一等親熱的光景，就相見過幾次的一般，慌忙上前拜了一拜說：『小妹與姐姐叩頭。』說着就要下跪，公子慌忙拉起說，妹妹莫要使禮，說：『大哥請上，受小妹一禮。』強扭攝着拜了兩拜，就要叩頭，李彪用手拉住說：『賢妹不可。』三人叙禮已畢，公子說：『大哥是咱講話半晌，不會問大哥家鄉姓名？』李夢熊說：『賢妹那邊坐下，聽愚兄慢慢對你講來：』

李夢熊笑嬉嬉的把話揚。尊賢妹細聽愚兄訴家鄉。說起俺家鄉住居在何處。祖居在山西省城府鳳翔。



岐山縣離城十里李家寨。我老爺山東德州做督糧。李夢熊就是愚兄的名姓。俺自幼不愛讀書習刀鎗。咱妹妹乳名桂蓁兩個字。他也是刀馬純熟武藝強。只因爲倉廩失火犯了罪。剿除俺滿門家眷解帝邦。

說的是李夢熊把家鄉姓名，對着公子講了一遍。劉公子聽說，心中自思『我當他莊戶人家，那知道他是督糧道的公子，今日我已合他拜成兄弟，日後到在京中，向我家老爺一講，暗地提他說有這樣人品，何愁身榮貴顯。』公子想罷說：『大哥說來說去，原是門第人家，小妹真是高拔了。』李彪說：『賢妹休說高拔二字，你看天離飯時不遠，二家賢妹，同愚兄走到鎮店集場，好用早飯。』公子說：『大哥代往那裏去。』李彪說：『也說不定，走到何處，再說。』公子說：『我爹爹與內閣劉老爺，曾有半面之識，不如咱兄妹一到京中，投在相府，若是將咱收下，以爲棲身之地，何等不好。』李彪說：『正德皇爺聖駕不久就到全林寺，等聖駕過去，咱再進京不遲。』一行說着，二位妹妹，快些走罷！』公子無奈，只得同李桂蓁跟着李彪往正東來了。

李夢熊領着二位男女婆。劉公子萬般出於無奈何。他合這桂蓁小姐手拉手。他兩個款衣連步緊跟着。李小姐開言就把姊妹叫。細聽着小妹言語對你說。咱要是走到前邊鎮店上。你看我合咱哥哥唱鳳歌。掙幾個銀錢咱好做盤費。更強似紡紗織布做生活。他二人一行說話一行走。不多時走了好有三里多。看了看到了一個莊村上。李夢熊扭項回頭把話說。

且說他兄妹三人，走有三里之遙，到了一個莊村，李夢熊回頭說道：『二家妹妹，你看這個莊村不小，咱進莊去，看看有賣飯的無有，用了飯再走。』二人跟着李彪走進莊村，看了一看人烟鬧市，也有許多鋪戶，路北有一座飯店，豪傑領着公子小姐，進了飯鋪，放下行李，一齊坐下。



店小二上前問道：『客用什麼菜』豪傑說：『掌櫃的，賣的都是什麼東西。』那人說：『羊肉包子，麵條子，單餅炒菜，無有別的。』豪傑說：『先洗洗臉，再用飯。』那人聽說從二鍋裏盛了一盆水，送到面前，豪傑讓他二人洗了臉，他才淨了虎面，叫那人盛上飯來劉公子，李小姐二人不多時，用飯已畢，豪傑本是將才，一頓可殮斗粟，比不得他二人狼飡虎咽，頃刻用完。隨說道：『掌櫃的算賬。』那人說：『十斤餅，十五個包子，十碗麵，五盤子菜，共該大錢七百餘文。』豪傑聽說，解開行李，如數拿出錢來，遞與那人，看見行李內有一面花鼓小鑼說：『客拿着這二樣東西，作什麼使用？』不知豪傑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月鶴一同李夢熊。步行遇着王景龍。看見二位多嬌女。一心竊佔婚配成。

四句荒言提過，言歸正傳，說的是那人問花鼓何用？豪傑說：『咱是唱鳳翔歌的。』那人聽說是，唱鳳翔歌三字，慌忙出了飯舖，說：『王二弟的這裏來！這裏有一起唱鳳翔歌。』招呼了一聲，不大至緊，你看這街上人聞聽一擁而至。

那個人站在舖外喊一聲。許多人哄的一聲似窩蜂。一個個慌慌張張往前跑。都望這飯舖之裏看分明。俱都是伸頭探腦裏面看。把飯舖圍了一個不透風。看了看一個男來兩個女。俱不過十七八歲正年輕。那男的相貌堂堂好人品。二女子俊似仙姬下天宮。這衆人觀看一回齊喝彩。賣飯的開言有語把話明。且說衆人看罷，齊聲喝彩說：『看來頭實在不錯，不知唱的好歹。』衆人言語不表，且說那掌櫃的說道：『衆位大哥們，有什麼看頭，今日逢集，俺還要招呼買賣，你光景會子，女不能給人家抄臉抄臉。』有一個年輕的說：『王老東哥，給他抄臉抄臉罷！』王東洋說：『我不中，叫



旁人給他抄殮罷。」衆人一齊說道：「王二哥你要不中，旁人更不中了，今日又是集日，集上抄殮更好，老東哥你到近前，誰也不好意思的，不出兩個錢。」此人姓王名叫王大海，表字東洋，原是個無賴光棍，聽的衆人抬他，他滿口應承說：「還得大家相幫。」衆人說：「王老東說了，誰也不好意思的，拿少了。」說你們閃叫，衆位出去外邊看去。李夢熊聽說，將行李放開，拿出花鼓銅鑼，又取出青衣小帽，穿戴已畢，將行李寄在飯舖，他才領了他妹妹公子出舖來了。

李夢熊領着胞妹李桂蓁。劉公子無計奈何隨後跟。走到那當場打的鑼鼓響。驚動了各門各戶許多人。但只見男一夥來女一夥。一聲的圍裏起來看的真。剛剛的打罷鑼鼓來開戲。從那邊來了一個喪門神。他本是孔孟和尚親表弟。乃是個捐納員外有金銀。你看他來至近前仔細看。打量那劉家公子李桂蓁。

說的是豪傑李夢熊，同他妹妹，剛剛打了一通鑼鼓，當下來了一人，列位敢說來的是誰呢？明公不知，此集，叫王家集，這集有一家土豪，姓王名景龍，頗有銀錢，驟馬成羣，一雙父母不在，妻子陳氏身故，他有個妹妹，乳名王素花，生的如花似玉，美貌無比，目下一十六歲，無從婚配。王景龍自從父母下世，捐了個員外郎，仗着銀錢廣大，無所不爲，他與全林寺和尚孔孟，是姑表兄弟，常常在寺中，與孔孟習學鎗刀，也是全身武藝。這且不表，說的是王景龍剛剛到了場外，衆人一齊說：「員外來了，讓員外進去看看。」王東洋一見，慌忙拿把椅子，放到當場，王景龍並不謙讓，就位坐下，王東洋說：「你唱罷，要是唱的好，王大叔見喜，重重有賞，揀好的唱罷！」豪傑聽說，打動鑼鼓，可就唱起來了。

忽聽的打起鑼鼓响叮噹。李夢熊粧扮列國柳大王。李桂蓁就粧英台朱小姐。柳展雄把他搶上洪山崗



朱英台巧嘴說過潼關去。他兩個拜成兄妹人一雙。第二回夢熊就扮趙匡胤。李小姐改粧一個趙京娘。他二人清田觀裏結兄妹。緊接着千里送他轉回鄉。第三回二人又把脚折改。蔣世隆兄妹兩個去逃荒。整整的唱了三回戲唱了。把一個土豪喜的笑面揚。

且說土豪王景龍，見唱了三回，滿心歡喜，一聲就問說：『你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這二位女子，是你的什麼人呢。』豪傑答道：『說在下的陝西鳳翔府人氏，姓木名子，這是吾的兩個妹妹。』王景龍說：『你唱的這三回戲，實在不錯，頭一回柳展雄朱英台結拜，第二回趙匡胤趙京娘結拜，第三回蔣世隆兄妹逃難，你兄妹兩個扮戲，還是兄妹，真真合式，叫人可喜，不用唱，叫他們吃了飯再唱罷！』說：『大海他們在那裏住的呢。』王東洋說：『還沒有下處哩。』王景龍說：『叫他住在我那東院裏罷。』王東洋說：『在大叔你家住着，却到省心，閑雜人進不去，省得來來往往的，我到省事。』王景龍說：『你把行李與他取來。』王東洋聞言，到了飯舖，把行李抗着說：『木子走罷。』要知豪傑去與不去，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王小姐強逼成親

詩曰 四海雲遊不憚勞。平生志氣如天高。仗義家財胡創當。見事不平氣難消。

四句閑言講罷，書接上回，說的是王東洋抗着行李，豪傑領着公子桂棻，到了王景龍家中。王景龍說：『叫他在東院住着，那院僻靜，男女俱各便易。說大海叫，他們晌午，就在這院裏吃飯罷！』王東洋說：『很好。』才說罷，豪傑兄妹來到東院，有閑的一座上房，把行李放在床上。



說：『你歇息歇息，吃了飯晌午也不用唱，到晚上可與我到集上，抬垛幾百錢你好應用。』說罷，伴僮而去了。

李夢熊只見去了王東洋。他這才坐在上房細端詳。看了看這座上房到潔淨。白生生兩山俱是粉皮牆。正面上，一張桌方兩把椅。還有那名人寫的字幾行。看起看這家人家多富貴。聞聽說他是一個員外郎。只見那員外說話甚正道。又見他說話之時亦大方。天愁着他兩未有安身處。我看看這個所在到相當。李夢熊正在上房胡思想。有兩個家人端飯進了房。

且說小豪傑，正在打算，有兩個家人，端了飯來，放在桌上說：『俺員外爺說，來沒有好的給你吃，不過是便飯。』說着，揚常而去，豪傑看了一看，一盤炒肉，一盤麵，兩壺茶，不由滿心歡喜。說：『二家妹妹用飯罷！』公子小姐一齊坐下，兄妹三人，同桌而食，不多時用飯已畢，家人將傢伙端去，他兄妹三人閑叙家常，且自不表。單說土豪王景龍，用了午飯，打算着那兩個女子，叫進後宅陪酒，晚上留下過宿，尋思已定，才想叫了環去領那二位女子，只見一個家人，慌慌張張跑來說：『啓稟元帥全林寺，有人前來，叫員外速速到寺中，有要緊大事商議。』王景龍說：『你去對來的人說，員外隨後就到，分付外邊備馬伺候。再把王大海叫來我有話合他說。』家將聽的分付，到了外邊，叫人備了馬匹，又把王大海叫來，王大海到了後宅說：『大叔有何話說？』王景龍你大叔要到全林寺去，大約一時不能回來，千萬莫叫唱鳳翔歌的走了，就叫他在這裏住着，就說我到城裏回來，還要唱幾天，我看那兩個女子，十分俊俏，你大娘子不在了，我把他兩個人留下，作一妻一妾，莫要走漏消息。』說罷，欠身離坐，到了外邊，早有人牽馬



伺候。王景龍大門以外，上了馬匹，往全林寺去不表，且說景龍之妹王素花暗暗說道：『我先聽了環說，有唱鳳翔歌的，在俺家住着，一男二女，趁着我大哥不在家中，我不免叫了環把那兩位女子，叫進後宅，叫他唱一回給我聽聽，何等不好。』想罷，一聲說道：『春梅』春梅在旁說：『伺候姑娘。』素花說：『你去到東院裏，把唱翔歌的，叫了來唱個你姑娘聽聽。』春梅說：『都叫了他來，是光叫那兩個女子呢？』素花說：『光叫那兩個女子，叫那個浪漢子做什麼！』了環聽說，下樓來。

小了環聽的小姐把話說。你看他急忙抽身出綉閣。他這才邁步就把繡樓下。急急的穿宅過院快如梭。走過了角門到了東院裏。站門外照着小姐把話說。員外爺有事方才出門去。俺姑娘後宅叫你唱翔歌。李小姐聽的了環把他叫。目下裏慌了真假二嬌娥。急忙忙欠身離了棕交椅。一伸手拿過花鼓合銅鑼。叫了聲了環姐姐前引路。又叫聲金芳姐姐跟着我。小春梅邁步只在頭前走。李小姐手拉公子後跟着。一霎時三人到了綉樓下。小了環回頭就把話來說。

二人進了後宅，到了樓下，春梅說：『你等等，我到樓上，問問姑娘，叫你在這裏唱。』說罷上了綉樓，說：『姑娘，我把那兩個女子，叫到來咧！叫他在這裏唱呢。』素花說：『把他叫上樓來，在樓上唱罷！』春梅說：『樓上窄狹的緊。』素花說：『也不過唱唱就是了，只是你我，也不用叫了環媽媽，能有幾個人，快忙叫他上樓來唱罷！』春梅聽說，走出樓門，站在月台說：『你上樓上來唱罷。』公子聽說與李小姐慌忙上了月台，走進樓門，看見當門坐着一位女子，十分俊俏，千嬌百媚，萬種風流，公子腹內暗說『此處竟出俊俏女子。』看罷二人一齊說道：『本



該給姑娘叩頭，行路走的兩脚疼痛，實難下跪，望小姐寬恕罷！」不知素花如何答應，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

荒言提過，書歸正傳。說的是劉公子與李小姐，一齊說道，「本該與姑娘叩頭，行路走的兩脚疼痛，實難下跪，望乞小姐恕罪！」素花說，「禮到了就是了，不是年，不是節，磕的什麼頭呢，你坐坐喝杯茶再唱，丫環看了坐，」丫環順過兩把椅子，放在一旁，公子小姐方才說。「叩頭不過是說之好聽，到了這步地位，不得不然，一個是內閣大學士的公子，一個是督糧道的小姐，豈有屈膝與人叩頭。閒言不提，單說二人見丫環春梅端過茶來，一齊告坐，生下。王素花，吃着茶，慢閃秋波，仔細一看，暗暗說道，「好兩個女佳人也。」

王素花慢閃秋波細留神。打量這真假二位女釵裙。這一個兩眉灣灣長又細。那一個媚眼秋波有精神。這一個面如桃花初放蕊。那一個牙如碎玉襯硃唇。這一個頭上烏雲如墨染。那一個斜插黃金簪一根。這一個一朵鮮花壓雲鬢。那一個八卦金環墜耳輪。這一個毛血夾襖緣綾袖。那一個縐袖汗巾緊保身。這一個小小金蓮剛三寸。那一個足勾一尺有餘零。這一個模樣好似天仙女。那一個亞賽嫦娥降凡塵。細端詳二人生的多典雅。並不像庄農之女下賤人。看起來世上少有俊俏女。那出得萬兩黃金無處尋。王素花觀罷一會心歡喜。他這才輕啓硃唇把話云。

且說素花觀罷，一聲就問，你是那裏人氏，叫着什麼名字呢？」李桂蓁答道：「小奴是鳳翔府岐山縣人，我大哥名叫木子。小奴名桂蓁，這是我姐姐張金芳，素花說，「你叫木桂蓁怎麼你



姓木他姓張呢？」李小姐說，俺兩個是拜的乾姐妹，俺不是一處人，這個姐姐他是本處人氏。素花說：「那說不大相合，你說你是鳳翔府人。我常聽人說，你那女人，修頭不修腳，是怎麼的，你裏這樣兩隻小腳？他是俺本處人，我可並不是笑話，他他這兩隻腳到不小咧，且是聽他說話，一像俺本處語音，你兩個，都會唱麼。」李桂蓁說，「俺姐姐不會唱，我自己會唱。」素花呢，「你都是會戲什麼戲？」小姐說：這會的戲多着呢，不知姑娘願聽文戲，願聽武戲，如趙美容戲嫂，朱英台下山，夫妻拜月，這幾齣如何？」素花說：「你說的這些，連一回生旦戲也沒有，有一回生旦唱，是兄妹相稱，並無有配夫妻的戲，自己也不能唱一大些，揀那熱鬧的唱唱罷。」小姐聽說：拿起鑼鼓敲動，可就唱起來了，

李小姐打的鑼鼓一派鳴。開了腔鶯聲燕語實中聽。他唱道忽聽樵樓起了更。二小姐秀房以裏睡朦朧。合着眼做了一個南柯夢。夢見說婆家來娶咄叭聲。在外邊吹三通來打三遍。開開門女婿接進待客庭。落了座先茶後酒酒後菜。一霎時席罷簪花披上紅。吹打着就進後宅把親謝。二小姐隔窗偷看細睜睛。見新郎眉清目秀真好看。又見他唇似丹硃一般同。李桂蓁正唱二姐做喜夢。不好了外邊來了王景龍。衆明公要知下回端的事。再聽那下一回裏說分明。

## 第九回 全林寺兄妹救駕

詩曰 爲人行事莫虧心。虧心難以把理明。惱羞成怒仗勢大。欺人怕遇不平人。

閑言提過書接上回說的是桂蓁小姐在綉樓上，一個小二姐做夢，還未唱完，有一個丫環跑上



樓來說：『別唱了聲員外爺回來了？』素花說：春梅把他送下樓去，明日再唱，一併領賞罷。』春梅聽說，把公子小姐送回東院，不提。再說王景龍回的家來客舍坐下，把衆家將叫到跟前說，今日十三後日午時聖駕，來到全林寺，牢牢記着，十五早到寺外等候，接迎正德皇爺，衆家將一齊答應說：『謹遵員外』王景龍分付停當，回了後宅。也顧不得問那唱翔歌的老早安歇，不提，再說豪傑兄妹坐到定更以後，見王東洋來說：『今晚俺大叔，心中有事，不唱了，叫你早些安歇罷。』言罷，佯常而去，豪傑見他去了，閑坐說：『二位賢妹，你兩個在西間同睡，我在東間，公子推辭說道：『大哥你看這天氣不冷，不如各人一舖，到也便易』李小姐說：咱大哥自己一舖咱姐妹二人一舖，有什麼不便易呢！』說着，一手拉着公子說，『姐姐咱睡去罷。』進了西門，小姐將妹門閉上，把舖蓋放在床上說：『姐姐天不早了，咱歇了罷！』公子說，『妹妹你先安歇罷，我坐坐就睡。』小姐聽說說姐姐你坐坐罷：我可就先睡咧。』說着，寬衣解帶，歪到床上就睡覺了。公子坐在床沿，不由的就犯起愁來了！

劉公子看見小姐安下眠。到叫他前思後想煩了難。欲待要當下同床寐了寢。又恐怕漏了自己巧機關。人不知除非安心已不做。待久了如何常常把人瞞。暗說道小姐青春我年少。同床睡過後難免人笑談。俺是個身子不怕旁人論。李小姐留下醜名怎麼捐。難免的小人暗地閑談講。除非是劉李結親方周全。李公子救俺活命恩未報。既拜成兄妹結親理不端。想多時二目難睜歪床上。不脫衣歪在小姐他外邊。那看他不要不見心頭和。呼嚕嚕霎時睡熟在夢間。

且說劉公子，思想了一回，無奈連衣而臥，歪倒床上，回頭朝外，一霎時就睡熟了。敢說睡



的，怎麼這樣爽當呢！列位你想。公子自從全林寺，逃出一宿無從合眼，故此睡的爽當，說的是桂蓁小姐，睡了多時，天有三鼓，他就睜了一睜眼，見燈尙未滅，蹬了一蹬，那頭無人，欠起身來，看了看，公子並未脫衣就睡。即叫道：『姐姐醒來，款了衣再睡罷！』叫了幾聲，並未答應，把被子拉了拉，給他蓋上，自己住了多回，似睡不睡，聽的那頭自言自語，咕咕囔囔說話，他就側耳細聽。

李小姐歪倒床上側耳聽。忽聽見公子脚頭瞎咕囔。聽的他自言自語把話講。尊了聲生身太太老話命。爲兒的自從離家去趕考。住了那全林寺裏有災星。寺中的和尚孔孟生心歹。夜晚間要害爲兒命殘生。多虧了護法神聖把兒救。同家人逃出龍潭虎穴中。逃到了任家莊上去避難。又遇着張氏媽媽不通情。多虧了他的姪女金芳姐。把爲兒假扮一個女花容。無可奈觀音堂裏尋自盡。不該死來了公子李夢熊。李小姐聽說假扮兩個字。急慌忙起身穿衣不消停。

且說李桂蓁小姐，聽的他出假扮二字，就知道不是個真女子了，慌忙穿上衣服，下的床來，開開裏間門叫道：『哥哥醒來。豪傑正在睡夢之中，聽的桂蓁叫他，猛然驚醒，問道：妹妹爲何這樣驚慌，』小姐說：『哥哥快起來，聽聽俺姐姐說夢話咧！』豪傑聽說道，『姐姐說夢話如何，使我去聽呢！』小人快去一聽。他說的話，並不是個女子的口氣。』豪傑聽說。慌忙穿衣下床，走到裏間門外，站住聽的裏邊說：『太太爲兒的在觀音堂上，多虧他兄妹，王家老爺的公子相救。叫爲兒合他妹妹拜成姊妹，晝夜恐怕漏了消息，因此連衣而臥。豪傑聞聽大叫一聲『你是何人，胆大包身，假扮女子，前來混俺呢！』』



小豪傑一行說着氣昂昂。說道是朋友作事理不當。我妹妹本是宦門千金體。最不該合我妹妹去同床。你看他一行說着心好惱。一伸手摸起一把刀純鋼。走上前一把短刀往上舉。是何人敢保他的命不傷。咱可就說到這裏住一住。再等下回書裏說其詳。

詩曰 天有星辰日月。地有樹木山林。公子目下遭難。就有解救之人。

閑言提過，言歸正詞。上回說的是豪傑李夢熊聽的劉公子說：出假扮之言，那裏還能容的，隨摸過短刀，就要上前去殺公子。小姐李桂葵慌忙攔住說道：『哥哥且休殺他，殺了他，一則人命關天，房東要是問咱，將何言對答。』豪傑說：『不該假扮混咱。』小姐說：『哥哥講話差矣，你曉知道他是假扮的，就不該與他拜為姊妹，咱若將他殺死，有了人命，豈不驚官動府，官要問說，你先不知道他是個男子，怎麼住了一宿，及知道他是個男子，你說他是做夢說出真情，此話難以當官言講，哥哥呀！你再思再想：』

李小姐低低聲兒把話明。尊大哥細聽小妹訴真情。殺了他人命關天身難脫。豈有不報官前來驗屍靈。官要問此人他的家鄉住。你可知死者他的真姓名。既然是不知他的名合姓。就不該與他結拜妹合兄。還一說與咱同宿在一處。叫小妹跳到黃河洗不清。尊大哥若依小妹拙主見。叫醒他問問他的姓合名。若果然他是一個真男子。叫他到海角天涯去逃生。也省的奴担醜名遭連累。咱好去救那正德有道龍。

且說豪傑聽他妹妹說了一遍，心中暗想說：『若將此人殺死，一則人命關天，二則我妹妹醜名怎担，三來豈不悞了救駕。』豪傑想到這裏，把刀放下，將燈提起走到床前說：金芳妹妹醒來，『公子夢中正對太太告訴，聽的叫了聲金芳妹妹，忽然驚醒，睜眼一看，見裏外間還點着燈燭，



又見豪傑站立床前，慌忙起身下床說：『哥哥還未睡麼？』豪傑見公子雖是睡時，未曾脫衣，心中自思道：『他既是男子，乃是正直君子，無有別意。』想罷說：『愚兄安歇多時，方才醒來聽的妹妹自言自語，兄在外間，也不知你說的甚麼！』公子說。小妹方才作了一夢，『小姐說：『你夢中與何人講話，公子說：『夢中見我母親，說了幾句話。』豪傑說：『愚兄聽見你說甚麼上京趕考。』公子說：『上京趕考。這話從那裏說起？』豪傑說：『你夢中言語，盡情被我聽見，還不將真情一講，等待幾時！』公子聞聽此言，便知是夢中之話，被他聽見。自料不能隱瞞說：『恩兄聽我講來。』』

劉公子急忙開口把話云。尊恩兄細聽小弟訴原因。祖居在江西省來廣信府。玉山縣離城十里興隆村。我老爺官拜內閣大學士。我母親王氏誥命老夫人。劉月鶴本是我的真名姓。並無有兄妹姊弟是孤身。奉母命一上京城去應試。那一夜投宿住在寺全林。那寺中有個和尚名孔孟。誰知他安下一片殺人心。多虧了護法神聖來托夢。俺主撲半夜三更逃出門。投到了任家莊上將身宿。任家莊任婆原是他母親。問起來又起一片不良意。上全林去叫他兒害我身。又虧了他那姪女金芳女。他把那內裏情由對我云。俺蒙他救命之恩無可報。我也就當面對他許婚姻。放了我海角天涯去逃生。他把我假扮一個女釵裙。劉公子始末原由說一遍。小豪傑聞聽此言面生春。

且說劉公子，把家鄉姓名，始末情由，說了一遍。豪傑聞聽，心中大喜說：『我當是誰，原來說來說去，公子到了，有這話何不早說。』桂蕤小姐在旁聽的明白，隨把他哥哥叫到門外，向耳邊說：『這般如此，這般如此，』說了幾句，豪傑點頭，進的門來說道：『公子在下，有一賤言



講，怕的是公子相阻。」公子說：「恩兄有話請講，小弟焉敢違命。」豪傑說：「公子請坐，聽在下一言道來：」

李夢熊未曾開口笑揚揚。尊公子細聽在下訴其詳。想當日居家犯剿罪難赦。俺兄妹隱名埋姓奔他鄉。忽聽說皇爺駕由山東地。因此事兄妹特意到這廂。遇着了公子廟中尋自盡。救下你結拜姐妹人一雙。今夜晚男女同宿在一處。難免那傍人背地論短長。舍小妹今年虛度十六歲。并幼兒無有月老說鴛鴦。尊公子若不棄嫌結秦晉。了却俺舍妹終身事一椿。這一回豪傑目下把親許。下一回兄妹救駕動刀槍。

## 第十回 李桂葵箭射雙僧

詩曰 姻緣本是天配成。就有奇遇得相逢。公子今日把親許。成就百年共枕情。

四句閑言提過，書接上回，說的是，豪傑李夢熊說出許親的話來。劉公子聽罷，口稱「恩兄，小弟蒙恩兄相救，刻骨難忘，既然拜爲姐妹，自此後改爲兄妹，也到便的，小弟蒙恩兄相救，大恩未報，結爲秦晉，小弟實在不敢從命。」豪傑說：「現在你是內閣公子，正在明旺，在下正在顛沛之間，乃爲時之高攀，公子誠意不肯，在下也不敢相強，但只是一件，你我結爲兄妹。男女同居，日久難免外人說是論非，目下公子扮着女粧。怎麼進京應試，這是一節、方才舍妹又說，醜名難當，等公子去後，不過一死而已，在下一言既出，望公子上裁。」公子聽罷說：「恩兄既然見愛，小弟還有一言告稟：」豪傑說，「有話請講，」公子說，「恩兄尊坐，聽小弟講來。」劉公子未曾開口把話提。尊恩兄細聽小弟訴端倪。令先尊伯父本是督糧道。令妹是千金小姐好根基。



論起來門當戶對堪配成。目下裏許親怕的人恥笑。依我說大家一同把京進。到京城此事訴與老爺聽。煩那家老爺與咱作月老。更強似無媒結親不合禮。再一說現有金芳張氏女。在他家親口許我作夫妻。劉公子話中帶出金芳女。李夢熊慌忙開口把話提。

且說公子提起張金芳，親口許的話來，豪傑說：『你與張金芳許親，可是何人爲媒，公子說：『無人爲媒。』豪傑說：『張家女許親，難道不怕人恥笑。』公子說，『就是小弟，從下此事，現有張氏在於先，令妹乃千金之體，故此小弟不敢從命。』豪傑說：『大丈夫一妻一妾，古來有之，這有何妨。』公子說：『恩兄，既不棄嫌小弟從下就是了。』豪傑聞聽大喜，說道，妹丈既從下了，天日不早，大家安歇，翌日再叙。』咱兄弟同榻，『舍妹迺在西間寐寢，』安歇一夜不提，到了明日清晨，老早起來打扮停當，就要起身，只見王景龍到來，豪傑一見說：『員外請坐。』王景龍願不得坐下了：『正德皇爺，目下來到全林寺，我要到全林寺去看朝廷，你再登幾天，等我回來，我好周濟你起身，千萬別走。』說罷，出門而去又到了後宅，見了他妹妹說：『愚兄要到全林寺走走，家中無人，你叫他們好生待奉，那二位女子，你嫂嫂不在，我見那二位女子生的人才出衆，等我回家，將那個男的殺了，把那二女子收下，與妹妹作伴，何等不好。分付已畢，到了外邊，往全林寺去了。』

王景龍門外上了馬心猿。奔上了全林寺的路陽關。且不言土豪上了全林寺。急回來再說小姐女嬋娟。王素花見他哥哥出門去。不由的心中展轉好幾番。我大哥要想白佔二女子。自想着獨佔雙美結鳳鸞。自願你强行霸道傷天理。豈不知天理昭彰有循環。小奴家一十七歲無婚配。怕的是日後還要受孤單。



自從我一雙父母下世去。何曾見冰人月老到這邊。何不如暗放女子去逃走。些須的積點陰騭方周全。王素花尋思一回主意定。叫他那貼身丫鬟到近前。

且說素花女子想罷，一聲就叫『春梅呢，』春梅說：『伺候姑娘。』小姐說：『早些收拾飯與那唱翔歌的吃了，叫到後宅唱給咱聽。』丫鬟聽說，慌忙將飯收拾完備，送至東院，公子三人用飯已畢，豪傑說，皇爺目下就到全林寺妹丈且在此處存身，待愚兄同小妹前去走走，倘有動靜，好去救駕，以作進身之策。』桂葵聽說，將行李剛剛收拾妥當，王東洋走來說，『老木收拾行李做什麼？』豪傑說：『員外往全林寺去了，叫大舍妹在這裏，我同二舍妹，到外邊我個場玩玩。』

王東洋說：『早些回來。』豪傑說：『那個自然，』言罷，兄妹出了王宅院往全林寺來了。

小豪傑兄妹兩個出了門。好不待喜殺東洋混賬人。暗說道趁着他兩出門去。我得便與他妹妹飲杯巡。你看他想罷取來一壺酒。走進了東房以裏笑吟吟。叫了一聲小姐請這邊坐。吃幾杯表表我的一片心。劉公子聽說此言身不動。王東洋一見不由怒生噴。他這才開口大罵就動手。再聽那下回書裏細細云。

詞 李彪前去救駕。兄妹離了主門。來了東洋混賬人。心裏想着粧俊。

曰 要叫女子陪酒。打算一片歹心。那知是個假釵裙。只落一場白混。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上回書說的是王東洋見李彪兄妹出門而去，心中暗喜說：『趁俺大叔不在家，我去取壺酒來，與那女子啦啦。說着說着，拿了一壺酒來，到了屋裏，笑嘻嘻的，斟上一盅說：『小姐，這邊坐了，』這書暫且不提。且說王素花思想了一番，又見唱翔歌的女子說。那個不會唱的女子，是本處人氏，聽他說話，不像本處口音，又見他舉止行動，不像個女子，來頭木



那個不會唱的女子，自己又不會唱，叫他來做甚麼？」小姐說：「我正要叫他咧。」春梅，聽說慌慌忙忙下樓來了。

小春梅聽的小姐說一聲。他這才連聲答應不稍停。急慌忙邁步就把綉樓下。咯蹬蹬下了扶梯十三層。你看他穿宅過院來的快。霎時間前行到了東院中。剛剛的走到上房門以外。忽聽見裏邊有人把話明。他這才停足站住身不動。他可就側耳留神仔細聽。聽的說女子過來這邊坐。我有件心事與你叙叙情。我爲你特意沽來一壺酒。請過來待我陪你吃幾盅。聽裏邊復連讓了三兩遍。又聽的那邊有人把話明。

且說春梅聽的說：小姐這邊坐下，咱吃兩盅，那人說：「小奴不會吃酒。」又聽王東洋說：「我便不信，常出門的人，豈有個不會吃酒之理。」公子說：「男女授受不親，那個陪你吃酒。」王東洋聽說大怒說：「想你這出門的人，乃爲遊娼，強充好人，陪酒便能，若不陪酒，吃我一場好打。」丫環聽他動怒，他就慌忙走進房門說：「你這位女子，俺姑娘叫我來叫你咧，一行說着，上前拉住往後宅去了。王東洋說，那裏趕的這等湊巧，白打了一壺。」無精打採，往外去了，且說春梅把公子領進後宅，上了綉樓說：「姑娘我領了他來了。」素花說：「看坐」了環把過椅子，放在一旁，公子一邊坐下，小姐一聲就問：「張金芳你那個乾哥哥，合你那乾妹妹，上那裏去了？」公子說：「上外邊耍場去了」小姐說：「昨夜在綉樓唱唱，我這未曾細問你，說你是此處人，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家中却還有什麼人，爲何在外二人結拜姐妹呢？」公子聞聽此言，假作長嘆說：



「姑娘問起來，叫小奴一言難盡，小姐尊坐，聽小奴道來。」

劉公子長嘆一聲痛悲傷。不由兩珠淚滾滾濕胸膛。說起我家中居住不甚遠。就在咱本處不遠張家庄。張大奇就是奴的生身父。我的娘早早一命染黃泉。小奴家上無兄來下無弟。又無有姊姊妹妹來成行。只因爲小奴無人來領教。俺父女無奈去投我姑娘。到他家住了好有一年半。那知道姑娘一片歹心腸。打發奴爹爹離家出門去。要把奴賣與人家做二房。那時我聞聽此信逃出外。尋自盡親自到了觀音堂。不該死偏偏遇着他兄妹。救下我結拜姐妹人一雙。劉公子無影話瞎說一遍。王素花聽說不由笑面揚。且說公子劉月鶴，把那無根瞎話，說了一遍，小姐聽罷，說道：「你說你父張大奇，我常聽我哥哥說：有一個張大奇，是我孔孟大哥，俗家的外舅，說來說去，咱成了親戚了？」公子聽說孔孟二字，心中大驚，暗說道：「又是仇家到了，我不免探探他的口氣怎樣，要是不好，趁早逃走爲妙。」想罷，故意說道：「你我既是親戚，我在俺姑娘家住了一年多，怎麼沒見你去呢？」不知素花如何答應，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郭子儀鎗挑成亮

詩曰 姻緣天然有姻緣。巧用機關是枉然。踏破鐵鞋無覓處。該得全然不費難。

閑言提過，書歸正本，上回的劉公子說：「怎麼我沒見你去呢。」素花說：「同着你不好說，我姑母的不是，他諸日不行正事，因此才斷了往來，有一年了，我許久不上他的門，你那能見我，我的姑母，是你的姑母，咱算是姐妹了，不知咱兩個誰大誰小。」公子說：「我十七歲了。」



小姐說：『我也是十七，可不知誰的生日。』公子說：『我是二月生辰。』小姐說：『我是八月生辰，你就是姊姊了，在這邊坐下罷！』說春梅快去收拾飯來，我合你張姑娘在樓上同吃罷，丫環聽說，下樓而去，待不多時，端上飯來，小姐陪着公子，親自用了午飯，書要剪裁爲妙，二人說話，直到晚上，又晚飯已畢，掌上燈燭，小姐叫丫環端上酒菜，小姐陪着公子飲酒，中間王素花開言問道：『姐姐咱既然成了親戚，你也不用跟那唱翔歌的去了，就在我這裏住着罷，就是沒有好的給你吃，叫姐姐受些委曲，別家又無別人，合小妹作伴，不强似諸日在外邊游蕩麼。』公子說：『怎麼好在此久居打攪呢！』素花說：『原是親戚，居住何妨。有什麼關係：可是不會問姐姐，你有了婆婆家沒有？』公子說：『那婆家作什麼，』小姐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人間大禮，這個是要緊事情。那個不要，婆婆家。爲閨女爲到多時呢。』公子說：『妹妹你可有了婆婆家了！』小姐把嘴一抿，噙的聲就笑了說：『我麼。我也沒有，姐姐俺吃酒罷！』二人端起杯來。就吃起來了。

王素花手擎酒杯笑吟吟。叫姐姐細聽小妹把話云。姐姐你今年貴庚十七歲。小妹妹虛度也是十七春。你現今已過二八無婆家。我如今與你同庚無配婚。這是那後話不必眼前論。咱姐妹今天且樂飲幾盅。劉公子端起酒杯一氣盡。小丫環上前就把酒來斟。他二人飲酒到了三更後。劉月鶴吃了一個醉又醺。你看他手中酒杯拿不住。一仰身咕咚倒在地埃塵。王素花看看公子醉了酒。叫丫環快忙摻扶他的身。公子本是酒量不大。因的心中事，不覺大醉，歪倒塵埃。小姐見他歪倒，說丫環快把你張姑娘架到床上，丫環聽說，上前拉了一把，動也不動，說姑娘快來幫幫，我自己不中，小姐欠身離



坐，兩個好歹，就把公子架到床上。說：『春梅取壺茶來，預備着，你張姑娘醒後好喝。』丫環聽說，到了廚下，取了一壺茶，放在桌上。素花說：『春梅天不早了。不用你伺候，下樓去罷！』丫環聽說，下樓而去。小姐把樓門閉上，把燈端進臥室，放在桌上。斟了一杯茶，坐在床沿，一行飲着茶，慢閃秋波，仔細端相，看他睡臥，並不像個女子，不由的心裏思想。端相了多時，一聲叫道：『姐姐醒醒用茶罷！又叫了一聲，一言不發，他這才放下茶壺，走上前去，姐姐款衣服睡罷！』他這是不醒，』又大聲叫道：『姐姐醒來，起來喝茶罷。嗚呼安眠。』公子這句話却聽見了，還是緊閉二目說：『小姐你回來了，你自己已睡罷，我還與我大哥，同出罷。』素花說：『姐姐你真是醉了，咱大哥去看朝廷去了，還無從回來呢。』小妹陪你睡罷？』公子說：『小姐雖是咱二人許了親，不過是一言爲定，還未會過門，小生如何使的與小姐同榻。』素花，聽他說出小生二字，一伸手將他花鞋，扒了一隻看了看，那脚何曾裹殺一點，便知道不是個女子，心中自思說道：『看此人非是尋常之輩，有心叫起家將們把他拿住，就是將他打死，難免奴家醜名在外，這便怎處，不免等他酒醒，問問他的來歷姓名，再作道理。』想罷，坐在一旁，待了有頓飯之時，公子可就醒轉過來，把身一翻說：『好渴』小姐慌忙斟上一杯茶說：『姐姐起來喝茶罷！』公子聽說：『起的身來，這是朦朧朧，閉着二目，隨素花手裏，喝了一杯茶，』素花隨大聲說道：『你是何人。假扮女子，混亂俺的閨門，還不從實說來，待等何時！』公子聞聽此言，把眼一睜，看見素花站立面前，低頭一看，見左脚無鞋，就知露了真相，慌忙說道：『小姐莫要高聲，聽小生以實情相告。』要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詩曰 王氏小姐女花枝。陪着月鶴把酒吃。醉後說出真來歷，成就百年好夫妻。

蘭言勾開，說的是劉月鶴睜眼見小姐站立面前，低頭一看，見左脚無鞋，就知露了真相。慌忙說道：『小姐莫要高聲，聽小生講來，』

劉公子低低聲兒把話明。尊小姐細聽小生訴真情。家住在江西廣信玉山縣。我老爺官房內閣在朝中。今逢那大比之年去趕考。全林寺借宿遇着孔孟僧。安牙心夜晚要把小生害。護法神托夢與我逃了生。任家莊又遇孔孟俗家母。問起來要將我的性命坑。多虧了他的姪女張小姐。他把那內裏情由對我明。我蒙他救命之恩無從報。俺二人結成同床與枕情。他將我扮成一個裙釵女。逃在外上弔遇着李夢熊。李桂蓁拜爲姐妹同逃難。到這裏偏偏遇着你令兄。劉公子一些言語無說盡。王素花慌忙攔住把話明。

素花小姐聽的他說是內閣的公子，不由心中暗想，『看此人堪作奴家終身之主，我要是真言講出，怕他不肯應允，我不免嚇他一嚇，他要從下，也是奴家有依終身。』想罷，胡作怒色說：『你說你老爺官居內閣，姓甚名誰，』公子說：『小生姓劉名月鶴，素花說：『好一個大膽的劉月鶴，你假扮女子，混亂閨門，俺豈肯與你干休呢！』

王素花故作怒色氣昂昂。叫了聲月鶴做事理不當。你不該假扮女子將人哄。好大胆與奴同席飲酒漿。看起來混亂閨門該何罪。論王法就該割頭把命傷。我把那家奴院公去叫起。拿住你立時給你大開腔。且說小姐一行說着，就去開門，公子一見着忙，上前一把拉住說：『好心姐姐，莫要聲嚷。放我逃走，日後恩有重報。』小姐說：『還不撒手，竟敢拉奴。』說着用力就推，公子無奈，可就跑下了。



王素花故作張惶怒冲冲。假意的前去開開樓門庭。時下裏嚇得一個劉公子。忙上前伸手拉住不放鬆。願不的男兒膝下千金貴。無奈何雙膝跪在地川平。叫了聲好心姐姐莫聲展。千萬的休要漏洩走了風。你若是高抬貴手把我恕。俺必然結草啣環報恩情。小姐說若是叫奴將你放。只得是依着小奴事一宗。公子說小姐要是不說破。就是那十宗八宗我依從。王素花聞聽此言心歡喜。一伸手拉起公子俏書生。

小姐聽說，一伸描花腕拉公子起來，走進裏間門說：『公子請坐，公子就位坐下，』聲問道：『小姐你叫小生依你事一宗，但不知是那一宗，小姐請講！』素花聽說，未曾開口，滿面通紅，說道：『公子，小奴若是說出，怕的是公子不允。』公子說：『小姐說出，小生無不從命。』小姐說：『公子尊坐，聽小奴道來。』

王素花未曾開口帶羞顏。尊公子細聽小奴訴根由。我的那一雙父母下世去。拋下俺兄妹二人度流年。誰知道我那哥哥不務正。諸日裏全林寺裏去學拳。聞聽說他合孔孟生巧計。想奪那正德皇爺錦江山。現如今大哥上了全林寺。一定是與那孔孟行無端。只聽的他要做出謀反事。犯了那滅門之罪才了然。這是那大禍早晚不必論。小奴家有話截說講眼前。小奴家今年虛度十七歲。我的那終身大事未曾完。想公子不嫌奴家容貌醜。俺情願與你結對並頭蓮。公子呀你今不從這件事。管叫你當下性命保不全。王素花說出許親一番話。劉公子心驚胆戰便開言。

且說公子聽的小姐說：『他哥哥與孔孟同謀，要奪大明江山，又說出許親之事，又驚又喜說：『小姐既有見愛，小生之意，小生怎敢不從。小姐聽說，公子從下此事，不由的喜中生悲，秋波之中，落下淚來。公子見他落淚，說：『小姐，小生既然應允，爲何傷心？』小姐說：『相公雖是



許親，小奴愁的是咱夫妻不能一處同聚，故此落淚。」公子說：「這話打那說起來！」小姐說：「我大哥臨去，曾對我說；他從全林寺回來。要與你二人成親的，回家來你就是個女子也難說，他手別說是個男的，焉有你的命在。」公子聞聽大驚，後事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新刻千里駒卷之二

### 第十二回 劉幹國半路遭綁

詩曰 素花王氏女嬌娥。放走公子劉月鶴。要得夫妻重相見。公子中會結絲羅。

話說素花小姐說：「我大哥臨走，曾對我說，他回來要與你二人成親，你就是個真女子，也難脫他手，何況是個假的，焉有你的命在。」公子聞聽，大驚失色。說：「這便怎了！」素花別無主意，不過是今晚放你逃走，乃爲上策。」公子說：「小生這個模樣，一來逃走不便，二來又無行李盤費，縱然逃在外邊，也難免一死。」小姐說：「這却不妨，你把我大哥的衣帽，穿戴起來，行李盤費那是現成。」公子說：「既然如此，快忙收拾，晚了走路不便。」小姐聽說：「慌忙下樓，到了他哥哥房中，把衣帽靴子拿來，叫公子穿戴起來，又拿出十兩銀子，包了個包袱，收拾完備。說：「相公天已不早，待小奴送你逃走去罷！」上前拉了公子，下樓來了。」

王素花手拉公子少年郎。不由的秋波之中淚兩行。低低聲口中就把相公叫。小奴家囑咐言語記心上。今夜晚我送相公逃走去。速進京對咱老爺訴其詳。你去後小奴在家難存住。早差人搬取奴家到那鄉。相公訝得地休把小奴忘。閃的我孤孤零零守空房。在路上時時刻刻加小心。就是那過橋住店要隄防。



公子說何用小姐你囑咐。劉月鶴不是那等薄倖郎。

說的是素花女子，把公子送到後門以外，千囑咐萬叮嚀：『自此而去，莫忘了奴家。』公子說：『小姐只管放心，小生蒙小姐活命之恩，無可投報，又蒙小姐見愛許親，焉有忘了之禮，快開門放我走罷！倘若有人聽見，走者不便。』小姐無奈，上前將門開放，公子慌忙走出後門，回頭說道：『小姐等你家兄長回來，你就將實言告知，千萬莫要留他在此，小生感恩不盡。』一行說得，就落下淚來了！

劉公子一行說着心痛酸。王素花眼含珠淚似湧泉。公子說小姐在家要保重。素花說公子休要挂心懷。劉公子貪戀小姐懶惰走。王素花心中好似滾油煎。劉公子照着小姐施一禮。王素花慌忙並手把禮還。劉公子無奈只得轉身走。王素花心裏滋味沒法言。劉公子走了十步回頭看。王素花站立園門用目觀。單等着公子走的看不見。無奈何兩眼含淚回綉樓。他這纔回首閉上門兩扇。回轉身秋波滾滾拭不乾。且不言小姐哭回家中去。細聽着把話別更反前言。

王素花放走劉公子，回綉樓而去，按下不表。單說全林寺孔孟和尚，這一天早晨起來，把王景龍請進禪堂下。說：『賢弟今日正德天子大駕，午時來到全林寺，便怎樣安排。』王龍景道：『等昏君進寺，我代領家將，在寺左右埋伏，預備他要從後門逃走，我好上前截殺，寺裏任憑大哥怎麼安排。』孔孟說：『叫我大徒兒通經，二徒兒通卷，在山門用禪杖擋住明將，不能進寺，叫通佛通法暗藏兩廊之中，將聖駕請進禪堂，只等擲杯爲號，一擁齊出，拿他成功。』王景龍說：『此計甚妙。』二人議論停當，叫人看上飯來，不多時用了早飯，預備着前去接駕不表。且說



正德皇帝早起，鑾駕順着大路，只奔全林寺而來，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詞曰 奸賊太監劉瑾。私通和尚孔孟。全林寺裏動刀兵。要害皇爺性命。

無有忠臣伴駕。保駕俱是奸佞。皇爺眼前無救星。自有暗中神聖。

江西月罷，書接上回，說的是正德皇帝，駕由泰安上了御輦，却由御路望全林寺而來，這一日離全林寺不遠，羽林軍在前，只見和尚跪在路旁，便知是全林寺僧人接駕，慌忙報與成亮劉三奇，三奇見了劉瑾。說全林寺僧人前來接駕，劉瑾也不啓奏，聖上說道：『暫且叫他們回寺鋪壇預備聖駕進寺拈香。』劉三奇又傳與成亮，成亮聽說，就說與羽林軍，羽林軍一聲喝道：『千歲鈞旨下，全林寺僧人聽真，用你頭前先到寺中，預備聖上拈香。』孔孟聽說，叩頭起身，頭前先行，不多時到了寺前，文武兩邊伺候，皇上下了龍輦，劉瑾並不用聖上傳旨。說道：『成劉二家將軍，帶領三千羽林軍，在寺前左右伺候，無旨不准進寺，候着聖上傳宣，成亮劉三奇二人，一齊答應，謹遵千歲鈞旨，令旗一排，三千羽林軍扎下行營，劉瑾李彥趙貴三人，同五十名護駕軍，跟隨皇上，進了山門，到了大殿，觀看一回，劉瑾同李彥趙貴跪下，皇上親自上前拈香，打了一躬，奠了三杯御酒，又打了一恭，轉身出了大殿，劉瑾等隨着出了大殿，孔孟頭前引路，到了這邊，進了禪堂，皇上東廂正位坐下，劉瑾李彥趙貴三人，一齊跪倒恭駕，皇上一聲傳旨：『衆卿平身。』三人叩頭謝恩起來，皇上賜坐，三人坐在東邊，五十名護駕軍恭駕已畢，站立禪堂兩邊，孔孟雙膝跪倒禪堂以前。『口稱萬歲，小僧孔孟，恭駕聖上。』傳旨平身，叩頭謝恩起來，回到後邊，端了茶來，護駕軍接過，遞與內侍，內侍把茶獻上，君臣用茶已畢落蓋，內侍將茶



盤遞與護駕軍，轉遞於孔孟，孔孟故意失手，將茶盤茶杯墜落於地，聽的噹哪一響，就驚動了通佛通法，三百小和尚，從兩廊下一齊跳出，孔孟見衆僧齊到，他就把袈裟一脫，露出短衣，手使兩把短刀，同衆僧奔禪堂而來。五十名護駕軍，見和尚行刺，一個個手執刀槍，將孔孟擋住。說：『萬歲快忙出寺，正德皇上，並不驚慌，隨把龍泉劍亮出鞘來，出了禪堂，五十名護駕軍保着，皇上往外冲殺，好利害的緊呢。』

衆和尚手執刀槍來行凶。要殺那正德皇上有道龍。暗下裏慌了護駕衆軍將。齊齊的保着皇爺往外冲。不過是左招右架護聖主。那顧的冲鋒打仗殺衆僧。衆和尚好似風魔一班樣。又如同無有王子一羣蜂。只聽的郎郎當當一派響。護駕軍傷了一半有餘零。剛剛的相離山門不甚遠。驚動了山門埋伏通卷經。正德爺邁步就把山門出。二和尚雙刀齊舉下絕情。

且說皇上見勢不好，手舞龍泉劍，往外冲殺，剛剛出了二門。通卷通經二人，在山門埋伏，見皇上出來，雙刀並舉，一齊殺來，皇上無有準備兩口刀剛剛落在龍項之上，多虧把山門的哼哈二將，暗中用槍一架，刀架於地，皇上纔得脫身，出了山門，成亮劉三奇看見皇上出來，恨不得的有人追殺，故意一聲分付，快調龍輦伺候，皇上說：『二卿快來保駕，莫要遲悞，快看馬來，羽林軍棒過馬來，皇上剛剛上了逍遙馬，通卷通經趕出山門，皇上說：『成亮劉二卿，快去殺賊。』成亮劉三奇二人無奈，只得上前與二僧交戰不表。且說孔孟二個徒弟，三百凶僧，把那下來的隨駕軍。全然殺死。放出了劉瑾趙彥李貴三個奸賊。出了山門，上了坐騎，闖至皇上面前，假意保駕。劉瑾並不傳旨，專等孔孟出來弑君，不提，且說孔孟手執禪杖，騎上千里駒，帶領衆僧趕出



山門來了，要知皇爺的吉凶，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胡全忠保本觸君

詩曰 作死和尚孔孟僧。想奪大明錦江洪。落的自己去逃走。苦了表弟王景龍。

且說孔孟帶領衆僧。趕出山門，手執鐵禪杖。跨上千里駒，通佛通法看了看，有護駕軍的坐騎，上前騎上，孔孟隨吩咐衆徒兒快去，追殺三軍，衆僧聽說，闖上前去，御林軍無了主將，亂了軍隊，與三百小和尚，混殺一處孔孟領着通佛通法，照看正德皇帝而來，這纔了不得了！

孔孟賊催開千里駒麒麟。手中裏提着混鐵杖一根。帶領着通佛通法徒弟們。闖上前要殺正德聖明君。通經卷戰住三奇合成亮。衆小僧敵住三千羽林軍。還有那劉瑾李彥合趙貴。他三個一則不武是好臣。正德爺見此光景龍心懼。他這才照看西北去逃生。剛剛到了寺後尋出路徑。又只見迎面闖出許多人。看一看後有追兵前截徑。眼前裏上天無路地無門。正德爺見勢不好把馬撥。賊孔孟來的近切似凶神。目下裏皇上正在危難處。忽然間閃出兩個救駕人。

且說正德皇上，見成亮劉三奇，與兩個僧人交戰，三千羽林亂了軍隊，扎了營盤，雖還有劉瑾李彥趙貴三人。俱是文官。自料無人保駕。又見孔孟同兩個小和尚，上了坐騎，照他而來。他這纔龍心作忙，把馬一提，往寺後而逃。正走之間，只見從寺後出來一夥人馬，催馬擰鎗，擋住去路。前後夾攻，無處逃走，正在危急之際，忽見從衆人之中，閃出一男一女，列位明公，敢說這兩個人從那而來，這就是唱翔歌的他兄妹兩個豪傑，兄妹出了王門，跟着衆百姓之中，來看朝



廷，見聖駕進寺，待不多時，聽見寺中殺聲振耳，就知寺內有變，正待上前，只見來了一人，頭戴冲天冠，身穿滾龍袍，坐下金鞍玉轡逍遙馬，不問便知是正德皇上的御駕，後面緊跟着一個僧人，剛剛趕上皇帝，豪杰一見，連聲發喊：『萬歲快隨臣來，有民子在此，』一行說着，讓過皇上，上前擋住孔孟，孔孟一見有人擋住去路，不容分說，兩手舉起禪杖。說：『小輩照打。』豪杰一見不慌不忙，往旁邊一閃，禪杖落空，豪杰便上前將禪杖抓住，用力一拉，幾乎把孔孟拉下馬來，慌忙把手一鬆，豪杰舉起禪杖，就照孔孟打去，孔孟見勢不好，將馬一夾，聽的滑哧一聲響亮，打在馬腿，那馬疼痛難忍，哎的一聲，四蹄蹬開，往正南跑下去了。

好一個蓋世無雙李夢雄。你看他步下奪杖顯技能。急回手打定走下千里馬。那匹馬轉眼跑的影無踪。且不言豪杰奪了混鐵杖。再說李桂素大戰兩小僧。李小姐看見二僧在馬上。手中裏無有兵刃怎交鋒。又打上金蓮瘦小站不穩。坐下裏又少一匹馬能行。李桂素慌忙邁步往上闖。賊通佛催馬擰槍來的凶。

且說通佛通法，見他師父敗走，閃下一男一女，通佛趕上前去，並不通名道姓，兩手端槍照着女子刺去，桂素讓過槍頭，一伸描花腕，把槍杆抓住，又將右手照通佛一指，喇的一聲，一枝袖箭。從袖中出去，正中在咽喉，通佛坐不住雕鞍，哎呀一聲，翻身跌下坐騎，通法看見他師兄落馬。說：『了頭少要稱能，看我馬到擒你，纔待上前，見那女子把手一抬，袖中出來一枝袖箭，通法躲閃，中在咽喉，跌下坐騎，絕氣而亡，李夢雄看的明白，隨用了個箭步，蹠上坐騎，桂素也上馬來，迎上前照王景龍來了。

李夢雄飛身上馬麒麟。目下裏喜殺皇爺有道龍。騎說道這是我的洪福大。從天上降下兩個救駕人。



這男的空手奪了渾鐵杖。那女的白手抓過槍一根。若不是孔孟和尚逃了命。目下裏就要教他歸陰城。看起來世上少有奇男子。還有個蓋世無雙女裙釵。他二人今日救駕功不小。朕一定帶進朝廷封大臣。不說這皇爺心中暗歡喜。再把王景龍土豪明一明。他看見孔孟逃命徒弟死。還想着安下一片報仇心。要知道夢雄景龍勝合敗。再聽那下回書裏接前音。

詩曰 暑往寒來氣運遷。吉凶榮辱是徒然。蛟龍不是池中物。春雷一聲上九天。

閒言提過，書接上回，說的是正德皇帝，看見男女二人，如此驍勇，一個赤手奪杖，一個空手奪槍，又見那女子上前，殺死兩個和尚，龍心大悅，把那恐懼之心，早放在九霄雲外，把馬勒住，觀看不提，且說豪杰李夢雄。抬頭一看，見從東北來了一夥人，有百十餘個，俱在部下，當先一匹馬，馬上坐着一人，有些面善，仔細一看，認得是王景龍，英雄就用杖一指。說：『來者莫不是王員外麼？』王景龍聽見叫他員外二字，就將馬勒住，往對面一看，只見馬上，坐着一男一女。便說：『你不是唱翔歌的嗎？你兄妹不在我家住着，爲什麼前來。將我表兄孔孟的兩個徒弟殺死，是何意思？』英雄一聽。說：『王員外你今到此何爲？』王景龍說：『我今到此來殺正德昏君，與我表兄承管天下，我表兄若是登了龍位，我乃是親王之職，打算把你的妹子收下，我做了王爺，你的令妹就是王妃了，你也就是王舅，不強是你兄妹在外創蕩，以唱翔歌兒爲生。』小傑豪聞聽此言，氣的個三尸神暴跳，七竅裏生烟，大喝一聲，作死的逆賊，枉嚼舌根，看你家少爺馬到擒你。』說罷把馬一催，雙手舉杖，分頭就打。王景龍連忙用槍一架，好一似蜻蜓抱石柱，螻蛄啣太山一般，那裏架得動。說一聲：『不好。』只見哎呀一聲，打了個腦漿崩裂，好利害



的緊，怎見有詩爲證：

說起王景龍。該着性命休。交馬只一合。疆場把命丟。三魂歸陰府，到了木安坵。

上在望鄉台。往家只一瞅。媽媽去燒火。了環去淘豆。有心喫碗豆子飯。摸摸剩了半個頭。

小豪杰走馬杖打王景摧。嚇死了跟來一夥衆家丁。一個個亡魂喪胆想逃命。歡喜了李桂素合李夢雄。他兄妹槍杖齊舞往上闖。好似虎入羊羣一般同。衆家丁撞着槍的穿心過。有幾個碰上禪杖腦漿崩。只聽的咯叻嗤嗤連聲響。百十人死了八十有餘零。剩下有十數個人逃了命。他兄妹這才一齊把手停。纔待要下馬前去恭聖駕。從東南來了三四匹馬能行。

且說豪傑兄妹二人，一陣把衆家將殺敗，正想下馬，去恭見聖駕，只見從東南來了三四匹馬，馬上駝着三個人，直撲奔聖駕而去，不問便知，是隨駕的文官。正然觀看，忽聽的西北角一排響鈴響亮，往西北一看，只見塵土飛空，戰鼓吶喊，兩匹戰馬，頭前跑開，比箭還快。一提來到近前，看見聖駕在此，慌忙一齊下馬，提鎗上前，跪倒口呼「萬歲，爲臣救駕來遲，教我主受驚，望乞陛下赦罪。」皇上閃龍目一看，認的是郭子儀常萬年。不由龍心大悅。說：「二家愛卿平身。」二人叩頭，起來謝恩，皇上說：「二位愛卿，怎麼知朕有難，前來救駕。」郭子儀道：「只因我主駕到全林寺，內閣劉大人，恐怕全林寺有變，差臣帶領三千人馬，隨在駕後，一觀寺中動靜，聖駕一到全林，探馬就來報道，寺中果有好細，爲臣聞報，急急趕來，人馬還在後邊，皇上聞聽此言，不由龍心歡喜。說：『劉愛卿有如此心機，真乃幹國忠良也。』」

正德爺聽了子儀說一番。不由的龍顏帶笑好喜歡。好一個未卜先知劉內閣。早猜透全林寺中有好細。



悔只悔金殿不聽他上本。果然是孔孟僧人行無端。若不是男女二人來救駕。怕的是朕的性命難保全。朕回朝劉奇加官把職晉。救駕的男女定然封高官。正是這正德皇上龍心喜。忽聽的寺前吶喊響連天。郭子儀心中不解其中意。你看他照着皇上便開言。

## 第十四回 常萬年強闖午門

閒言不表，說的是皇上，正然與郭子儀常萬年說話，忽聽寺前叫殺連天，郭子儀不解其意，口呼『歲萬，寺前爲何這等吶喊，成亮劉三奇所領的羽林軍，在於何處，他二人不來護駕爲何？』皇上說：『成劉二卿，在寺前與僧人交戰。』郭子儀常萬年聽說。便道：『劉千歲與趙李二位大人在此保駕，待俺二人前去助戰擒賊。』言罷一齊上馬，往寺前而去，劉瑾見他二人前去，心中自思，趁此機會，誑着昏君到寺前，叫衆僧將他殺死。』想罷，口稱『我主。既有郭常二位將軍，前去助戰擒賊，咱君臣何不也前去看個明白。』皇上道：『劉卿所言正合朕意，便對豪傑說道：『你也隨朕一同上前去擒賊。』豪傑答應一聲『領旨，』兄妹二人，就隨在駕後，向寺前而來。劉瑾賊心上念念想害君。那知道成事在天不由人。實指望誑駕到了全林寺。打算着殺了皇上奪乾坤。他只顧主謀定計害皇帝。把自己侄兒害的命歸陰。且不言劉瑾誑駕來觀陣。再表郭子儀萬年二忠臣。二將軍催馬到了山門外。看見那四人虛戰在垓心。這一個未曾舉刀先吶喊。那一個不用招架兩離分。這一個如同唱戲來打仗。那一個俱是假戰都不論。郭子儀看罷不由心中惱。常萬年氣的切齒咬牙根。話說郭常二家老爺，看見成亮劉三奇。合兩個僧人，來來往往，就如唱戲打仗，小兒玩耍一



般，那有半點殺氣。看罷！郭老爺說：『這兩個賊這裏與兩個僧人交戰，不去護駕，定有盜賣江山之意。』常萬年道，不如上先將這兩個奸賊殺了，免去後患。』郭子儀道：『目下若把他們殺了，無奈聖上不知其故，歸下罪來，你我吃罪不起，俟聖上到來，借着因由殺他不遲，』正說話間，只見皇上駕到，二人奏知皇上。皇上聞奏，閃龍目往疆場一看，皇上乃是馬上皇帝，有什麼看不出來。說：『眼前不是用武之際，就該立刻斬首。』郭子儀常萬年聞聽斬首二字，一齊答應『領旨。』

二老爺聽的皇爺說一聲。急慌忙催馬擰槍往上迎。闖近前不容分說齊動手。一心要打發二賊上陰城。正德爺見勢不好忙傳旨。說的是郭常二卿且從容。朕不過無心之言出了口。二老爺全然只當耳邊風。這就是軍令大似皇上旨。當下這聖旨無有軍令行。郭子儀一槍挑了賊成亮。常萬年刀劈三奇落下頭。二和尚一見嚇了真魂吊。他二人不敢迎敵想逃生。郭老爺回馬槍挑小通卷。常老爺走馬刀斬賊通經。他二人立時傷了人四個。急回來又殺三百衆小僧。

且說常郭二位老爺，立刻槍挑刀劈，傷了四人，又見那三千羽林軍，合衆僧殺在一處，亂了軍隊。郭子儀道：『常賢弟你看，軍中無主，你我快去重整軍隊，再殺不遲。』說罷一齊上前，槍刀並舉，亂殺衆僧，李夢雄兄妹，也一齊上前，那三千羽林軍，見有了主將，將是軍中胆，軍是將中威，一個個刀槍並舉，砍殺衆僧，就如滾湯潑雪，風捲殘雲一般，一霎時把三百和尚，殺了個火滅烟消，郭子儀一聲傳令，說：『快把全林寺一火焚之。』羽林軍說聲，『得令。』立時將乾柴上前，後一齊放火，登時火起，好利害的緊。



這才是一聲令下用火攻。羽林軍答應一聲不稍停。吩咐道前後一齊點上火。霎時通天徹地一片紅。看一看房屋屏廊都燒盡。許多的僧舍禪堂成灰塵。說什麼花費幣銀無其數。論什麼畫棟雕樑與良工。燒壞了鼓鐘二樓天王殿。如來佛十八羅漢盡皆傾。不多時剩了一片破磚瓦。死絕了晨鐘暮鼓三百僧。衆家爺傳令火焚全林寺。他這才查點三千羽林軍。

詞曰 爲人生在世間。名利不可妄貪。要想發達做高官。只得苦把書念。

若是棄文習武。喜的太平年間。最怕荒亂不得安。出征更受顛險。

西江月罷，書歸正詞，上部說的是郭子儀分付火焚了全林寺，隨傳令查點羽林軍，點了點剩了二千五百名，剛剛點完，那三千隨駕的人馬到來，郭老爺一聲傳令，兵合一處，那是五千五百人馬，呼的一聲，合了軍隊不表，且說劉瑾，見郭子儀常萬年殺了成亮劉三奇，滿心裏不自在，又不敢啓齒，心中暗恨不表。單說正德皇上一聲傳旨。『把救駕人傳來見朕，朕好封官。』郭老爺高聲喊道：『聖上有旨，宣救駕人前來見駕。』李夢雄兄妹，聽見旨下，一齊下馬，放了槍杖，走到駕前，雙膝跪倒，俯伏在地，不敢抬頭，皇上道：『壯士，快快報名上來，朕好封官贈職。』李夢雄口呼：『萬歲。民子有罪在身，不敢報名。』皇上說：『壯士。今有大功，何罪之有。』夢雄道：『萬歲若赦了民子的罪，方敢報名。』皇上道：『壯士就有滅門之罪，朕一概全赦。』豪杰口呼萬歲『萬歲。龍耳細聽，民子訴來。』

李夢雄雙膝跪倒忙謝恩。尊一聲萬歲皇爺龍心聽。說起來民子家鄉本遙遠。陝西省鳳翔府裏有門庭。我的父在德州做過糧道。我母親做過太太受過封。皆因爲在任上倉廩失火。司禮監劉笛公啓奏聖君。



聖主爺聞此奏龍心大怒。斬我父命差官捉拿滿門。是臣子不遵法同妹逃走。埋名姓走天涯四海奔逃。李夢雄是臣子真名實姓。臣子的同胞妹小名桂蕊。小豪杰說一番無從訴盡。賊劉瑾忙轉身跪倒埃塵。尊一聲我的主奴婢有本。他本是叛臣後有罪在身。他居家犯了是滅門大罪。這就該立斬他情禮可真。正德爺聽此言龍心好怒。說道是劉笛公休要胡云。

說的是豪杰，對着皇上，剛剛說出了家鄉姓名劉瑾在傍，聽的明白，心中自思道，『說來說去，原是仇人到了，當日他居家犯勦，原是我到聖上面前奏本，假說他父抵盜皇糧，一本恭倒，指望剪草除根，誰知道還有這條禍根，我若不趁早將他除治，若是聖上把他帶進朝去，封官贈職。問起他父死在我手，豈有不與他父報仇之理。豈不是個後患，』這奸賊想罷，連忙下馬，跪倒塵埃，口呼『萬歲，奴婢有本奏上，皇上說，劉笛公有何本奏，劍瑾口稱陛下，聽奴婢奏來』賊劉瑾雙膝跪倒地川平。尊萬歲奴婢有本奏聖明。李文輝當日坐過督糧道。他把那皇糧抵盜倉廩焚。暗暗的倉廩放上一把火。假說是天意降災一火坑。盜皇糧安下盜賣江山意。他想着娶草屯糧招精兵。幸虧了我主解開其中意。將文輝拏進京來問典刑。差官去抄他滿門與家眷。他家兄妹不遵法殺官兵。聞聽說聖上駕由山東地。他一定前來私通孔孟僧。他在加百姓之中暗埋伏。他算着兄妹出來殺朝廷。要不是李彥趙貴合奴婢。俺三人前來護駕把他冲。他料着有人保駕難行刺。就機會假說保駕想立功。我的主若是上了他的當。封官職兵權在手了不成。總不如就此把他兄妹斬。留下這奸臣之後定不忠。他若不私通和尚賊孔孟。細想來他怎認的王景龍。劉瑾賊舌劍唇槍奏一遍。正德爺龍心不悅把話明。衆明公要知後來一切事。再等我下回書裏說前情。



## 第十五回 賊劉瑾奉旨監斬

西江月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不專二主是忠臣。奸臣人人痛恨，自古奸不過劉瑾。私放孔孟僧人。千方百計害聖君。那知天意不順。

西江月罷，書歸正傳，上回說的是皇上，聽劉瑾奏罷，不由的龍心大怒，說：當日李文輝在德州做官，倉廩被火，是他自不不心，不過是他一人當罪，你奏恭他抵盜皇糧。犯了滅門之罪，那時候朕心不明，誤聽了你的纒言，將他滿門抄斬。叫朕後悔不及，幸而蒼天見憐，不絕李氏之後，使他兄妹逃走，今日前來救駕，你反說他私通孔孟，他既私通孔孟，爲何孔孟逃走，又殺了兩個僧人，你還說若不是你同李彥趙貴，前來保駕，他有殺朕之心，他兄妹殺和尚在先，你三人後到，你就先到，他要有殺朕之心，你三人別說保駕，就自保其身，也是不能，還說他認的什麼王景龍，既然認的他。爲何一見面，舉杖就把他打死，再者李公子對朕，說還未曾說完，你先奏着他前來殺朕，他既有殺朕之意，朕命早已休矣，要不是因你侍奉過先皇，就該取你這奸賊之首，常萬年聞聽此言，說聲「領旨」，即忙跳下坐騎，把刀一舉，將要動手，皇上慌忙說道，「常愛卿莫動他，朕當赦放，」常老爺只得遵旨，停身站住，此時把劉瑾真魂唬吊，不敢輕發一言，皇上又問道，「李公子你怎知朕，今日有難，前來救駕，」豪杰口稱：「萬歲聽民子奏來。」小豪杰二番開口把話言。尊萬歲細聽民子訴其端。俺兄妹自從離了岐山縣。只得是隱姓埋名在外邊。無營業兄妹同把翔歌唱。聞聽說聖駕由此上太安。前日裏到了王家集場。住在了王景龍的他家園。



聞說全林寺有個僧孔孟。他並不誦經念佛守清規。恐怕那孔孟和尚有歹意。是臣子特意救駕到這邊。救聖駕不圖榮華與富貴。也不圖萬歲是喜封高官。回家去安居樂業守本分。在家中清明寒食祭祖先。指望將功折罪把臣恕。俺兄妹出頭露面把家還。李夢雄始末根由說一遍。把一個皇爺喜的龍心歡。

且說皇上，聽罷李夢雄之言，所奏不圖封官贈職，情願將功折罪，不由龍心歡喜，便道：李愛卿救駕有功。那有不封官之理，只用你在朝伴駕，朕封你爲平魯侯，李桂葵封爲後軍督府，英雄兄妹聞旨，就叩頭謝恩起來，站在一旁，皇上隨又傳旨道，『常愛卿帶領一千人馬。到王家集王景龍家，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抄斬，不可違誤，』常老爺應了一聲『領旨，』李公子在旁，聽說勦殺王景龍的滿門，慌忙來到常老爺跟前。說：『大人，王景龍家中有我結拜的一個姊妹。乳名張金芳千萬不可殺害於他，請將他帶進京去，送到後軍督府舍妹那裏，異日進京面謝。』常老爺道：『李大人且請放心。』說罷帶領人馬，直奔王家集而去，不表，且說皇上說道，李愛卿你在王景龍家住宿，你可曉得何人與他謀同，夢雄道，臣雖在他家住宿，同謀之事，臣却不曉的，聽外人說：『王景龍與孔孟私通，』皇上道『這就是了，』皇上也不去挂袍。即刻傳旨，御駕回順天，郭子儀也隨即傳令，羽林軍隨駕先行，下剩人馬，隨我斷後，又下令人馬調開前哨，撲開御路往北京來了。

郭老爺一聲傳令起了兵。那一些三軍兒郎不消停。羽林軍保着聖駕頭前走。郭子儀率領人馬隨後行。離聖駕上下相隔三五里。防備着孔孟和尚來行凶。且把這皇爺回京且不表。急回來再把常爺明一明。常老爺帶領一千人和馬。奉聖旨抄滅十豪滿門庭。王家集相離全林不甚遠。一抬頭看見相隔咫尺中。



集莊村到了王家大門外。常老爺馬上就把將令行。吩咐三軍快把宅院來困。聽下回每人出上兩文銅

詩曰 輪迴人生在世。名利不可強來。若是損人利己。終有報應循環。

閑言提過，書歸正傳，上回說的常萬年奉旨，帶領人馬到了王家集過了村莊，到了王景龍門口，那些百姓不知其故，一個個唬的關門閉戶，常老爺一見，說：『衆百姓不必害怕，老爺奉旨勦滅王景龍的滿門家眷，與爾等無干，那里是王景龍的住宅，』有一位老者，用手一指說：這就是王景龍的大門。『常老爺聽說，把令旗一展。那一千人馬吵的一聲。將宅院圍住了水隙不通。』李老爺高聲喊道：『爾等聽真，裏面可有平魯侯爺的義妹李金芳麼？快快獻出，』有一個老家人雙膝跪下，說：『小人不知，有平魯侯爺的義妹，只有個唱翔歌的女子的妹子，現在俺姑娘樓上，』常老爺道：『那位就是的；他兄妹在全林寺救駕有功，聖上勅封他爲平魯侯，奉旨來搬取張姑娘進京，快請他出來，休得遲延。』老家人叩頭起來，慌忙跑進後宅，說道：『姑娘在樓上麼？』外面有奉旨差官，帶領無數人馬，說是唱翔歌姓李的兄妹，救駕有功，皇上見喜，勅封他爲平魯侯，在這裡住的那女子，是他的義妹，要搬取他進京，現在大門以外等候，叫把金芳早早獻出。』王素花聞聽此言，不由的犯起難爲來了。

王素花聽的家人說根原。不由的心中左右暗盤桓。張金芳原是一個假女子。既同居如何能把常人瞞。對差官說是他的一乾樣。他兄妹定然不知內裏緣。現如今假扮金芳逃了命。將何人獻上奉旨欽差官。你着他前思後想多一會。忽然的一條妙計想心間。

且說素花思想多時，說：『有了我不免假充張金芳到了京中，見了李家兄妹，我將實言告知於



他，一定送到劉老爺那邊，得與公子見面，何等不好。」想罷叫道：「春梅現今張金芳，被你姑娘放他逃走，今有差官前來搬他進京，你姑娘有心假充張金芳，用你同我前去，千萬莫要走漏了消息。」春梅說：「謹遵姑娘吩咐。」素花道：「此既是如，快隨我下樓。」春梅頭前引路，二人下了綉樓，將此言對人說明，老家人道：「老奴記下了。姑娘隨我來。」二人穿宅過院，來到大門以外，說：「差官老爺，如有車子套上一輛。好叫姑娘坐着進京。」老家人慌忙把車子套上，拉至門外，常老爺道：「請張小姐上車，王素花同春梅上了車子，常老爺道，『就用你護車進京。』」一聲傳令，衆三軍進宅勦殺。不論男女大小，俱皆斬殺，這才是軍法無情，衆三軍答應一齊得令，手提腰刀，闖進宅院，一齊動手，不多時，殺了個乾淨，出了大門，常老爺傳令，回朝交旨，衆三軍一個個上馬，保護車子，直往北京來。

常老爺殺了土豪王景龍。率領着三千兒郎衆兵丁。保護着一個假充金芳女。撲上了順天府的大路行。且不言常爺進京去交旨。急回來再把皇上明一明。他君臣自從離了全林寺。也就是夜住曉行不稍停。你看他走一站來又一站。急忙忙走了一程又一程。走的那離京剩了三百里。忽看見迎面來了無數兵。只聽得吶喊搖旗驚天地。又只見旌旗遮了太陽星。羽林軍看罷不解其中意。急忙的去報皇爺得知情。且說正德皇上，這一天走的離京不遠，程途不過三百餘里，只見迎面來了無數的人馬，喊聲振耳，羽林軍不解其意，慌忙到了御前，雙膝跪倒，口呼「萬歲，迎面來了一起人馬，特報萬歲得知。」皇上聞報大驚，傳旨停輦，「羽林軍上前探探是何處人馬。」羽林軍叩頭起來，上了坐騎，出了隊伍，走上前去，相離不遠，高聲招呼道，「來者是何處人馬，休往前進，有聖駕在此，」人



馬往前進，聽說聖駕到此，慌忙停住，前哨軍答道：『這裏是內閣劉大人，帶領李胡馮康四家老爺，前來接駕的，』羽林軍聽說，就回馬到了轎前，跪倒口呼『萬歲爺聽了，』羽林軍雙膝跪在平川地。尊一聲萬歲皇爺龍耳聽。來的是內閣大臣劉學士。要往那全林寺去接聖君。萬歲爺聽了此言龍心喜。就說道劉奇真乃幹國臣。萊明公聽到這裏住一住。再等待下回書裏咱再云。

## 第十六回 天子劍懸挂午門

詩曰 劉瑾奸賊使虧心。主謀定計害忠臣。皇上一時失主意。綁了內閣劉大人。

四句閑言提過，書接上回，上部說的是皇上，聞聽羽林軍奏罷，龍心大喜，說劉奇真是幹國忠良，先差郭常二人隨駕，以防不測，又領衆將前來接駕，朕回到朝中，定加陞賞，皇上正然歡喜，劉瑾在旁聽的明白，心中暗想劉奇這個老兒，回京一定要恭我的，我何不趁此機會，休等他恭我，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爲遺殃，『我何不奏他一本。』這賊想罷，假作驚慌之狀，說道：『羽林軍保駕，莫要叫劉奇的人馬近前，』說着下了坐騎，慌忙跪倒轎前奏道：『陛下奴婢有本奏上，』皇上說道，『卿家有何本奏。』劉瑾道：萬歲。

劉瑾賊俯伏塵埃跪轎前。說道是奴婢有本冒奏天。劉內閣屢次暗設牢籠計。並非是赤心直胆幹國賢。未起駕他說全林有好細。仔細想他又不是大羅仙。明明的暗通和尚名孔孟。因此他才明白得內裏緣。無王命私動官兵暗遣將。暗暗的藏在御駕一後邊。打算着暗助孔孟殺聖駕。幸虧李趙保駕在你跟前。不請旨殺了三奇和成亮。論國法欺君之罪欺如天。萬歲爺不信劉奇通孔孟。千里駒孔孟騎坐是證見。



劉瑾奏罷，皇上聽說千里駒三字，說：「劉笛公你提起千里駒，是朕忙迫之際，也未看清，孔孟騎的，好像是交趾國進來的千里駒，朕賜與內閣劉奇，怎麼流落在全林寺？」劉瑾說，「叫奴婢看來，定是劉奇暗下差人，把千里駒送給孔孟叫他騎坐，預備殺君，他怕孔孟不能成功，他隨後又差郭子儀常萬年，上全林寺與孔孟，拔刀相助，有李將軍兄妹同奴婢，李彥趙貴在此保駕，未得此便二人假說奉劉奇之命，隨後護駕，既是預備護駕爲何殺了保駕的人，分明是先去了聖上的爪牙，故此又帶領兵將，假意前來接駕，他帶來李玉魁胡全忠馮天化康效公，與先來的郭子儀常萬年他六人原是開國元勛，李文忠胡大海馮德勝康茂才郭子英常遇春之後，皆是劉奇心復之人，聖上聽他的纒言，就叫他前來見駕，他手下現今李胡馮康四將，後有郭子儀領兵，兩下來攻。那時怎了，萬歲呀。」

劉瑾賊花言巧語哄聖君。說道是劉奇犯罪似海深。一條罪私通和尚名孔孟。他安下奪權竊位一片心。二條罪暗獻千里駒名馬。原來是御賜竟敢欺了君。三條罪私動官兵調人馬。他不是領兵來的是文臣。論國法立刻斬首好示衆。律條合滅九族勦滿門。我的主若不理論加仔細。怕的是大明江山屬他人。劉瑾賊將無作有奏一本。哄信了正德天子有道龍。

劉瑾將假作真，奏了一遍。皇上聽罷，待說不信，又有千里駒爲證，待說劉奇有造反奪位之心，可又不像，正德天子想罷，說劉笛公所奏。雖然有理，劉內閣乃是年邁老臣，昔日有功，就有小小過犯。朕可不忍加罪。待回了朝。問問他千里駒的細情，你想世上人，相貌同的頗多，何況是畜類，不辨真假。將他斬首，萬一千里駒在他家中，豈不誤害了賢臣，自今以後，閣朝文武



怎肯進忠，劉瑾聽皇上的口氣，不肯加罪。便道：「萬歲，那千里駒，休說與那馬相同，天朝之中，就無有根上這麼大的，這是一節，就此要不拏他，等着回朝，豈不悔之晚矣，不如叫劉奇自己前來見駕，不帶衆將人馬，要無別意，他自己前來見駕，要有別意，必定帶領衆將前來。」皇上說：「劉笛公所言有理，劉瑾不肯叫羽林軍前去，傳一聲說道。」李大人前去傳旨，宣劉奇來見，李彥早會其意，連忙催馬，出了軍隊到了軍前，高聲喊道：「聖上有旨，宣劉幹國帶領手下衆將三軍，前去見駕。」劉大人答應一聲，「領旨，」說：「衆位將軍，隨我前去見駕。」劉老爺聲聞一聲把他宣。要上那御軍隊裏見明君。分付說大小三軍加仔細。都俱要排對成雙往前行。這邊是康效公與馬天化。那邊是李玉魁合胡全忠。一個個逞武揚威往前走。下回書綁了幹國一品卿。

詞曰 皇爺誤聽奸言。綁了幹國忠良。命人押解進朝綱。到京就斬身喪。

胡爺不明就理。一見氣滿心胸。亮出殺人劍純鋼。要把劉爺鬆放。

西江月罷。書接上回。話說劉老爺。聞聽聖上宣傳。代領衆將三軍。往駕前而來。皇上一見，龍心大怒。說：「好劉奇果有別意，慌忙傳旨，快叫劉奇自己前來，羽林軍一聲傳喊，聖上旨下，劉奇自己來見駕。劉老爺聽的旨下，止住衆將三軍，自己下馬，走到聖前，跪倒口呼「萬歲，爲臣恭駕，」皇上一見劉奇道，「你可知罪罷。」劉老爺道：「老臣知罪，但不知罪犯何來。」皇上道：「你將千里駒，送與孔孟僧人，還不知罪麼？」劉奇道：「老臣，身不離朝綱，如何能把千里駒，送與孔孟，」皇上說：「你身不離朝綱，如何知孔孟有殺朕之心。」劉老爺道：「臣聞聽人言，」皇上說：「你既聞知此事，爲什麼不早奏朕知道。」劉老爺道：「臣不過聞聽人言，恐怕奏錯，聖上加



罪，『皇上道：『朕未出京，你先奏道全林寺有好細，難道你就不怕有罪麼？』依朕看將起來，你私通孔孟是真，假說聞聽人言，可是什麼人說的，把他拏來，朕好問他。』劉老爺見皇上要問何人說的，要說何人。此時伏在地下，無言對答，皇上見他不語，龍心大怒道：『劉奇呀，你做的事好呀。』正德爺一見劉奇無話答。氣的他龍顏變色似紫茄。爲臣子既受爵祿當報效。爲什麼私通孔孟去行邪。人言道忠臣不把二主保。最不該把朕江山一旦搬。要你這叛國之臣爲後患。論王法立刻就該把頭斬。劉老爺滿懷冤曲難分辨。總就是遍體是口怎分別。正德爺一聲傳旨快拏下。羽林軍上前要綁劉大人。且說劉老爺見皇上，說話帶怒，俯伏在地，一言不發，皇上見他不能答應，一定有盜賣江山之意，不由龍心大怒，說：『朕從未虧負於你，爲何私通孔孟殺朕，朕今若不加罪，早晚定然命喪你手，要你何用，羽林軍快把劉奇拏下，帶他進京，』羽林軍不敢怠慢，連忙上前，把劉老爺去爵扒袍，綁將起來，拉在馬上，押解着進京來了，

羽林軍綁了劉爺幹國臣。押解着立刻起駕上北京。剛剛的離了軍隊往前走。驚動了前來接駕四英雄。李玉魁一見不由心中悶。慌張了馮天化合康效公。三家爺正然納悶還未問。時下裏氣死一個胡全忠。胡老爺看見劉奇身遭綁。他可就無名火起往上升。喇啞啞鞘內亮出三尺劍。闖上前就要去挑犯法繩。且說胡老爺，就要上前去挑法繩，李老爺慌忙說。『胡賢弟不可，咱大家護劉大人進京，看聖上怎樣發落，』胡老爺聽說，把寶劍入鞘，保着劉大人一路行程，非止一日，這一天進京，到了午門，合朝文武伺候，皇上下了龍輦，並不同宮，即刻坐了金殿，文武恭駕已畢，分班站立，皇上高聲說道。御劊手，將劉奇綁在午門以外，刀取斬，御劊手答應一聲『領旨。』下了金殿，到了



午朝門外，將劉大人綁在樁上，只等午時開刀，不提，且說胡全忠馮天化李玉魁三位老爺，正在議論劉大人遭綁之事，安排上殿保本，只見郭子儀走上朝房，向衆老爺言道，『劉大人綁在法場，不知所犯何罪。』衆人說道：『俺四人同去接駕，聖上傳旨，將他拏下，』郭老爺道。『待我上殿，問個明白，』言罷上殿去了，不知郭老爺上殿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常萬年護守法場

詩曰 世人皆忙我獨閑。古往今來用眼觀。忠良好黨堪在內。再叙後篇書半篇。

閑言提過，書接上回，話說郭老爺聞聽衆人之言，邁動虎步，上了金殿，雙膝跪倒，口呼，『陛下，爲臣見駕，』皇上一閃龍目，往下一看，認的是郭子儀，說道：『郭愛卿見朕，有何本奏，』郭老爺道：『陛下，內閣劉大人身犯何罪，綁在午門取斬，』皇上說：『郭愛卿，是你不一，人之私通孔孟，有謀反之意，因此把他綁出午門，項上開刀，』郭老爺說：『陛下怎見得，劉大人私通孔孟，皇上說：『劉奇將千里駒，暗送孔孟，故此知他有謀反之意，』郭老爺道：『大人既有謀反之意，』爲何上本諫君，不叫我主駕上泰安，又叫爲臣同常萬年隨在駕後，以防不測，皇上道：『不是他屢次差人，朕還不犯疑。』郭老爺道：『陛下所疑者何來。』皇上道：『劉奇不是幹國軍師，未卜先知，他怎知道全林寺孔孟，有殺朕之意，』郭老爺道，『劉大人雖不是幹國軍師，他乃是護國軍師劉伯溫之後，雖不能未卜先知，一定也能略知一二，就有些小過罪，看他先人之功，也該赦免才是，萬歲呀！』



郭老爺雙膝點地跪金殿。尊陛下龍耳細聽微臣言。想當初劉基黃堂坐知府。他本是元朝帝主進士官。那時節先君創業未出世。劉伯溫棄職雲遊來訪賢。頭一個陶陵訪著名薛顯。第二個訪了茂才康美髯。又訪了常遇春合胡大海。朱永英花晏名將將二員。呼延的李文忠合馮德勝。郭子儀就是爲臣一祖先。鄱陽湖也從大戰陳友諒。使碎了心機可才滅了元。皆日裏主謀定計安天下。扶先君駕坐南京府應天。若不是軍師劉基智謀廣。怎能夠創立江山省十三。萬歲爺該念先前勞功大。這就該赦了劉奇年邁人。郭老爺奏罷先君創業話。正德爺龍心不悅便開言。

且說郭老爺奏罷，皇上說：『愛卿所說，當年劉伯溫扶保先君，創立天下有功，然先君也不爲虧負於他，封他護國軍師，他後來辭官不做，棄職而去，次後正統皇帝，又把他後人宣進朝來，身無寸功，封官贈職，原是有功者賞，犯罪者斬，你口口聲聲，說他先人有功，就該有罪不斬不成，愛卿不必多言，下殿去罷。』郭老爺，無奈，只得下殿而去，皇上見郭子儀下殿，一聲傳旨，文武兩班，有願做監斬官的上殿，傳旨官站立殿角，高聲喊道：『聖旨下文武兩班聽真，有願做監斬官的上殿，見駕。』兩班文武，一個個粧聾作啞，無人出頭，劉瑾見無人應答，便對趙貴，使了個眼色，趙貴早解其意，就連忙走出班來。答應一聲『領旨』，上殿來了。

賊趙貴答應一聲領聖旨。他這才邁步上了九龍亭。走到了品級台前雙膝跪。看他是山呼萬歲正三聲。說道是爲臣情愿做監斬。管教那內閣劉奇刀下項。正德爺立刻又頒皇聖旨。賊趙貴接旨下殿喜心中。

且說趙貴，答應一聲領旨，叩頭謝恩起來，下一金殿，只見牛南將軍胡全忠，全身披挂，心中暗想，說：『這個人若來的，不必令他答話。』想罷正走着，胡老爺一見，迎面問道：『趙大人，領



旨何事。」趙貴見問，滿面帶笑道：「胡將軍有所不知，只因劉大人犯罪，聖上命我監斬，」胡老爺道：「趙大人，到了時刻，莫要開刀，等我上殿，保本回來開刀，」趙貴道：「我違了王命不成，一到時刻，就要開刀，因為你保本，我違了王命，吃罪不起，你保你的本，我殺我的人，」胡老爺聞聽此言，不由的心中好惱！

胡老爺聞聽此言氣作心。他這才用手一指罵奸臣。劉大人遭綁你不去保本。做監斬就上金殿領旨文。依我說你上午門把我等。待我聖駕面前去奏一本。若是萬歲爺准了我的本。不用說赤心耿耿保乾坤。倘若仍然是不准我的本。十三省江山俺袍袖來吞。並不是老爺對你誇海口。有你這十個不在老爺心。我保本回來再把劉爺斬。訪一訪老爺豈是省油燈。賊趙貴聽的胡爺說一遍。不由的心中不悅把話云。胡老爺金殿一上去保本。還得等下回書裏說原因。

詩曰 皇爺信奸不納忠。綁了劉爺幹國卿。奸臣趙貴做監斬。要害劉爺命殘生。

閑言提過。書接上回，說的是胡老爺，帶怒講了一遍，趙貴聽罷，心中不悅，說：「胡將軍，那怕你當下，把江山叫他失了，與我何干，你休拿大話震我，你若說我要殺了劉奇，你豈肯與我善便，我現有王命在身，就把他殺了，你豈奈我何，」胡老爺道：「怕你不敢，」趙貴道：「我有聖旨，爲何不敢，」胡老爺性如烈火，那裏還容的，罵了一聲奸賊，少要饒舌，上前照臉啗的一聲，就是一掌，只聽僕通，跌倒在地，後槽牙去了半邊，滿口吐血，扒將起來，顧不的疼痛，急忙跑到聖駕面前，雙膝跪倒，口呼「萬歲，有平南將軍胡全忠，毆打爲臣，臣是奉旨欽差。打了臣就是欺君，就該把他拿下才是，」皇上道：「胡全忠打你，是朕親目看見，他性如烈火，眉頭一縐。



就殺人，未曾殺你，也就是了，打你乃是小事，監斬劉奇爲大，你下殿去罷，爲朕自有道理，」趙貴見皇上並不動怒加罪，無奈何只得下殿而去，胡老爺聽的明白，暗自說道：「皇上不究問此罷了，要是說我打他問罪，我一定先打死這個奸賊，想罷走到品級台前，雙膝跪倒，口呼『萬歲，爲臣見駕。』」皇上說道：「胡愛卿見朕，有何本奏？」胡老爺道：「臣今有本保劉大人死，」皇上說道：「劉奇罪在不赦，不准保本，」胡老爺道：「陛下不准保本，臣還要冒犯天顏。」

胡老爺雙膝下跪在金階。尊陛下細聽爲臣說明白。曾記的暹羅國王作了反。一心裏要奪天朝花世界。聖主爺幾次發兵調人馬。那知道偏邦野人甚利害。屢次的交兵咱國不取勝。發去了數萬人馬嗚呼哀。咱朝裏兵微將寡糧草短。殺的咱無有敵將排兵陣。那時節聖上在於無可奈。合列的文武宣上金殿來。我的主無奈要把降表獻。劉大人聖駕面前親討差。人人說他爲國不顧生死。誰知他舌劍唇槍有大才。一席話說的反王把兵退。到如今年年反到進貢來。若不是赤心忠胆劉幹國。聖上的萬里江山早已歪。胡老爺說出劉奇功勞大。正德爺龍位之生把一開。

且說胡老爺，說出劉奇說順暹羅有功之事，皇上聽了，說：胡愛卿，你說劉奇說順暹羅有功，但朕也未會虧負於他，他的官到一品，無可加封，將雲南交趾國進來千里駒賜他，他就不該暗下送與孔孟，胡老爺道：「陛下怎麼知道，他把千里駒送與孔孟，」皇上道：「朕在全林寺，親見孔孟騎的，是千里駒前來殺朕，故此知道。」胡全忠道：「世上羊馬比君子，相同者甚多，陛下何認得真，依臣所奏，陛下降旨，將劉大人赦下法標，叫他差人到家，把千里駒帶進京來，要有千里駒，官付舊職，若無千里駒，再斬不遲，千里駒若在江西，豈不誤害了賢臣，望乞我主龍



意上裁，『皇上說道：』並不是朕自己看見的，還有李彥趙貴劉瑾三人可憑臣。』胡全忠說道：『請陛下把他三人，宣上殿來，待爲臣問他，』皇上答應，說：『宣劉瑾李彥上殿，傳旨官高聲喊道：聖上有旨，宣劉瑾李彥上殿，』二人一齊應聲而出，直往金殿而來。

二奸賊聽的旨下把他宣。急忙的一齊邁步出了班。這一個正整爵祿端端帶。那一個單手撩袍上金鑾。那李彥品級台下忙跪倒。劉瑾賊跪在金鑾玉案前。口中裏山呼三聲稱陛下。說道是奴婢爲臣把駕恭。正德天子提起千里駒事。二個賊一口咬定作見證。千里駒原是劉奇送孔孟。暗設計要奪大明錦江山。胡老爺聞聽此言心好惱。罵了聲奸賊說話理不端。一面罵着連忙將身站起。照着那奸賊李彥打一拳。眼睜睜怨恨胡爺忠良將。下回書就是一場飢荒山。

## 第十八回 徐彥昭金殿諫君

詩曰 居身萬事皆宜忍。處世千般莫若和。人心如面難相類。惟有剛強惹禍多。

閑言提過，言歸正本，上回所說的，是劉瑾李彥兩個奸賊上了金殿。一個跪在品級台前，一個在玉案前，跪倒山呼已畢，口稱『陛下，將臣等宣上殿來，有何軍情。』皇上道，『無事不宣二卿上殿。只因千里駒之事，朕說是劉奇暗送孔孟，胡愛卿不信，故將你二人宣來，特意問你真的假的。』李彥說，『孔孟坐騎，的就是雲南交趾國進來的千里駒，』胡老爺道，『李彥你說孔孟騎的。是那匹千里駒，你可曾看過他的牙口，你實認的這等清白，』李彥說，『我雖未見牙口，那馬比衆不同，』胡老爺道，『那馬什麼毛片，身長幾尺，』李彥道，『忙迫之際，不過是



一眼看去，那能看的這樣清白。」胡老爺道：「你就不會看得明白，爲何咬定說是千里駒，證着要害劉大人一死。」李彥道，「就不是那馬，他暗地裏私調官兵，前去殺君，也該是死罪，」胡全忠聞了此言，怒氣攻心，罵了「一聲奸賊，你竟敢代君問罪，欺君滅主，你該當何罪，奸賊呀。」胡老爺一行說着氣昂昂。罵了聲奸賊說話理不當。劉大人赤心耿耿扶社稷。反說他私通孔孟那賊囚。分明是你與僧人有來往，拏着這大人劉奇來栽贓。你枉食皇家俸祿不報效。你一人主謀定計害忠良。看起來你定暗中使奸詐。因此上惱怒聖主有道王。有你這叛國之臣爲後患。留着你一定日後亂朝綱。我若是不看皇家國法重。當下就叫你一命上望鄉。胡老爺怒氣沖沖說一遍。把一個奸臣李彥氣斷腸。

且說胡全忠，連說帶罵，一番言語，那李彥聽了，那裏還受的住，就道：「胡孝，你口口聲聲，奸賊長，奸賊短，我且問你，誰是奸臣，誰是忠臣？」胡老爺道：「你是奸臣，」李彥說：「你心曉的奸從何來，」胡老爺道，「不提你往日作的事情，現今劉大人遭綁，你不保本，反咬住他私通孔孟，謀反大逆，你不是奸臣是什麼，」李彥道，「你與劉奇同爲一黨，你才是奸臣呢！」胡老爺聽說大怒道：「好好賊，這等強口，少要饒舌，吃老爺一脚，」說着上前一脚，踢下去有五步開外，劉瑾忙慌跪倒，說「萬歲，胡孝不遵國法，欺打國家大臣。如同欺君一般，若不把他拿下。必爲後患，」皇上不由龍心大怒，道：「好胡孝，你先打趙貴朕不加罪，又踢李彥，這樣不遵國法，真是反了，」一聲傳旨，把胡孝綁出午門，與劉奇一同斬首，又把龍油劍摘下，說：「劉笛公。將龍泉劍挂在午門，有人再要保本，先斬後奏，」劉瑾叩頭謝恩，下了金殿，到了午門，這才了不的了。



賊劉瑾志氣昂昂坐午門。好一似閻羅殿上五閻君。當下裏唬壞合朝文武。一個個面貌改色戰兢兢。有心裏去上金殿奏保本。午門外現有聖旨誰不遵。一個個交頭接耳齊談論。却埋怨聖上失政昏了心。想這樣功臣落了無頭鬼。咱還有什麼心腸保乾坤。倘若是咱有差錯犯了事。一定是比着他倆罪更深。人常說在朝伴君如伴虎。若要是有一點不好命難存。總不如大家辭朝散了罷。何苦的赤心耿耿在朝中。正是合朝文武把話來講。午門外來了不怕死的人。

且不言合朝文武，紛紛議論，再說常萬年老爺，奉旨勦殺王景龍進的京來，人馬扎在教場，聽說內閣劉大人，不知身犯何罪，綁在午門外取斬，將王素花也顧不的，上後軍都府那邊去，遂分付隨人，把這張姑娘，且送上本府，你老爺先上金殿交旨，隨人聽的，分付將王素花送上常府不提，且說常老爺單人獨馬，竟到午門，下馬，只見法場，綁着兩個人，仔細一看，是內閣劉大人，平南將軍胡全忠又見他二人傍邊，坐着一人身穿大紅乃是趙貴，不問便知是監斬官，暗暗叫了聲：『聖上，那家差不了，偏差了這個奸賊，我有心上前，托付他莫要開刀，這奸賊與胡劉二家不睦，他不等到時刻斬了，反爲不美，我不免先上金殿保本，回來再合他算帳，想罷，照午門走上來了，不知保本如何，聽下回分解。

詞曰 說起太監劉瑾。時下遮住午門。想害胡劉二大人。不將常爺放進。  
仗着奉旨欽差。端坐並不欠身。怒惱萬年大將軍。時下犯了爭論。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上回所說的是常老爺，想了一回，說：『我不免先去保本，聖上不准保本，再來合他算帳，』說罷低頭，正往前走，聽的有人招呼『莫往前進，有聖旨在此，』常老



爺聞言，抬頭一看，見劉瑾坐在午門，上懸着聖旨，就連忙上前道，「劉笛公讓末將上金殿交旨，」劉瑾道：「你且候一候，斬了劉胡二人，你再上殿交旨不遲，」常老爺道：「我有王命在身，那能等你斬人不斬人，你斬你的人，我交我的旨，」劉瑾道：「你有王命，我有聖旨，那一個敢放你進來，」常老爺聞聽此言，不由的心中好惱。

常老爺聞聽此言氣央央。他這才無名火起壯頂門。我要上金鑾寶殿去交旨。你竟敢遮住午門不動身。你若是誤了交旨聖上怒。萬歲爺歸罪下來命難存。我豈肯誤了時刻候王命。常老爺管你斬人不斬人。行說着邁步就往午門闖。時下裏惱了劉瑾狗奸臣。走上前伸手拔出龍泉劍。當老爺虎尾鋼鞭往上迎。

話說常老爺，見劉瑾遮住午門，不放他進去，心中暗想：「我若在此與他商量，過了時刻，豈不悞了二家大人的性命，」想罷邁步往裏就闖，劉瑾道：常將軍你就不怕死麼，有聖上賜的天子劍在此，那一家上殿保本，我先斬後奏，你看合朝文武，誰敢前來，你竟敢硬闖午門，」常老爺道：「我是上殿交旨，並不是保本，」劉瑾道：「你就是上殿交旨，咱家也不放你進去，」常老爺道：「那一個敢說不放我進去，我揪下他的狗頭，」劉瑾聽了此言，就跑上前去，一伸手把天子劍亮出鞘來，急慌的照常老爺砍來，常老爺一見，取出尾虎鋼鞭來，單背使力一架，噹郎一聲響亮，將寶劍騰飛，劉瑾見勢不好，掣腿就跑，常老爺說：「奸賊慢走，看老爺鞭下取你，說着趕下來了。」

常老爺鞭架飛騰龍泉劍。唬的個奸賊劉瑾心胆寒。好一似荒郊兔子見鷹犬。唬的他掣腿就跑一溜烟。常老爺一見不由哈哈笑。好好賊休跑回來俺不饒。行說着提鞭邁步往前趕。時下裏喜殺合朝文武官。



一個個只怨常爺趕的慢。恨不能趕上前去打奸臣。這就是惡狼無能反怕犬。賊劉瑾不顧生死跑的忙。一霎時過了五鳳樓一座。急急的跑上皇爺殿金鑾。到了那龍玉案前跪在地。好比就稀粘煎餅軟了灘。常老爺手提鋼鞭上金殿。你看他跪倒品級一臺前。

列位，敢說這節，所說的不合理了，人說上殿，身不帶寸鐵，他爲什麼提鞭上殿呢。列位有所不知，這是他的先人常遇春，大破海牙兵。與胡大海二人爭先鋒印，劉伯溫叫他二人，誰先立頭功，誰爲先鋒，故此二人爭功，兵行到彩石磯。水路攔住，不能進兵，胡大海先到彩石磯，被鐵木耳打落了水，未立頭功，此後常遇春不顧生死，來到戰船，把上彩石磯，立了頭功。洪武老主見喜，封常遇春爲平苗大將軍，準其帶鞭上殿，這鞭原是老主封過的，所以能帶上殿。此是閑言休提，且說奸賊劉瑾，跪倒龍書案前，吁吁氣喘，叩頭不語，皇上一見，說：『劉笛公，不鎮守午門，前來見朕，有何軍情，』劉瑾半響，方才開口，說道：『萬歲快給奴婢作主呀。』皇上說：『劉笛公爲何這等驚慌。』劉瑾道：『平苗將軍常萬年，不遵聖旨，強闖午門，奴婢說有聖旨在此，不准文武上殿，他不遵聖旨，強要上殿，奴婢手擎天子劍，唬他一唬，不過叫他退後，誰知他手執鋼鞭，將天子劍打落塵埃，還要擎鞭打奴婢，求萬歲爺與奴婢作主罷。』不知聖上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 王素花頂替進京

詩曰 猛虎原來出深山。奸雄枉費巧機關。強中自有強中手。須知天外更有天。



荒言提過，書歸正本。話說劉瑾對着皇上說道：『平苗將軍常萬年，不遵聖旨，硬闖午門，手執鋼鞭，將天子劍打落塵埃，還要打奴婢，他實是犯子人君之罪，應該把他綁出午門，與劉胡二人一同治罪，』皇上說道：『他那條鋼鞭，原是先主封過，上管君王，下管臣民，就是朕見了，也得要怕他三分，休說打落龍泉劍，就是打着朕身，朕也不能加罪於他，你只領目前去。催斬劉胡二人去罷，』劉瑾無奈，只得領了催旨，下殿而去，皇上見劉瑾下殿去了，又高聲問道：『常愛卿領朕旨意，果曾將王景龍滿門抄斬。』常老爺道：『勦殺已盡，爲臣的前來繳旨。』皇上道：『愛卿勦殺土豪有功，明日排宴，與愛卿慶功。』常老爺便說道：『劉胡二位大人，所犯何罪，綁在午門取斬。』皇上道：『劉奇私通孔孟。謀反大逆，胡孝在金殿，不遵國法，因此綁出午門取斬。』常老爺說道：『爲臣保本，二人不死。』皇上道：『他二人罪在不赦之條，不准入保本。』常老爺道：『陛下既不准臣等本章，臣可要冒犯天顏了。』

常萬年雙膝下跪在金殿。說道是爲臣有本冒天顏。劉大人功勞好比泰山重。小功勞亞賽牛毛記不全。他的那文官功勞且不論。胡將軍武職立功告聖言。未出征居家大小哩牽挂。單等着平安二字心纔安。逢上陣把命交與天合地。好比着猛虎口裏奪食殮。在陣上交鋒渴飲刀頭血。到晚來睡臥就在鞍韁邊。得了勝回營才把戰飯用。敗了陣怎麼交旨回營盤。諸日裏馬臨戰場爭勝敗。刀槍林捨死保護錦江山。自覺着頭頂難保生合死。豈不知拏了性命換的官。現如今治的江山似鐵打。拿着這武職官員沒眼看。萬歲爺若是准了臣的本。就是那萬里山河得安然。我的主不依爲臣來保奏。怕的是錦綉乾坤一時翻。常老爺保本帶出傲上話。把一個皇爺氣的怒冲冠。



常老爺保本。帶出傲上的言語，皇上聽罷，龍心大怒，說：『常順並不講國家大禮，只說你爲臣有功，一人有功，合家沾恩，還說若是不准你的本，朕的錦綉江山，一時就翻，我偏不依你的保本，看你怎樣，叫朕的乾坤一時就翻。』常老爺說：『萬歲聽了纔話，不納忠語，把幹國忠良，斬盡殺絕，無有主事之臣，奸臣當道，難免乾坤不翻，萬歲不信，聽臣奏來。』

常老爺站立金殿面帶沉。你看他並不下跪傲聖君。昔日裏紂王天子多失政。合朝裏不聽他那武共文。新正月逼反國舅黃飛虎。反出了朝歌出了五關門。不聽那忠臣諫言人保奏。擎着那正親當了行路人。周武王弔民伐罪朝歌罷。殷紂王摘星樓上自焚身。常老爺把那紂王說一遍。把一個正德皇爺氣發昏。

說的是常老爺，提起紂王無道，寵信妲己。以後摘星樓自焚其身之事，皇上道：『妲己乃軒轅坟中的九尾狐狸精，只因黃飛虎火焚軒轅坟，惹下仇恨，狐狸精假變蘇護之女，將黃飛虎之妻，逼的墜樓而死，非紂王之過，乃妲己所迷，紂王並不是不納忠臣，聽信纔言，失了天下。』常老爺說：『萬歲你說紂王是被妖精所迷，不是聽信纔言，還有不納忠語的皇帝，萬歲可知。』皇上道：『還有那個。』常老爺道：『陛下聽臣道來。』

常老爺手執鋼鞭站殿頭。尊萬歲龍耳仔細聽根苗。前朝裏有個昏君隋煬帝。他也從欺娘奸妹結鳳儔。文憑了字文化及掌朝政。武仗着皇叔楊令鎮海侯。逼了那幹國忠良舜王駕。那一些賢臣退位一筆勾。命李淵三修晉陽宮一座。叫百姓納泰行舟下揚州。蓋了座迷樓內裏選美女。諸日裏貪花戀酒任風流。無有那主事之臣奸當道。把一個綿綉江山一旦丟。這是他不納忠言信纔語。只在那五花棒下一命去。常老爺說罷堪廣多失政。惱的個正德皇上抖擻身。目下裏皇上要把常順綁。且聽着下一回裏說根苗。



詩曰 少打傷人劍。常磨克已刀。萬事憑天理。有禍自然消。

閑言提過，言歸正本，却說皇上，聽常老爺又提起隋煬帝失政之言，不由龍顏大怒，說好。常順，說來說去。把朕比到商紂王隋煬帝，兩個昏君身上，爲何不比堯王訪舜得天下。禹王治世濟黎民。口口聲聲說朕之過，自古道「臣不言君非」子不說父過，聖人有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稱得起忠臣孝子，「那有臣言君之非，爲臣忠在那裏，」常老爺道：「君不正莫言臣非，父不慈休說子過，孔子有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萬歲使臣禮在何處。」皇上道：「好常順，這等強口，辨朕是非，不遵國法，要你何用，御劊手，速把這個佞臣拏下，綁出午門，」與胡劉二人，一同斬首。」御劊手上前就要綁人，他就用手一指。說：「那一個敢綁，管叫你立時做鬼。」

說起常萬年。真是楞頭青。上殿來保本。說話傲朝廷。皇爺龍心怒。把就聖旨行。慌了御劊手。邁步往上冲。一齊就動手。要綁幹國卿。常爺心中惱。怒氣把心攻。鋼鞭拏在手。金殿發了風。常老爺看見衆人一齊上。氣的他虎目圓翻似明燈。生成的性如烈火不怕死。他把那王法二字看的輕。他把這水磨鋼鞭往上舉。照着那御劊手要下絕情。只聽的咯吶一聲着了重。打了個腦漿粉碎四下崩。一舉鞭打死四個御劊手。躺在地頭南脚北手東西。正德看見他打死人四個。氣的他龍顏改色戰兢兢。且說皇上，看見常萬年鋼鞭打死御劊手，氣的龍顏改色。戰戰兢兢，列位敢說皇上，既然生氣，怎又戰戰兢兢呢，明公有所不知，他見常萬年不遵國法，打死御劊手，所以生氣。他那鞭是先君封過的，上管君，下打臣，恐怕連他打了，所以戰戰兢兢，皇上又氣又怕，慌忙傳旨，「鎮



殿將軍金瓜武士，快將這叛臣拏下，『那鎮殿將軍金瓜武士聽的旨下，滿心不上前，又恐怕聖上歸罪下來，只得遲疑遲疑，一齊上前，列位敢說，爲何遲遲疑疑，這要是一家奸臣。大鬧金殿，不用聖上傳旨，早已上前拿下了，常老爺一則是家忠臣，不肯拏他，又怕他不服綁拏，所以遲延，恨不能下殿而去，也就完了事了，此是閑言不表，且說常老爺見衆人上來，有心動手，又怕傷了和氣，他就用鞭一指，說道：『昏君。既不准我的保本，我且上午門外，去合監斬的好賊算帳去，』一行說着，就下殿去了！

常老爺說着邁步下金殿。惡狠狠午門去找監斬官。看了看那天堪到午時候。不由的心中自己暗盤桓。我若是去的遲了開刀斬。怕的二人性命不能保全。急忙的邁開虎步往前走。單手裏提着水磨虎尾鞭。剛才的走到五鳳樓一座。遇着個太監劉瑾狗奸臣。常老爺一見不由心中怒。唬的他躲在一傍不敢攔。邁虎步急忙到了午門上。只聽那追魂大砲響連天。

却說常老爺走到午門，劉瑾看見他手提鋼鞭，面上氣色不和，心中暗想道，『常家這個小子，來者不善，一定是聖上沒准他的保本，看他這個樣子，定然是要鬧法場，他若進了法場，將法標護住，如何能殺的了胡劉二人，我不免上去，與他說幾句閑話，把他混住，把胡劉二人斬了，纔去後患。』想定主意，就連忙站起身，滿面暗笑，上前道：『常將軍，上殿交旨回來了，將軍何不趁交旨的機會，把胡劉二位大人保下，咱家領了催旨，特意候着你，所以到此刻，催旨沒有發，若不是等候你的保本，早把二家大人殺了，常老爺並不回言，往外急走，劉瑾見常老爺不答言，隨又說道，『常將軍咱家在此，不傳催旨，管保斬不了二家大人，常將軍你可速即回去保奏，



皇上再無不准之理，」常老爺見他拉着，說長說短，心中大怒，便說道：「你老爺心中有事，那有工夫與你細談，劉瑾纔要再說話，只聽的哼咚咚三聲炮響，這才不好了。」

忽聽的三聲炮響震耳鳴。慌了那萬年常爺幹國卿。一時間不能去把法標護。猛然的一條巧計想心中。大聲喊皇王天子赦下旨。御劊手快忙停刀莫典刑。劊子手舉起鋼刀才要落。耳旁裏赦旨二字聞得清。他這才收住鋼刀不動手。專等了赦旨到來去法繩。常老爺喊了一聲赦旨下。手捉着鋼鞭跑出午門庭。跑到那法標之前停身站。劊子手細聽老爺把話明。衆明公要知後來一切事。再等下一回中接前文。

## 第二十回 見桂葵訴說真情

西江月

常爺金殿保本

言語冒犯聖君

皇爺聞聽怒生噴

傳旨要綁常順

武士不敢動手

嚇壞鎮殿將軍

萬年動怒把鎗掄

誰敢綁拏俊杰

西江月罷，書歸正傳，且說常老爺，才要與劉瑾答話，忽聽的三聲炮響，恐怕到了他跟前，斬了二家老爺。心生一計，就大喊一聲，「聖上赦旨下，」這要是奸臣犯罪，三聲炮響，人頭就要落下，胡劉原是忠臣，御劊手先見常老爺上殿，保本交旨，豈有不准之理，等他保本多時，不見下來，聽的三聲炮響已畢，就慢慢的把刀舉起，聽的赦旨下急忙把刀收回。列位敢說就是劊子手，一時不肯開刀，常老爺急忙到午門，那裏就點了三聲炮響追魂，但不知劉瑾向常老爺說多少閑話，纔點三聲追魂炮呢，這可就是奸臣賊子，人人可恨，忠臣孝子，人人羨慕，火工司聽的監斬官，催着叫點炮，若是奸臣犯罪，不用催他，一到時刻，他就一連手，把三個炮點了，他這可



不肯先點那個炮響，就令那文武聽見，倘或有人救他，或者是劫法場，因此剩下三炮，不肯點快了。監斬官聽見二聲炮響，待了多會，又不見三聲炮響，催着叫點第三炮，火工司上前，把信炮搬了，既至又安上信，所以三炮響的遲了一些。這是閑文不提，且說常老爺，急忙走到蘆棚面前，見御劊手提刀，站立一旁，便道：『御劊手，莫要開刀，用心護守法標，等我合趙貴那個奸賊算帳，』言罷，走至蘆棚以外，用鞭一指道，『趙貴奸賊，那昏君不准我的保本，你這奸賊若動，我 叫你鞭下作鬼，奸賊呀，』

常老爺手執鋼鞭氣昂昂。罵了聲奸賊趙貴狗盜娼。劉大人與你素有何仇恨。你領旨做了監斬害忠良。依我說快上金殿去交旨。你也該打算保本理應該。奸賊呀你倘再說斬人話。管叫你鋼鞭一下入黃泉。常老爺站在棚口似猛虎。把一個趙貴唬的面焦黃。任憑那常爺怎麼發口罵。這奸賊的他說話滿了腔。咱把這常爺按下且不表。急回來再說正德聖上王。

常老爺堵在蘆棚大罵，且自不表，再說正德天子，眼看着常萬年，打死四個御劊手，不服綁拿，下殿去了。看了看李彥，還在品級台前跪着，一聲傳旨：『御前待衛，看看李彥還有氣無氣。』內待到了近前，看見李彥口中吐血，竟乃絕氣而亡。『慌忙奏道：『李彥已經氣絕，』一聲傳旨，『且把李彥尸首移下金殿等斬了胡劉二人，再作道理，』內待連忙移下金殿，皇上心中暗想着，『午門外炮響多時，監斬官爲何不來交旨，』正在又要下催旨，只見一夥人，頭前兩個人，攙着一個人，走上殿金而來，列位這夥人，倒是何人，明公有所不知，這是楊博郭子儀李玉魁馮天化康效公五位老爺，見胡全忠被綁見天子劍懸挂午門，不敢保本，又見常萬年上殿交旨，料定不



能准查，五位老爺到了徐府，把定國公徐彥昭搬來。到了午門，均下馬，又約着平魯侯李夢雄同上金殿，打算保本，頭前架的原是徐彥昭敢說爲什麼架着他的，明公有所不知，徐千歲之病才好，還不大老壯，所以架上金殿，閑文不表且說正德皇上，看見楊博郭子儀架着一人，認的是徐彥昭才要傳旨，叫人迎接，只見隨後，又有人跑上金殿來了。

正德爺才把聖旨又要傳。跑上了太監劉瑾狗奸臣。只見他急急忙忙往前跑。來到了龍王案前跪埃塵。尊一聲萬歲目下不好了。常萬年午朝門外要殺人。劉瑾賊慌慌張張奏聖主。爲何事下回書裏接前文。

詩曰 常看古今事。博覽聖賢書。靜坐叙野史。且與人解愁。

閑言提過，上一回書，說的是正德天子，看見衆臣，攙扶着定國公上了殿來，才要傳旨，只見劉瑾慌慌張張跑上金殿，御案前跪倒。皇上就問道：『劉笛公領了朕旨，不在午門催斬胡劉二人。反來見朕有何事情，』劉瑾道萬歲，常萬年在午門外，口口聲聲要殺監斬官，劫奪法場，奴婢特來啓奏萬歲得知。』皇上道：『劉笛公你不要惹他，你速去叫御劊手關刀。斬胡劉二人要緊，』劉瑾無奈，只得下殿而去，皇上這才一聲傳旨，『內侍快把徐千歲扶上綉轎坐下。』內侍聞旨，連忙上前，架着徐千歲，到了龍書案前。徐千歲打了一躬，並不行恭，就坐了綉轎以上。楊郭馮康李五位老爺，一齊上前，忝了聖駕起來，皇上也賜了綉轎，六人謝恩坐下。徐千歲口稱：『陛下，一向龍體金安。』皇上說道，『徐御弟朕聞御弟染病，朕因爲無暇前來探望，今日御弟不在府中，調養病體，却前來見朕，有何軍情大事？』徐千歲說道：『陛下呀，請聽爲臣奏來：』徐千歲欠身離坐打一躬。口中裏連連就把陛下稱。爲臣的正在府中養着病。有一個家將進府報事情。



說的是胡劉二人身遭綁。現在那午朝門外等行刑。聽說是龍泉挂在午門上。不准那文武上殿把本奏。不知道胡劉二人犯何罪。臣不明特上金殿見主公。劉千歲提起胡劉人兩個。正德爺龍位以上把調停。

且說徐千歲，不肯說出楊郭馮康李五位老爺同去，把他搬來說是聽家將報說，胡劉二人遭綁，特意來問，所爲何事。皇上道：『徐御弟有所不知，劉奇私通金林寺僧人孔孟謀反大逆。胡者不遵國法，脚踢李彥廢命，踢死國家大臣，本該斬首，徐千歲道，『胡軍將是陛下封過的，他性如烈火，或做出此事，既是踢死李彥，李彥更有了過處，那內閣劉大人私通孔孟謀反大逆，可有什麼憑據。』皇上道，『現有千里駒可憑。』徐千歲說，『千里駒現在那裏。』皇上道，『朕親眼見的，孔孟騎了殺駕。』徐千歲道，『陛下正在驚慌之時，如何看的這樣清白。』皇上道：『朕在驚慌之際，並不是朕自見的，還有劉瑾趙貴二人見的明白。』徐千歲道：『既是趙劉二人見的明白，請陛下把他二人宣上殿來，待爲臣問他個明白。』皇爺隨傳旨。宣趙貴上殿，殿頭官答應一聲，下了金殿，到了午門外。高聲喊道，『聖上旨下，宣劉瑾趙貴上殿，趙貴正在蘆棚害怕，坐又不敢坐，走又不敢走，忽聽宣他上殿，急說道：『常將軍，聖上有旨宣我，少不了高抬貴手，讓我出去才是，我好上殿保本。不知常將軍意下如何。』常老爺說：『萬歲宣你這個好賊，前去見駕，你到金殿，對昏君說，』他早赦了胡劉二位大人便罷，若是不肯赦放，我把胡劉二位大人，卸下了法標，一反爲妙。』趙貴聞聽此言，連忙答應，『是是是，』慌忙到了午門，只見劉瑾迎上前來說『趙大人你莫非要去見駕麼？』趙貴道：『萬歲宣我上殿，』劉瑾道：『此去凶多吉少，』趙貴說道：『這話打那裏說起，』劉瑾道：『趙大人有所不知，聽咱家道來，』



劉瑾賊未曾開口面帶慌。尊大人細聽咱家說短長。郭子儀兵部楊博在金殿。還有那馮康二人在那廂。李玉魁現今也在金殿上。還有個新進朝的李賊強。這些人同爲一黨商量就。國王府搬來一個定國王。他七個方才上殿去見駕。定然是公保胡劉命不傷。適纔這聖上旨意把咱宣。看起來咱去見駕有不祥。劉瑾賊一五一十說一遍。趙貴賊口說不怕心着忙。

趙貴聽劉瑾，說出徐千歲，同蘇郭馮康李六位老爺，現在金殿。趙貴道，『徐千歲他們雖在金殿，是狼是虎，現有聖旨宣咱，這時就怕他，也脫不了，能違了聖旨不成？』劉瑾聽說無奈，只得同趙貴疑疑遲遲，到了金殿，跪倒，口稱『陛下，將臣宣上殿來，有何事情。』皇上道：『無事不宣二卿，來上金殿，只因你徐千歲問起千里駒之事，特宣你二人上殿來問問，』後如何，且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張大奇父女進京

詩曰 奸賊趙貴不顧生。對着皇爺訴真情。一心想害忠良將。當下惱怒定國公。

閑言勾開，言歸正本，上回說的是趙貴劉瑾跪在金殿，皇上說道：『無事不宣二卿，只因你徐千歲問起千里駒之事，朕在驚慌之際，未曾看真，特宣你二人問問，孔孟騎的是千里駒不是呢？』劉瑾不敢說真，便道：『啓陛下，那時奴婢在忙迫之時，貪着保駕，不過是一望之間，那裏認的那樣明白，二來奴婢上了幾歲年紀；眼力不佳，趙大人一則年輕，二則他隔的也近；或者他無認的清日？』皇上道：『趙愛卿果然看的明白麼？』趙貴見問左右兩難帶說咬住是真，可有什



麼爲證，待說是看不清，一則害不了劉奇，二則聽劉瑾口氣，說他看的清；無奈口尊。『萬歲聽臣訴來，』

賊趙貴無及奈何把話提。尊萬歲龍耳仔細聽真實。臣看那全林僧人名孔孟。他騎的原是御賜千里駒。賊孔孟跨在坐下趕聖駕。那匹馬追風趕日快如飛。賊趙貴口口聲聲知諄切。目下裏氣死國公徐千歲。罵了聲奸賊趙貴無道理。你竟敢咬真想害名劉奇。行罵着站起身來往前走。只覺着身上無力難支持。手提着黑虎鋼錘尊列位。是那位將軍快去打奸賊。徐千歲一言未盡人答應。時下裏慌了老爺郭子儀。

說的是定國公徐千歲，聽趙貴口口聲聲，咬住孔孟騎的是御賜千里駒，不由心中好惱說：『你這個奸賊，怎能知道的這麼詳細。我叫聖上，且把劉大人卸下法標，差人到江西，將千里駒解進京來，管叫你這奸賊，死在我手。』趙貴道：『徐千歲，那千里駒若若是假了，我情愿認罪，你能保劉奇家中，還有千里駒，你就敢說，把劉奇卸下法標。』徐千歲道：『若有千里駒，是你應該當罪，若無千里駒，還是劉大人當罪。』趙貴道：『千歲差矣，有馬也要人當罪，無馬也要人當罪，你却無是無非；這事何用你管，有的是聖上發落；我有王命在身，不敢在此久停，我去斬人要緊。』徐千歲道：『本藩有病在身，那裏有心緒，與你這奸賊折辨，再說要斬人之話，叫你錘下作鬼；你且在此候着，千歲保本。』趙貴道：『你保你的本，我斬我的人；』說罷起身，下殿而去。徐千歲一見大怒，道：『好好賊，竟敢走了，待我趕上；打這個奸賊？』說着才要欠身，覺着無力，就仍坐綉橈之上，說：『那位將軍，替本藩代勞？』郭子儀道：『待末將替千歲代勞，』說着上前接過鋼錘大人；那個要斬胡劉二人，打死不論。』郭子儀道：『待末將替千歲代勞，』說着上前接過鋼錘



，下了金殿；只照午門來了。

郭老爺黑虎鋼鞭手中存。要上那午朝門外打奸佞。你看他邁開虎步來的快。看了齋前行來到午朝門。走上前摘下龍泉天子劍。伸虎爪揭了皇王催旨文。出午門照着法場看一眼。常老爺緊保胡劉法場存。只見他手提鋼鞭面帶怒。護住了幹國忠良二大人。他看見二家老爺不碍事。上蘆棚去找趙貴狗奸臣。咱且把郭爺寄在法上場。急回來再把徐爺明一明。

不言郭老爺，手提黑虎鋼錘，要上蘆棚去找趙貴不表，再說徐彥昭見郭子儀，提錘下殿而去。料着殺不了胡劉二人。這才口稱：『陛下；你說劉大人私通孔孟暗送千里駒；此事叫人難以爲憑，胡全忠踢了李彥。私鬧金殿，本該斬首，念他昔日之功；饒過死罪；且把他二人下在監牢，另差人查訪千里駒孔孟下落？果然千里駒。是劉奇所送；再斬不遲。皇上聽了，龍心不悅，說道：『徐御弟朕依你所奏，將劉奇放回收監，但胡孝踢死李彥，是朕親見的，若不正法；一來國法不嚴；二則怎服合朝文武，胡孝不准保本。』徐千歲道：『臣並不是保他無罪，不過是保他們當下不死，目下收禁！待訪着孔孟下落，令他前去捉拏，倘拏住孔孟將功折罪，到那時再官復原職。』皇上說道：『徐御弟言之差矣。這個傷人有罪不殺，等着將功折罪，那個殺了人不抵償寄監，從此以後，誰還遵法，要有不睦之人，不用說你想殺我，我想殺你；那還得了，常言道，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有功者賞，犯罪者斬，這是不准保他的，下殿去罷！』不知徐千歲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世上人等不一般。也有忠來也有奸。若是心奸將人害。上天自然有循環。



閑言提過；書歸正本。說的是皇上，不准徐千歲保本胡孝，徐千歲說：『陛下；不聽爲臣諫言，休說江山不穩，還是小事；怕的是大禍臨身，到那時悔之晚矣。』皇上說道：『朕的大禍從何而來？』徐千歲說：『陛下不信，聽臣把那不聽忠諫之君奏來。』

徐千歲曰：『陛下聽衷腸。聽爲臣細說前朝衆君王。前朝裏秦王有個項羽楚。降服了漢室君王名劉邦。到後來項王不聽范增諫。只落得陳危自刎在烏江。漢末時三國初分各稱帝。孫權兄孫策人稱小霸王。不聽諫一心要把于吉斬。只落得圍場之中受災殃。不論那晝夜常把于吉見。皆因爲不聽臣言喪黃梁。還有那西蜀玄德劉先主。他在那成都稱爲漢中王。到後來不聽諸葛孔明話。被東吳火焚連營一掃光。只落得白帝城中身得病。崩了駕他何能會回帝邦。這就是古代君王不聽聽。並沒聽那家能以得久長。徐千歲奏罷一夕前朝事。正德爺龍心不悅把話揚。

皇上聽罷，龍心不悅，說：楚項羽，吳孫策，漢劉備不聽臣諫，落的自喪其身。自古以來，君王多多少少，難道說都是不聽臣諫，漢平帝聽王莽之諫，松棚會被藥酒鳩死，宋朝小康王聽汪承彥黃前普幾乎命喪北國，他們到是聽臣諫的，沒見那個長活百歲，自古皆有死！豈由人乎。』徐千歲道：『漢朝王莽宋朝汪黃二人，俱係奸臣！』所以平帝宋王身遭不測；』皇上說道：『那個能看透，誰忠誰奸，依你說的忠臣，你說風是風，說雨是雨，也由不的朕當了，自今以後，先有臣言不由君主，事你看着殺就殺，該留就留，從此以後，朕再不管閑事了。』正德爺龍心不由面帶沉。說道是御弟講話怎對人。你口口說朕不聽你的本。從今後就叫朕當禍臨身。既然是凡事不由朕作主。有你這強臣諫言把禮分。情愿把萬里江山讓你坐。從今後你爲君來我爲臣。



徐千歲聽了此言心好惱。氣的他站將起來離綉墩。

說的是徐千歲聽皇上說出讓江山之言，不田心頭火起，說道：『陛下，你說不愿爲君，情愿爲臣，這江山，雖是朱家的，却是我們先人，南征北伐；東戰西創，立的乾坤，你就情愿讓位，你還不能爲主。』皇上說：『朕不能爲主，誰能爲主。』徐千歲道：『還得讓出俺徐劉八分，』皇上道：『好徐亮你不比別人，你乃是掌國大臣，這等傲君，若不是看你先人之功，就該綁出午門，與胡劉二人一例同罪。』徐千歲聞言，不由心頭火起，離了坐想着去打皇上，看了看手中，無有銅錘；又覺身上無力，仍望綉墩上坐下。蘇楊伏馮天化李玉魁康效公四位老爺，見徐千歲有要打皇上之意，因無有銅錘在手，就一齊說道：『千歲也不用保奏了，聖上的龍心；一定是不准本章的，病體才好，不要勞碌，且着人到午門；把千歲的銅錘要來，帶着下殿回府罷。』徐千歲未及回言，劉瑾從旁轉過說：『衆位大人，徐千歲才好，莫要勞碌；勸千歲回府，何用差人去取銅錘；不知衆位大人，攙扶徐千歲下殿，到午門以外，將銅錘梢着，不强似着人去取。』徐千歲正在忿怒之時，說劉笛公。本藩下殿不下殿與你何干，那裏用着你來多言多話呢！』徐千歲一行說着怒氣冲。他這才罵聲奸賊死囚徒。有本藩對着聖上把話講。何用你花言巧語來看吾。你休管本藩下殿不下殿。我在此要看聖意是如何。千歲爺若是離了金鑾殿。怕奸賊聖駕之前再加毒。劉瑾賊聞聽此言心好惱。徐千歲你說這話人不服。你口口說俺奸賊爲何故。最不該說俺定計把謀圖。俺見面口口稱你徐千歲。把俺的情和意思半點無。原本是人要輕人如驛已。要管人只得先把自已除。也不過兩根膀臂兩條腿。也不能比誰長來比誰粗。劉瑾賊說了幾句不伏話。把一個徐家千歲氣明圓。



眼睜睜奸臣目下要吃苦。再等下回書中是如何。

## 第二十二回 太平鎮怒打酒徒

西江月 胡劉二家遭綁。皇爺不納忠言。怒惱徐爺幹國賢。立時就把臉變。倚仗功高爵顯。老主勅封兵權。國法何從放心間。時下大鬧金殿。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上一回說的是劉瑾這奸賊，明欺着千歲有病，手中又無銅錘，料着不能打他，他就把徐千歲，頂了個不亦樂乎，列位你想，劉瑾同着衆文武說他，那徐千歲目下纔一十八歲，一則年小，二則他的性急，又聽說這些言語，那裏還容的住，就罵了一聲：「奸賊你乃是聖主的奴婢；見愛命你掌管司禮監，又封你爲大笛公。俺乃是開國元勳之後，世襲國公之職，國家的大臣，你竟敢與我比起長短來了，若不是我有恙在身；當下把你這個狗頭揪下來？」馮李二位將軍，快把這廝與我擊下。」馮天化李玉魁二人聽說，急忙上前，把劉瑾立時綁了起來，徐千歲又說道：「康將軍快到午門；將銅錘取了來，康效公答應，一聲領鈞旨，就下殿來了。」康老爺答應一聲領鈞旨。急忙的邁步下殿去的忙。聽說是千歲令他把錘取。不由的暗暗一陣喜心中。劉瑾賊算是他的惡貫滿。得罪了千歲爺算時連低。康老爺一行尋思來的快。看了看午門不遠在咫尺。他這才邁步走出午門外。看見了赤心保國郭子儀。

且說康老爺；出了午朝門，看見郭子儀，手提黑虎銅錘，在蘆棚中正，罵監斬官趙貴，康老爺心中想道：「銅錘是老主所封，打死人不償命的東西。好容易得到手裏，豈肯輕與，我不免假傳



鈞旨，將這個奸賊打死，一則省的他斬了胡劉二人，二則除了後害。『康老爺想罷。便喊道：』徐千歲的鈞旨下，郭子儀聽真，有趙貴在金殿；與千歲頂嘴，千歲動怒，叫你執錘，將趙貴趕上；重打幾下，念同朝之情，不過點到為止，責打幾下；速回殿交旨。』郭老爺聞聽此言，就闖進蘆棚，大喝一聲：『趙貴奸賊有徐千歲的鈞旨，命我與你算帳？』一行說着；往前就闖，這真不好了！

郭老爺邁開虎步往裏跑。時下裏唬壞欽命監斬官。賊趙貴一見唬的魂飛散。眼前裏入地無門那裏鑽。郭子儀黑虎銅錘往上舉。照頂門落將下來重如山。只聽的咯吶一聲着了重。只打的花紅腦子四下流。再不能同與劉瑾定巧計。再不能誑着聖駕上泰安。郭老爺錘打趙貴廢了命。好不喜殺了康爺幹國賢。他二人即忙來把午門進。一霎時走一朝王殿金鑾。郭子儀將錘交與徐千歲。此一時唬壞劉瑾狗佞奸。徐千歲黑虎銅錘接在手。他這才單手舉錘空中懸。衆明公要知錘打奸賊黨。只得是每人腰裏快摸錢。

詩曰 太監劉瑾狗奸佞 金殿頂撞定國公 時下怒惱徐千歲 要打當今無道龍

四句閑言提過，書歸正傳，上一回說的是郭子儀，用黑虎銅錘，打死奸賊趙貴，同康效公二人，到了金殿，見了徐千歲，將銅錘遞于千歲，千歲接錘在手，罵了聲奸賊吃打，不覺失手，錘落于地，千歲道：『那位將軍，替本藩代勞，打這個奸賊？』康老爺道：『末將替千歲代勞。』一行說着，上前把錘拾起用錘照劉瑾一指，罵了聲：『奸賊看康老爺錘下取你！』言罷拿起銅錘，照着左背之上，咯吶就是一錘，劉瑾招架不住，說：『萬歲快與奴婢作主呀！』皇上一聲傳旨，鎮殿將軍金瓜武士，快上前將康效公擊下，鎮殿將軍金瓜武士，多面面相觀，不敢近前，皇上一見



衆人不敢動手，不由的龍心大怒，說道：『你們竟不遵朕的旨意，一定是同類之人，要你們何用，朕情愿死在叛臣之手，也不用你們擎人，言罷離了龍位，下了九龍口？』徐千歲說：『康將軍不用打這個奸賊，快把九龍口遮住，莫要叫昏君逃走入宮。』康老爺聞聽了，一聲答應，領鈞旨，明公這真不好了，

徐千歲金殿之上傳鈞旨。康老爺答應一聲不稍停。他這不提錘遮住九龍口。正德爺想要回宮萬不能。嚇壞了鎮殿將軍衆武士。一個個呆獸獸的不轉睛。任憑那皇上分付身不動。時下裏聖旨無有鈞旨行。徐彥昭欠身就把綉墩離。走上前一把抓住無道龍。罵了聲昏君再說不赦。管叫你錘下去進枉死城。打死你無道昏君另換主。再扶起那家王子坐朝廷。正德爺空是馬上真皇帝。到這時縱有武藝也不中。到被個病人抓住不敢動。無奈何口中就把御弟稱。

列位，敢說俺常聽人言，正德皇上，他是馬上皇帝，一怒能拒千軍，徐千歲有病在身，即擎錘之力無有，怎麼能抓住那皇上的龍袍，列位有所不知，皇上明知徐千歲之病甫好，要是傷了他，却倒反不美，再者現有馮郭蘇李四人在此，自聽鈞旨，不遵聖旨，又恐怕徐千歲叫他們，將自己攔住，連他都打了，所以被徐千歲抓住，昏君長，昏君短的，光叫，並不聽動手。此是閑言不表，且說皇上，此時看了看，也由不的他了，料想不下赦旨，也不能斬了胡劉二人，無奈何；就口尊：『御弟，你且撒手，朕下赦旨就是了。』徐千歲聽說，才放開了皇上；說道：『不怕你這昏君，不發赦旨。』皇上無奈，立即發下一道赦旨，令領旨官，領旨下殿，傳旨官到了午朝門外，一聲喊道：『聖上赦旨下，將胡劉二人，卸下法標，劊子手聞旨，連忙上前，解了法繩，將二



位老爺，卸下法標胡劉二位大人，走到傳旨官面前，一齊跪倒，傳旨官就把赦旨展，高聲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劉奇私通孔孟謀逆，本該出斬無赦，因千里駒未辨真假，且寄刑部監中，待查千里駒的詳情，再爲辦理。胡孝不遵國法，私闖金殿，踢死李彥，也應斬首，朕念其素日有功，死罪赦免，且寄監中，待異日立功，將功折罪。聖旨讀罷，欽哉謝恩。」大明正德十二年三月十四日赦諭，」

傳旨官念罷那一道赦旨。二大人朝上叩頭謝了恩。他二人叩頭已畢抬身起。只得上刑部監中且安身。御劊手只在頭前引着路。他二人無奈只得隨後跟。且不言二位大人刑部去。再把這傳旨官兒云云。他看着胡劉二人往常去。急忙的返身進了午朝門。走上了金龍寶殿交赦旨。徐千歲不由暗暗喜在心。且說傳旨官，到了金殿，交了旨，徐千歲欠身離坐，朝上打了一恭，口稱「陛下，爲臣請罪。」皇上道：「御弟何罪！」千歲道：「爲臣逼君降旨，有欺君之罪。」皇上道：「御弟爲國盡忠朕不加罪。」徐千歲道：「謝主龍恩，」皇上道：「衆卿有本早奏無本下殿。」郭子儀李夢雄二人一齊跪倒道：「臣有本奏上，」皇上道：「二卿有何本奏，」郭子儀道：「臣在午門外，奉千歲鈞旨，用錘將監斬官打死，特奏陛下得知。皇上聽說鈞旨二字，縱然問罪，也是枉然。」便道：「愛卿既奉御弟的鈞旨，無有罪過，」郭子儀叩頭，謝恩起來，站立一旁，皇上又問道，「李愛卿有何本章，不知李夢雄所奏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 新刻千里駒卷之三



## 第二十二回

### 張金芳刑部問信

詩曰 國出良將天心順。朝有賢臣百姓安。只固劉瑾行奸詐。夢雄方得做高官。

四句閑言提過，書歸正傳。上一回說的是。皇上又問。『李愛卿有何本章。』李夢雄口呼『陛下劉大人現下刑部監中，千里駒之事不明，爲臣情願私行打扮，一下山東訪查僧人孔孟，千里駒的消息。』皇上道：『李愛卿叙駕有功未慶。又要親下山東訪事，受那風塵勞苦。在朝中住上幾日，排宴慶功已畢。再下山東不遲。』李夢雄說：『爲國盡忠，休云勞苦二字。臣明日就下山東皇上道：『既是愛卿不遲勞苦。訪查回來，另加陞賞。』言罷，聖駕回宮。徐千歲這纔叫人將劉瑾放了，大家下了金殿，到了午朝門外，扶了徐千歲。一同衆家老爺，各人上馬回府來了。衆老爺午朝門出往外行。一個個安然無事回府中。且不言衆位老爺各回府。單把這奸賊劉瑾明一明。只恨著金殿頂封徐千歲。那劉瑾懷恨在心永不忘。他不該叫人把我綁一繩。徐彥昭將俺拿下我不惱。最可恨滅元將軍康效公。俺與你往日無仇素無恨。你爲何同他打俺下絕情。全林寺死了三奇合成亮。這不是李彥趙貴盡傾生。把我的心腹之人全被害。從今後叫我孤掌也難鳴。等多時要是順了我的便。俺必然叫他死在我手中。

說的是劉瑾懷恨在心，還想謀害衆位賢臣，按下不表。單說平魯侯李老爺下了金殿，不由心下暗想『常萬年奉旨勦殺土豪王景隆，我曾對他說。王宅上有我的義妹張金芳千萬休要殺他，將他帶進京來，送在後軍督府那邊，常萬年未必知道那張金芳，乃是劉大人的公子，我的妹夫，我



不免到後軍督府去問問我妹夫。便知千里駒的詳細了。把馬一提。到了後軍督府門前下馬，有人接去坐騎，不用人傳稟，自己進府，到了後堂見了妹子桂蓁，並不叙禮，兄妹一齊坐下，有人獻上茶來。茶罷，小姐問道：『大哥到此有何事情？』李彪道：『只因一件事，心下不明。特來問問劉公子。』小姐說道：『劉公子現在那裏？』夢雄道：『常萬年抄殺王家滿門，早已回京交旨了，怎麼不把公子送來。』正說著有人來報說，『常老爺差人送了張姑娘來了。』小姐就着人出去打轎過堂，報事人聽說。到了外面一聲叫道：『小姐分付出來，打轎過堂。』來人慌忙把轎抬進後堂放下，一個個佯常而去。過來兩個丫環，掀開簾子，攙扶出一位女子，只照後堂而來。李夢雄兄妹，抬頭一看，那裏是公子，不由的就納悶起來了。

李老爺舉目抬頭細留神。看了看丫環扶了一個人。並不是假充金芳劉公子。原是個千姣百媚女裙釵。陪說道這是誰家俊俏女。看起來定有緣故內中存。莫不是妹丈被殺王宅裏。常萬年那裏認的假共真。李夢雄不便上前去答話。叫賢妹快把女子接進門。李小姐聞聽此言忙站起。走到前開言有話把話論。

且說李桂蓁連忙把女子接進門來，讓他坐下。丫環獻上茶來，茶罷落盞。李小姐上下仔細一看，連忙說道：『你不是王素花小姐麼？常將軍奉旨前去，勦殺你滿門家眷，怎麼沒有殺你，把你搬進京來，我那乾姊姊張金芳，怎麼未來。』王素花道：『張金芳他往任家莊他姑娘家中去。怎麼能來到這裏的。』李桂蓁道：『王小姐。張金芳在你家，你怎麼說他在任家庄。他姑娘家呢？』王素花道：『李小姐你也不必瞞我，你與張金芳的事情，小奴盡皆明白。』李桂蓁聽他說出假張金芳四字，便知公子露了真情，說了實話。說：『王小姐既然明白，小奴也不用說了，你可知道劉



公子現今在於何處。你爲何假沖張金芳，叫常將軍把你搬進京來。」王素花聽說問劉公子的下落，不由的眼中落淚。李小姐見他落淚，便道，「王小姐奴問你劉公子的下落，因何傷心落淚。」

王素花道：「李小姐請坐，聽小奴道來。」

王素花未曾開言淚連連。尊小姐細聽奴家訴其端。從前你兄妹住在俺家內。我把你叫進後宅去遊玩。到天明兄妹二人出門去。因下了公子月鶴美少年。那時我把你叫到綉樓上。俺二人同桌飲酒叙閑談。俺兩人飲酒直到三更後。劉公子昏昏大醉酒不醒。奴只說他是一個裙釵女。留他在綉樓住下一處眠。小奴家守他多時酒不醒。我與他脫衣方知是一男。喚醒他對我說了實情話。方知道他是假扮女姣人。細想想他在青春我年少。怕的是過後背地人談笑。那時我左思右想無計奈。小奴家當面允許結姻緣。王素花一番言語難說盡。李小姐輕啓朱唇問根由。

且說王素花直說到許姻緣的話上。李小姐接口問道：「王小姐你說許了姻緣，你與劉公子既然成了親。不用說咱門是一家人了，從今以後不必稱小姐了。咱兩個皆是劉相公之妻，少不了咱門姐妹相稱了。咱二人不知誰大誰小，好便稱呼，叙年庚。」王素花道：「我一十七歲了。」李桂素道。我今年十六歲，不用說你是我姐姐了。」素花道：「你是公子先收的，論起來你是姐姐，乃是正禮。」桂素道「咱們休論誰大誰小，先收後收，誰大誰是姐姐。素花道：照這說，愚姐姐討大了。」桂素道，休說討大，我且問你，你既與公子成親。爲什麼不同。姐姐進京。他現在何處。」素花道：「我也不知他現在何處。桂素說「你這話到也出奇。他在你家與你成親，怎麼你不知道他在何處呢？」素花道：「不過是口許並未成親，那時我哥哥王景龍臨行曾對我說！他回家就



要與張金芳成親，奴怕我大哥回家，公子性命難保，無奈叫他穿上我大哥的衣服，夜間放他逃走，到了天明，有奉旨欽差，抄殺俺家滿門，聲叫獻出張金芳，所以把我搬進京來。」桂蓁聽說公子逃走。不由的秋波含淚道：「姐姐咱們相公也不知逃往那裏去了。」

李小姐聽說公子把命逃。不由的秋波之中淚珠拋。又不知相公逃往那方去。提起來怎不叫奴心內焦。劉相公年輕幼小無主意。在外邊奔波勞苦心難熬。叫一聲相公怎知京中事。那曉得老爺受罪在監牢。你若早進京來的遲晚了。怕的是劉瑾上本把禍招。李桂蓁牽掛公子淚不住。一聲裏嘆壞素花女多姣。李夢雄聽罷一聲開言道。叫一聲二位賢妹免心焦。

說的是李桂蓁小姐聽說，公子無有下落，不由的心中悽慘，秋波含淚，王素花也是球淚滾滾。李夢雄在傍聽的明白，口尊「二位賢妹不必傷感。既是劉妹丈改換男裝逃走。料必無妨，愚兄明日私行打扮，要往山東打探孔孟千里駒的消息，到那裏再暗下打探我妹丈的下落，倘若遇到，我就同他進京來，何等不好。」二位小姐聽說，才止住淚痕。桂蓁道，大哥上山東查訪孔孟的消息。須要格外的小心。免得我在京挂念。夢雄道，「何用妹妹囑付。」言罷就起身出了後堂。到了府門外，有人牽過馬來，李老爺上了坐騎，不一時到了平魯侯府前下馬。進了後堂。住了一宿。到了天明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飯，打扮成一個行客的模樣，一人也不帶，叫人把馬備上，打上行就在府門外上了馬，出了彰儀門，只向山東大路來了。

李老爺私行打扮出北京。並不辭勞苦一心下山東。一來是查訪千里駒詳細。二來是打聽和尚孔子孟僧。雖然是救駕得了封侯位。何曾能在朝一天享榮華。皆因為內閣劉爺身有難。訪查那千里駒的大事情。



此一去若是到了山東地。準備着失了印信難回京。要得他兄妹相見把朝進。專等着平了黃公山那峯。這是些後話不必眼前論。細聽着把話橫更另表名。

不言李夢雄上山東查訪，再言張金芳，自從放走劉公子走後，他姑娘明透其意，每日尋我張金芳的晦氣，不是打就是罵，並不叫他習學針黹。單叫他拾柴汲水，推磨炊飯，受氣不過。有心自尋無常，一則牽挂他父親年已老邁，日後無人侍奉，無可奈何，只得受那奔波勞碌，這一天任媽媽走親家去了，不在家中，剩了張金芳一人在家，他就忽然想起公子臨行，留下的靴帽藍衫佛項珠，取了出來，見物思人，不由的一陣心酸，撲漱漱落下淚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詩曰 從來姻緣不一般。露水夫妻是枉然。金芳思想劉公子。哭到三更淚不乾。

閑言少叙，書歸正傳，說的是張金芳想起公子臨行，留下的靴帽藍衫佛頂珠，就取了出來，見物思人，不由的一陣心酸，撲漱漱淚如雨下！坐在床沿上，可就哭起來了！

張金芳坐在房中好傷情。看見了靴帽藍衫淚珠傾。又看見佛頂珠是無價寶。他可就想起公子小書生。想當日逃難借宿到此處。那一晚你就住在我家中。問起來姑娘起下不良意。全林寺叫他兒子孔孟僧。那時我羞恥二字全不顧。叫開門親自對你說實情。留下了佛頂珠等爲表記。俺把你假扮成了女花容。奴也從深夜放你逃了命。你去後那知奴家挂心中。你蒙我救命之恩無可報。你對俺親口許了結成婚。牽挂你臨行無從帶盤費。牽挂你無有坐下馬能行。牽挂你登山涉水受苦情。牽挂你手中無錢怎吃飯。牽挂你到晚何處把身容。牽挂你路上無有人作伴。牽挂你那天不念三五遍。叫奴家晝夜思想不安甯。相公呀臨走曾對奴解勸。進京去見了老爺速稟明。你還說多者一月少半月。把俺父女二人搬了進京。



這不是多日無有書合信。撇下奴時時刻刻受欺凌。奴有心暗送無常歸陰府。我爹爹百年之後誰送終。咱二人雖未同床佳期會。細想想小奴待你也有恩。你臨行奴家也會囑付你。是怎麼口說知道耳不聽。常言道痴心女子負心漢。那知你好了瘡疤忘了疼。現如今空有物在人不見。要這樣無有東西待書生。你看他心中想罷無好氣。他把那靴帽藍衫佛頂珠。張金芳正在房中暗嗟嘆。張大奇抗着被套回家中。

不言金芳女子，埋怨公子，再說張大奇，這一天回到家中，一步到了大門，聽的房中有啼哭之聲，不解其意，慌忙走到上房，將被套放在當門床上，張金芳正哭着，見他父親進來，起的身子，那淚一時不能止住，一聲問道，「爹爹回來了麼！」張大奇道：「回來了，」一行說着，坐在床上，一抬頭見他女兒眼含淚痕，便問道：「我兒爲何流淚。」金芳道：「爹爹坐看歇息，待爲兒先收拾給你吃了飯，然後慢慢對你說罷。」張大奇道：「我方在外邊吃了飯了，不飢不渴，不用忙飯。」一行說着，就低頭一看，見床上靴帽藍衫，還有一顆如雞子大的珍珠，連忙上前拿了一看，原是粒佛頂朝珠。就問道：「我的兒，這件東西是那裏來的，民間無有，只除非做過當朝大官的，方能有此物，又把衣帽一看。說這衣帽不是個一榜。就是個兩榜穿的呀！」金芳道：「爹爹你說的如同親眼看見的一般，於是越發傷感，眼淚就如斷了，線的珍珠一般，撲漱漱只往下滾。金芳哭了多時，張大奇說道：「我兒爲何這等悲傷，」金芳便說道：「爹爹請坐下，細聽孩兒道來！」

張金芳未曾開口淚先垂。尊爹爹細聽爲兒訴根由。昨日有內閣之後劉公子。在全林寺裏錯把宿來投。進門來對我姑娘說實話。我姑娘聽說頭他有了仇。全林寺去把表兄孔孟叫。回來時要把公子性命休。



那時我對着公子說實話。劉公子心裏越發添了仇。張金芳正言之間未說盡。任張氏慢步來到院裏頭。金芳見他娘娘回了家轉。嚇的他真魂飛上九重天。眼睜睜就是一場大吵鬧。再聽那下回書裏細搜求。

## 第二十四回、王素花假扮探監

詩曰 張氏金芳女子。自己獨坐房中。想起公子俊書生。不由心中悲慟。

坐在家中埋怨。大奇進了門庭。從頭至尾問真情。把他女兒去送。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上回說的是張金芳把劉公子，怎麼在全林寺逃了這裏借宿，他姑娘去到寺中，叫孔孟，他怎麼許親，怎麼留下表記，將公子假扮女子，怎麼放他逃走，他姑娘怎麼折磨他的話，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張大奇聽他女兒說出許與內閣的公子爲婚，心中大喜。說：『我的兒，爲父正愁着你終身大事，既許與劉公子爲婚。爲父也心安了，既然你姑母折磨你，你在此也不是久戀之家，可將公子留下的表記，好好收藏了，待明晨帶著，好送我兒進京去罷，在此也怕有大禍臨身？』金芳道：『有何大禍。』大奇說道，『我兒不知，聽爲父的講來。』張大奇滿面悅色笑吟吟。叫女兒細聽爲父把話云。爲父的目下年邁過花甲。看起來有了後來寄付人。你母親殞天下世去的早。拋下了我兒年少在青春。無可奈張任二姓同居住。指望你姑娘領教你成人。誰知道你的姑母心腸狠。每日裏打罵我兒受苦辛。還連上你那表兄不習正。打算着要奪大明錦乾坤。他早晚真果要是興此意。作下罪連累居家滿門庭。聖主爺出旨勦滅殺家口。豈不是一場大禍到來臨。看起來不可在此久居住。豈不如早離此地到甘心。既然是我兒許配劉公子。現有他留的表記咱家存。



到明日送你去把京城進。咱父女同上劉府去投親。張大奇說出進京投親話。好不待喜。殺金芳女釵裙。

張金芳聽他父先說：『恐怕皇上要勦滅滿門，又說上京投親之言，心中暗喜。便道：『爹爹你說我表兄孔孟有奪大明天下之意，昨日正德皇上駕由泰安路通過，全林寺不知因爲何事，聖上將全林寺一火焚之，又聽人說把我表兄孔孟的表弟王景龍家，滿門勦斬。大奇一聽便道：『此一定是他二人行刺，因此王景龍被勦，也不知孔孟死活。』金芳道，自從火焚全林寺，聖上回京，我孔孟哥哥一總無信。』張大奇道，一定孔孟也被殺了，所以無信既是孔孟死了，你姑娘早晚也難逃公道，倘劉公子進京，豈有不對他老爺告訴之理，劉內閣若聽說你姑娘，要害他兒子，他豈有不給公子報仇之理，早晚一定要派兵來抄殺滿門的。』正說着話，只見張氏回了家來！慌的張金芳連忙站起說道：『姑娘回來了？』張氏並不答言，一脚跑進自己房裏，面上帶着怒色。張大奇一見說：『妹妹爲何面容不悅。』張氏道：『都是你這個妮子惹的。你出去又不回家。你今可回來了。我可對你說說罷。』

任張氏未曾說話先生氣。只見他面上帶怒咬鋼牙。大哥呀自從那日出門去。把這個小妮子料了在家。每日裏是活不做闖門子。說說他嘴裏不住亂叭叭。單跟些小子一處去玩耍。時常打打球看會兩把牌。耍過了跑到家來吃飽了。又出去料下就走不刷鍋。還打上抵米盜牙暗偷嘴。買多少燒餅果子大口吞。就有那生活不做把門創。不推磨不織布又不紡紗。他要是再住十天並半月。我也要不用得病就氣瘋。張氏婦無影瞎話隨口說。張大奇開言有語把話云。

張氏帶怒說了些無影瞎話。張大奇聽罷，便道『張妹妹不必生氣，也不用告說了，我在外頭



給他尋了婆家了。待明天我把這丫頭，送到他婆婆家去，省得在家惹的你生氣？」張氏道：「既是給他說了婆家，早些送了去，也叫他守守規矩。」正說着話，天色已晚。也無心用那夜飯。各自回房安歇。一夜晚景不提。到了天明起身，梳洗已畢，也無心作早飯，大奇就把公子的靴帽佛頂珠等物，放在被套裏。收拾好了，就說：「金芳兒，來拜謝你姑娘。」金芳聽說，便上前跪倒。張氏道：「不是年不是節，磕的什麼頭起來罷！」一行說着，他也就假意的傷感起來了！

任張氏故作張皇假慈悲。張著個老嘴乾哭無淚垂。我的兒捨了老身佯常去。還不知何年何月方回程。比不的在家生活有我做。到那裏無有親人倚靠誰。張大奇也不答言前頭走。金芳女緩步移足在後跟。他父女一齊走出大門外。出村庄撲上大路奔西北。這一去若是到了順天府。劉公子不在京中也是白。無奈何刑部監中去問信。準備着遇見劉瑾惹是非。

列位這原是後事，暫且不表。却說張大奇領著女兒金芳離了任家庄，撲上大路，走到傍晚時候，共走了有五里多路。次日用了早飯又走，天已過午，走了有十數里。列位敢說正當三月天長的時候，走了多半天，還沒有二十里路麼？明公你想張大奇雖有幾歲年紀，少說一天也得走一百八十里路，張金芳雖是窮人家兒女，却自幼未曾受過奔波勞碌。連三里路也未走過，鞋尖脚小，走了這十幾里可就沒法走了。金芳道：「爹爹不如尋店住下，歇息，明日再走罷。」張大奇道：「我兒說的是，我知道你走不動了，此地無店，少不了歇一會再慢慢往前走，趕個鎮店集場上，找店住下，待到明日僱一輛車子，咱父女坐着再走。金芳無奈，就跟著走下來了！」

張金芳聽的他父把話講。只得跟隨在後邊一同行。他自幼在家不走三里路。今日是萬般出於無奈何。



一來是鞋尖脚小走不動。二來是生的身小力又單。自向午一直走到太陽落。大約走了不過有五里多。張小姐一步難行半磚地。累的他櫻桃小口喘哈哈。無奈何強走又有半里路。他父女二人路傍來坐下。他父女歇了一回又要走。張金芳走的寸步也難行。他父女走的時辰太陽落。張大奇回轉頭來把話云。

話說他父女走到太陽將落，抬頭一看，前面有一個大村庄，便道，『我兒你看前面一定有店了，我他到那裏找個店住下。明日再走。』金芳無奈。只得強打著精神，走進庄來。列位敢說他到的是什麼村庄。這叫太平鎮，有一千多人家，十天四集，這一天正逢大集，此話不表，且說他父女進了鎮來，天將黃昏，才要尋店，看見從迎面來了一夥人，頭前有兩個人架着一人，東倒西歪，嘴裏咕咕嚕嚕的說道：『並不是我對著你說嘴，就是再喝上幾斤酒。叫他上我的帳，掌櫃的，也不好意思不上帳，再說句大話，他也不敢不上帳，他若給咱兄弟們沒臉，我就把他的酒缸都給砸了。』那一些人道：『誰不知你萬二哥的面子呢？』列位敢說這一夥人是做什麼的？明公不知架的這個人姓萬名惡，字無比，街坊給他送了個外號，叫振街虎。他天天吃酒賭錢，自幼不幹好事，專吃白食，人家問他要錢，他仗着拳大臂膊粗，就講打架，今日逢三八大集，同幾個賭博棍子，名叫活倒蓮該挨打惡貫滿，終久破，天昭彭，有循環，他七個人在一處吃酒，將酒吃好，來到大街上，正往前走，振街虎把醉眼一睜，看見一個老頭兒，抗著一個大行李，還領了個少年女子，天不甚黑，到也看的真切，觀到其間，怎見的有西江月爲證，萬惡把眼一睜。站住閃目留神。頭上墨染青絲髮。金簪斜插鬢下。兩眉灣似秋月。秋波慢閃光霞。粉面桃腮臉無麻。櫻桃口兒不大。



看了看唇紅好似胭脂點。緊襯著一口糯米碎銀牙。渾身上穿的衣服素打扮。却不是紅紅綠綠巧衣衫。並無有八寶羅裙腰中繫。他正在仔細就往下邊看。見他那金蓮又小止一寸。細又瘦周周正正女姣容。走動時扭扭尼尼站不穩。看年紀不過好有十七八。好一似九天仙女臨凡世。又如同月裏嫦娥降凡塵。生就的一身風流說不盡。好一似初開一朵牡丹花。萬無比看罷一回心歡喜。他這才開言有語把話論。衆明公要知後來一切事。再等下一回裏行再分解。

詞曰 說起萬惡無比。要把外來人欺。倚酒行凶俏花枝。並不問問來歷。

上前就講動手。不管良民幼女。當下怒惱張大奇。衆人時衰運低。

且說萬惡這個賊，看見張金芳生的美貌無比？他就說：『衆家兄弟，你看這個老頭兒定然是個蓋子，領的這個女子，一定是個堂客，聞著咱們太平鎮目下大會，一定來趕會的，叫他到我家去，合他談談。』活倒運道：『使得萬二哥合他商量商量。』萬惡這才歪歪扯扯走上前問道：『你這蓋子，是從那里來的。跟我去罷！』張大奇一看是一夥醉人，就不答言，活倒運道：『問你話，爲何不答？你要投了俺萬二哥，不用說，該發點財，他要包著你，不是說這太平鎮上的大小光棍，就不敢鬧亂於你，萬二哥名叫萬惡，外號振街虎，是這鎮的頭等光棍，誰敢惹他，一惹把眼睛也給他挖了，你跟他去罷。』張大奇見這一夥醉漢將路攔住，盡說話。大奇道：『衆位閃閃開讓俺過去，好投宿下店，俺是出門的人，那有功夫合你久談。』鎮街虎道：『你既是門裏的何用下店你自下店去。把你領的這個女子，叫他跟我去。』一行說著就上前去拉，張金芳一見也顧不得金蓮疼痛，就往旁邊一閃，照准萬惡的耳根台上，兵的一聲，就是一掌，只聽的咕咚一聲，栽倒塵



埃。活倒運一見說道，可不好了，衆兄弟們還不動手。等待何時，衆人聽說一齊上前，把他父女二人圍住，這纔不好了。

張金芬一掌打倒萬惡賊。氣的那六個棍徒似風魔。活倒運叫聲兄弟快動手。快上前先把那人行李搶。衆賊人聽說慌忙一齊上。張大奇一見不由笑哈哈。慢慢的被套放在塵埃上。他這是不慌不忙使拳脚。一展手打倒棍徒惡。滿。目下裏金芳女子放下了。

却說張金芳一掌打倒了鎮街虎，活倒運該挨打，惡貫滿終須報，天昭彰有循環，六個賊，一見這個小堂客，如此利害，說：『這還了得，動手就打人麼？咱們先把這老頭兒拴起來再說。』一行說着。』就上前將張大奇圍住，就要動手。大奇一見，雖然年老，仗著自己武藝，那裏放在心上，慢慢的放下行李說道：『列位大哥，不要說閑話。』活倒運道：『他叫起咱大哥來了，家位兄弟還不打這狗頭，等到何時。』說着六個人一齊往上就闖，金芳也是門裏出身，自幼跟他父棍練過拳脚，今看見衆人圍著他父親，他也就不顧金蓮疼痛，走上前去，父女二人，合那六個，棉徒打在一處去了。

衆光棍好似羣狗圍惡狼。張大奇如何放在他心上。他看見衆人一齊來動手。只見他也不慌來也不忙。活倒運仙人問路劈心拍。張大奇就使順手來牽羊。手扒手加力一領下腿打。活倒運撲通跌倒大路中。該挨打太山壓頂把身探。張大奇腰下黑狗去偷湯。一蹲身雙手抓住脚脖子。只聽的咕咚跌倒叫親娘。惡貫滿見勢不好往旁閃。張大奇趕上一腿使掃堂。咕咚咚兩腿骨折站不住。只聽的咕咚好似倒了牆。終久破看見三人躺在地。不打那男的要打女姣娘。闖上前照著女子使脚踩。一伸手接住棍徒一條腿。



他這才用力一撒往後張。天昭彰猛虎出林把羊趕。張金芳跨虎登山並不忙。就了勢照他後心拍一掌。打倒了凶徒賊子天昭彰。有循環見勢不好想逃走。張金芳側身躲過站一旁。張金芳趕上一拳著了傷。他父女一連打倒人六個。當下裏喜壞那些衆街坊。

且說張大奇父女二人，把六個棍徒打倒，一個個鼻青眼腫，骨斷筋折，臥倒在地。那些街坊，先見萬惡同六個光棍，要占搶過路的女子，有心上前勸解，見那女子一掌把萬惡打倒，扒不起來，便知那女子有些本事，就不上前了。又見把六個光棍也打倒了，個個心中歡喜，恨不能的多打幾下，方解衆人心頭之恨；只見七個人躺在地下，哀聲不止，不得起來，衆人這才上前說道：『老客人你走罷，他們是醉了，躺一刻醒了酒就好的。』大奇聽說就把被套擎起領著小姐尋店去了。他七人躺在地下，有半天才扒了起來。各自抱頭鼠竄而去不表。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土地廟主僕見面

詩曰 天理良心豈可無。禮義廉恥是正途。世上多少厚臉輩。偏道無名大丈夫。

閑文不表，言歸正傳。却說張大奇，聞聽衆人之言，就抗起被套，領著小姐，尋了店房住下，用了晚飯。見店中有輛車子，大奇就問『店家，是上那里的車子！』店家道：『是送客上河南去，現要回京，由這里路過的。』大奇道『俺父女也要進京，掌柜的請你給俺說說，將俺送進京去。』店家道：『老客既然如此，待我給你問問』隨即到了偏房說道：『王大哥有父女二人要上京



。叫你把他帶了去，並不講價，奉錢你收。」王好友道：「那里不交朋友呢！車子反正閑著。就叫他明早動身罷，帶進京何妨。」店家又對張大奇說了，大奇聞聽，就上偏房來，王好友取了一壺酒，二人喝了一刻，俱皆問了姓名，大奇就回上房住了一宿。到了天明，張大奇把行李搬上車子，父女二人上了車，王好友牲口出了大門，把車子開了，照北京來了。

王好友趕車出了太平鎮。要送他父女二人進北京。撲上了順天府的東大道。二馬車走動好似一陣風。一路上飢殍渴飲不必講。也不言夜住一路與曉行。若要是論走少說得一月。說聲快這日進了順天城。趕著車又進裏羅城一座。不多時到了他的大門庭。

這一天進了裏羅城，到了王好友的門首，把車子住下，王好友道：「張老兄，這京城裏沒有店房，這是我的住處，你且在我家住下，明日再前去探親。」張大奇聽說下了車，金芳也下來，大奇把行李搬到裏面，王好友收拾停當。把他父女領到家中，把東房門開了道：「張老兄，你就在這屋裏住罷！」張大奇父女到了屋裏一看，桌椅床帳俱有，把行李放了床上，一齊坐下。王好友到外面，倒了一壺茶來，斟上三杯，吃茶已畢。又談了一刻閑話，王好友道：「天已不早了，你父女歇了罷，明日再叙。」說罷，出門而去，張大奇將門關上，父女收拾安寢，一夜無話。到了天明起來，梳洗畢了，用了早飯。大奇道：「我兒就這樣去投親，一則大街行走不便，二則比不的鄉間劉大人官居一品，怎能見他，門上不給傳稟，如何是好，現有公子的衣帽，不如我兒穿戴起來，假充劉公子，就是公子已經進京，他也生疑，一定得見大人。」金芳聽說：「立時打扮停當，大奇將門鎖上，領着女兒出了住宅。見人就問內閣劉大人的住宅，有個人道：『劉大人不在府中，不知身



犯何罪。下到刑部監裏了。張大奇聽說，就犯起疑來了。

張大奇聽說劉公下在獄。嚇的他心又戰來胆又寒。叫了聲我兒快著跟我走。咱上那刑部監中間根由。他父女正行之間來得快。不多時到了刑部監門前。纔想著叫回書就與傳稟。不好了來了劉瑾狗奸臣。準備著奸賊問出真情事。下回書就是一場飢荒山。

詩曰 大奇父女到京城。聽說劉公在監中。要到刑部問詳細。遇著劉瑾狗奸佞。

閑言提過，書歸正傳。上回說的是大奇，叫他女兒扮男粧。假充公子劉月鶴，出了王宅，並不知內閣劉大人的住處，見了一位老者，有七旬以上的年紀。看他打扮是本京之人，就上前拱手問道：『老丈內閣劉大人住在那里。』那老者道：『你問劉大人有何事情？』大奇道：『我是山東人，特來探親。』老者道：『劉大人不知身犯何罪。綁出午門要斬。多虧定國公保奏下來，下在刑部監中了。』大奇聽說，心中大驚。又問：『刑部在於何處？』老者道：『你從這里一直走，就到刑部？』大奇說聲借重，就辭了老者，領著金芳，不多時到了刑部監前，列位你想就是府縣之監，進去還得花錢，方能進去。何況是刑部監。要是沒人拏著錢，也找不著門道呢！閑文不表。且說張大奇正在作難，只見來了一輛輦車，到近前住下，從車上下來一人，只見他頭戴三山飛帽，身穿一件四爪龍袍。足登粉底朝靴，是個公爺打扮，正看那官兒就是太監劉瑾。劉瑾只因胡劉二人在監。天天前來查訪二家消息。這天又來。剛下車看見一個老者，領著一個少年劉瑾就分付把那少年叫過來，隨人說：『那後生過來，千歲有話問你？』張金芳無奈，只得上前跪倒在地。不敢抬頭，劉瑾道，你這後生我看你不像本京人氏，你家住那里，姓甚名誰，到此有何事情。對本



藩訴來，金芳口稱千歲，聽小生道來，

張金芳戰戰兢兢跪塵埃。尊千歲細聽小生訴家門。家住在江西省城廣信府。玉山縣城南十里興隆村。我父親官拜內閣大學士。我母親誥命王氏老夫人。奉母親命來探父兼趕考。只想著金榜題名壓衆英。進京來聽說老爺身犯罪。我特來刑部監中探天倫。劉月鶴就是我的真名姓。望千歲送我進監探父親。假公子姓名住處說一遍。時下裏喜殺劉瑾狗奸臣。劉千歲聞聽小姐說來話。存下了斬草除根一片心。

且說奸賊劉瑾，說是劉奇之子劉月鶴到來，心中暗喜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仍舊生。不免把他擊下，下在監中，豈不除了後患。又想『他既是從家而來，先問問他千里駒，怎麼落到全林寺，』這賊想到這裏，就問道：『劉公子，既是從家中來，何不把千里駒帶進京來？張金芳見問他千里駒，心中暗想道：『當日劉公子對我說的家鄉姓名，並未提有千里駒，叫我從那裏說呢！』小姐想罷，說千歲千里駒之事，不得明白？』劉瑾心中暗喜，故作怒色說：『好劉月鶴，什麼是不得明白，分明是將千里駒送與孔孟，你老爺犯下滅門之罪，還未差官擊你滿門，你來的正好，分明是飛蛾投火，自來送死。』一聲吩咐，隨人快把劉月鶴拿下寄監，然後奏知聖上！』隨人不敢怠慢，上前把張金芳綁將起來，叫獄官收監。獄官聽說，開了監門。將金芳提進監中，劉瑾把公子收了監，方上了輦。同司禮監去了不表。再言張大奇，見把他女兒下在監中，嚇的魂不附體，暗說道：『我那門婿一定還在山東，我在此也不能打救，劉大人既在監中，豈有不問問之理，我兒將真情告說。料此時無碍。我不免還回山東去找公子，』想罷，慌忙回到王家宅院，把行李收拾了，就抗起被套，回山東去，找公子去了。



張大奇抗起被套出北京。你看他去找公子上山東。他這才出了彰儀門一廬。撲上了魚溝橋的大路行。正走著心中悽慘落下淚。牽挂着金芳女兒在監中。又不知劉家公子在何處。好叫我老身一時那裏尋。還不知幾時得見公子面。問問那千里駒的其中情。他定然知道內裏情和故。好打救劉爺女兒出火坑。且把這大哥寄在路途上。急回來再把劉爺明一明。

## 第二十六回 柳陰下翁婿相逢

詩曰 名利二字不一般。勸君莫作一樣看。喻利真名千百載。喻義美名萬古傳。

上回說的是張大奇回山東而去，再說內閣劉大人，與胡老爺，叙話，只見獄官孫仁進來道：「啓老爺，少爺前來探望，被劉瑾拿了送進監來，特告劉老爺得知。」劉老爺道：「且叫他來見我。」孫仁就來到外面，把張金芳領到後邊。金芳上前跪下口稱：「老爺在上，爲兒叩見。」劉爺一閃殘目，看了一眼，何常是公子，不由的心中納悶，便道：「你是何人，假充我兒前來。」金芳回頭目視獄官，低頭不語。」劉爺知有緣故，因獄官在此不便，就叫孫仁退了去，金芳又把胡老爺一看，劉老爺又見他看着，胡全忠便道，這是你胡老爺，不是外人，你自說來無妨。」金芳才開口，尊老爺聽兒道來。」

張金芳雙膝跪在塵埃地。尊了聲我爺在上聽兒言。我本是家住山東濟河縣。在城東張家莊上有家園。張大奇本是我的生身父。我的母早早一命染黃泉。拋下我青春年少無依靠。留落在姑娘家中度流年。那一晚娘們房中把活做。你公子逃命借宿到我家。張小姐一番言語未說盡。從外面跑進一個小獄官。



他說道老爺目下不好了。劉瑾賊差人前來要查監。胡老爺一傍聽的變顏色。好好賊真是胆大包了天。說的是張金芳對着胡劉二家老爺，方說到，公子上他家去借宿的話，只見獄官跑進來說道：『太監劉瑾差人來對小官說：『叫把劉公子收拾起來，明日他還要來驗看，』胡老爺在旁說：他還無罪的。』劉老爺說，他就說好，這個奸賊他又不是當今天子，又未奉聖旨，竟敢自作主。把公子擎下監，又差人來叫把公子收拾起來，說什麼明日他還來驗看。這奸賊真是反了。』胡老爺一行說著雙眉縐。罵了聲太監劉瑾死作賊。劉公子才進京來身無罪，大胆的狗頭敢來收拾誰。到明日奸臣劉瑾來驗看。你自管照著胡爺身上推。他若是敢說一句別樣話。管叫他頃刻之下把命亡。叫了聲獄官你只把心放。就是那劉瑾到來也枉然。

且說胡老爺，帶怒說了一遍。獄官聽罷。滿臉陪笑道：『胡老爺莫要生氣。劉瑾他說聽他說，收拾不收拾，有的是小官。』胡老爺道：『既是如此，你且回避，少爺說話未完，去了繩索，好講話。』孫仁不敢怠慢。上前解了縛，出門而去。劉老爺又問：『方才你說我的兒子前去借宿，後來怎樣，張金芳這才把公子在全林寺，被孔孟趕殺至此借宿，他姑娘上全林寺，去叫他兒子孔孟，他怎麼對公子說了實話，公子怎麼許親，留下表記。他怎麼設計，將公子男扮女裝，放公子逃走，因公子走了，他姑娘怎麼折磨他，他同父親進京投親的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劉老爺聞聽此言，滿心歡喜說道：『原來是小姐救拔小兒一命，乃是一大恩人。該坐下講話。』小姐起的身來，謝坐坐下，劉老爺又問道：『小兒與你留下什麼表記？』金芳聽說，從腰中取出佛頂珠，遞與劉老爺，劉爺接過過看，認的是老王賜的寶珠，心中大喜道：『小姐，小兒從全林寺逃走，



他可曾對你說千里駒的事。」小姐道：「忙迫之際，並沒提起這事。」胡老爺道：「看起來，公子進京，一定將千里駒騎來，被孔孟留在寺中，也是有的，李公子早晚回京，便知端的。」此是後話，且叫獄官進來打掃一座房屋，叫張小姐存身。劉爺就將孫仁叫來，分付孫仁命人收拾停當，有女獄婆，把張金芳領去安置妥當，用了早飯。話休煩絮，再言張小姐，在監中住了一天，到了晚上來上燈燭，金芳那里還有心安歇，獨對殘燈，想了想這一進京投親，被奸賊下到監中，一陣淒慘，可就想起他的父親來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詩曰 宿草春還發。殘花落更開。莫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閑言提過，書歸正本，說的是張金芳在監中獨對殘燈，一陣淒慘，可就想起他父親來了。

張小姐獨對殘燈呆獸獸。忽然想思起年邁爹爹來。你看著爲兒被拏在監中。你豈有不把爲兒挂心腸。倘若憂慮成病有好歹。叫爲兒刑部監內怎明白。又想起丈夫月鶴劉公子。好叫奴左思右想暗徘徊。咱夫妻自從那晚分了手。出門去扮成一個假裙釵。牽挂你又無行李與盤費。又怕你掩身不匿惹禍胎。定然是相公路途有差錯。若不然爲何還不進京來。看起來今生夫妻難見面。要相逢除非一夢到陽台。張金芳反來復去正一夜。聽了聽監中銅鑼五更時。他這才一轉秋波往外看。看了看太陽將出發了白。

且說張金芳一夜未曾合眼，直到天明不提。且說後軍督府，李桂葵自從他大哥夢雄上山東去後，終日挂心，自不必說。這一天合王素花閑談。只見丫環春梅走來說：「姑娘可不好了。」素花道：「什麼不好了？」春梅道，方才我在外面，聽門上人說，內閣劉大人的公子，進了京來，上刑部監中去，探望劉大人，被太監劉瑾撞見，把劉公子拿住，下在刑部監裏了，我聽的此言，定



然是俺家姑爺到了，特來報姑娘得知，王素花李桂蓁，聞聽大驚，一齊說：『這便如何是好。』不覺的就落下淚來了。

二小姐聽的春梅訴其情。唬的他悠悠頂上走真魂。罵了聲太監劉瑾狗奸黨。你為何苦苦謀害衆公卿。劉公子素日與你何仇恨。不請旨將他拿住下監中。相公呀監中要有好合歹。閃下俺青春年少受悽零。李小姐說罷一回心好惱。不由的無名火起往上升。這後軍督府衙門我不要。我合那奸監劉瑾去交鋒。小春梅外面叫人去備馬。傳出去抬過我的綉絨刀。衆姑娘惱惱殺進司禮監。管叫那劉瑾在我刀下傾。

話說李桂蓁，越說越怒。王素花道：『妹妹不必動怒，咱還是先打救公子出監要緊。』桂蓁道：『我不免上殿動本，力保咱們相公出監。』王素花道：『若論正禮，咱那公爺，犯的滅門之罪，咱家相公，理當下監，但是千里駒不明，你縱然上本，也是枉然。我到有一拙見，待我女扮男粧，你差人將我送進刑部監中，我替他坐監，我把相公替出，你再問千里駒之事，然後帶他上殿見駕，說出千里駒的詳細，好救咱們出監，何等不好。』桂蓁道：『姐姐真好見識，快忙收拾。』王素花隨脫了身上女粧，摘去耳環，換上男裝，又用白布把金蓮裹了，登上靴子，收拾完備。桂蓁叫過一個老成。有年紀的家人。說道：『你把王姑娘，送到刑部監，把劉公子替來，你見了劉老爺，這般如此，千萬莫要走漏消息，速去速回。』老家人石成說：『小人記下了。』說罷，領了王小姐。出了後軍督府衙門，轉灣抹角，不多時，到了刑部監門。石成叫守監的報與獄官，就說後軍督府，李御姑差人來探監，望劉大人，守監的聽說：連忙報與獄官，孫仁聽說：『是有的督府那邊來的，就分付開了監門，把他二人領到後邊見了劉大人，二人一齊跪倒，』劉老爺道：『你二



人前來，有何事情。」石成口尊老爺在上，聽一人言稟：「老石成雙膝跪在厚地塵。尊一聲老爺在上仔細聽。李御姑聽得公子把京進。被劉瑾拿下寄在刑部中。差他的表弟來把公子替。請到那後軍督府議事情。問問那千里駒的詳合細。好上金殿把本升來面君。上保本全仗公子作見證。說道是結爲同床同枕情。送來人不叫獄官難爲他。且記著把他下到女監中。老石成一五一十說一遍。劉大人心中暗暗自了寧。衆明公要知後來一切事。再等下回書裏接前言。」

## 第二十七回 劉月鶴監中探父

西江月 說起素花女子。真是女中大賢。改換女裝扮成男。來把刑部監探。

換出月鶴公子。情愿替他坐監。見了老爺訴實言。劉爺心中打算。

西江月罷，書接上回，上文說的是家人石成，對着劉大人說了一遍。劉大人聽着，心中自思道：「李府差人，替代我兒子坐監。原是一番好意，待說叫他替坐監去，於理不合，待說他是個假的。又恐怕走漏了消息，尋思多會，」說有了，我想後軍督府，乃是一個女子，我媳婦張金芳到在這裏，說了真情，料也無妨，大人主意一定問道：「你二人叫甚麼名字。」石成答道：「小人名叫石成，他麼老爺終久自明；老爺聽說大喜，」好一個終久自明，「一聲分付獄官。把這位相公，送進女牢，把你少爺替出，莫要走了風聲。日後老爺出來。放你簾外走走。孫仁叩頭道：「謝過大老爺，起來領着王素花，到了女監，把張金芳領來，交與石成，到了前面，開了監門。二人出了刑部監，不多時，到了後軍督府。石成把張金芳送到內宅，羊常而去。早有人報與李桂



藜，桂藜叫丫鬟把他接進後堂，桂藜連忙上前迎接，抬頭一看，見不是劉公子，嚇的他諾諾倒退，不敢近前，說道：『你是何人。假充劉公子前來，還不出去，竟敢進我後堂。』金芳見他動怒，連忙跪倒說道，姑娘容稟，桂藜道，你住那里，姓甚名誰，有何下情，從實說來，張金芳尊一聲姑娘聽我道來，

張金芳雙膝跪在塵埃地。尊一聲御姑娘細聽原因。奴家住在山東省濟南府。齊河縣城東南張家庄人。我的父名大哥母親孫氏。我母親去世早一命歸陰。張金芳是我的真名實姓。不是男俺本是閨閣釵裙。從我母辭陽世無依無靠。咱父女投任門且自存身。那一夜劉公子叩門借宿。偏遇着我姑娘歹心之人。問起來劉公子說了實話。被孔孟追殺的逃出全林。我姑母聽此言去叫孔孟。小奴家對公子說了真情。那時節就即刻放他逃走。劉公子當下說道蒙大恩。救了俺的性命無可報答。他就對着我親口來許婚。張金芳一切話還未說完。李桂藜聽此言大喜心中。

張金芳。方說到劉公子許親的話，桂藜聽了，不由的滿心歡喜，上前拉起道：『原來是張姑娘到來，丫鬟快與你張姑娘看坐。』丫鬟連忙看過坐來，二人一齊坐下。桂藜叫丫鬟看上茶來，吃茶已畢。金芳道：『御姑你怎一見我，就知不是劉公子呢，想你見過劉公子。』桂藜這才怎麼遇見劉公子上吊，把他救下，結為姊妹，後來識破，公子許婚，我兄妹去救駕，王素花又與他成親的話，前前後後，說了一遍，二人俱各大喜，金芳也把他怎麼進京，假充公子，被劉瑾拿住寄監的話，又細說了一遍，書以簡潔為妙，張金芳就在後軍督府，住了一宿，到了天明起身，梳洗已畢，用了早飯，桂藜道：『姐姐你在此執掌，後軍督府印信，待小妹去下山東，一來尋我咱家相



公，二來打聽我哥哥的下落。」說着，就去收拾妥當，叫人備上馬，李小姐就辭別了張金芳，到了府門外上馬，出了順天府，下山東去了。

李桂葵出了北京催征賦。要上那山東去找劉月鶴。他今日離了京城不要緊。把一場大禍推與女姣娥。準備着黃公山上傳反信。把一個金芳拿問鎖了脖。準備著綁上法場要出斬。萬大王率領婁兵來劫奪。準備著聖上一怒發兵將。再聽我下一回裏細細云。

詩曰 李氏桂葵英雄女。尋找公子下山東。金芳執掌都督府。誰知遇在大禍中。

閑言提過書接上回，說的是李桂葵恐怕路途行走不便，假扮成一個男子的模樣，將後軍督府的印信，交與張金芳執掌。單人獨馬，下山東尋訪劉公子的下落。此話交代明白，按下不表。花開兩朵，各占一枝，按下一頭，再表一處；且說劉公子自從打王景龍連夜逃出，列位你想他乃是一個官門公子，坐下無馬，一天走不了二三十里路，又無行李，不能投宿下店。到晚來不是宿廟就是住窰，這一天趕着村庄，無奈住在一個古廟裏，又無門窗，公子也不能脫衣，只得和衣而臥。剛睡熟忽然來了兩個乞丐，進廟尋宿，到了廟內，看見一個人，懷中摟著一個大包袱，這二個乞丐，也不顧，投宿了就尋了一個磚頭，照准公子的耳門，就是一磚，把公子打死，兩個上前把他的衣服剝下了，連包袱一齊搶了，出廟門逃走去了。

兩個賊一磚打死小書生。抗起了包袱出廟走如風。且不言兩個乞丐徉常去。再把劉公子月鶴明一明。被強徒一磚打的昏迷了。他可就迷迷昏昏到四更。又待了多時他才睜開眼。他起來只覺一陣頭腦疼。摸了摸耳根頭上一塊腫。又只見懷中包袱影無踪。看了看身上衣服也不見。就知是來了歹人把他坑。



劉公子觀看多時落下淚。好一似斷線珍珠撒前胸。昨天全林寺裏遭不幸。逃在那王家庄上有危難。多虧了金芳救我逃了命。觀音堂上吊又虧李夢雄。又在那王家庄上有災星。又虧了素花放我逃了生。走幾天今夜宿在古廟裏。又遇著強賊把我性命傾。這是我前生遭下冤孽報。到如今顛險一層又一層。劉公子哭了多時無計奈。一心裏要尋自盡赴陰城。

却說劉公子尋思多時，全無生路，看一看天已大明，說道，趁著此時無人行走，不免尋上一個自盡，倒也爽快。一行說著，就從腰中解下絲縲，上了神台，將絲縲打在梁頭，方要上吊，當下驚動了當方土地，忙叫小鬼，把公子撮住，專等人來救他不表。且說劉來自從打全林寺同公子逃出寺來，與公子分散，目下一月有餘，再也沒打聽着公子的音信，只落的討飯爲生，又不敢進京，無奈東奔西走。這日清晨起來，要上街去乞飯，走了一會，就到了古廟以前，說：『天還早，且進廟歇息，再走不遲。』想罷，走進廟來，抬頭一看，見梁頭上吊著一人，慌忙上在神台，一隻手抱住公子，一隻去解絲縲，左解右解，再也解不開，那土地用拐仗一頂，絲縲兩斷。連公子同劉來一齊跌落塵埃。劉來連忙扒起，把他那二膝盤起，待了一會，又把他那前後心摸了一回，聽的那十二重樓咕嚕嚕一聲響亮，劉來才閃殘目一看，仔細認的原是公子，他才大喊一聲，『少爺醒來：』公子待了多時，醒了過來，把一口粘痰吐出，聽的叫他少爺，他才睜眼一看，認的是老家人劉來，不由喜中生悲：『你從那裏來呀？』

劉公子看見家人老劉來。不由的喜中生悲淚滿懷。自從全林寺外了手後。只說你被賊趕去嗚呼哀。誰料想你今却還在陽世。是怎麼脫了賊巢逃出來。老人家聽的公子把他問。不由的一陣心酸痛傷哉。



那一晚話著孔孟往東趕。那一時老奴脫過一場災。逃出來尋找少爺無音信。沒奈何討飯爲生上長街。老劉來說出討飯兩個字。劉公子眼中含淚把口開。

却說公子開言道：『你怎得脫了孔孟之手。』劉來就把怎麼誑著衆和尚追趕他，怎麼脫身討飯的話，說了一遍。公子也把前後怎麼到廟中，被賊搶去包袱衣服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劉來聽說，心中不忍，不由我血流滿面。公子道：『劉來你不必傷感，怎麼拿個主意，咱好進京，』劉來道：『你我手中分文沒有，少不了老奴上前乞討，來給少爺吃罷，你看天已飯時，咱一心趕個村庄，好去乞討。』公子無奈，只得跟著走了。後事如何，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萬人敵下山進京

詩曰 家人劉來是好心。領著主人把飯尋。公子自後得了位。賞個總管壓衆人。

却說劉公子無奈，跟著劉來，走了多時，到了一個村庄，劉來道，『少爺在此等著，我待你去討，』說罷，挨門沿戶，討了回來，好的給公子吃，醜的自已吃，列位你想要的東西，如何有好的，不過無糠糍，就算好的了，公子如何咽得下去，到這步地位，也是無計奈何，強勉吃了一塊窩窩。劉來見公子吃不了去，說道：『少爺不如隨老奴趕個鎮店，要幾文銅錢，買些熱湯水吃。』公子無奈，只得跟著劉來到街坊來了。

劉公子萬般出于無可奈。只得緩遲遲隨著後面跟。自清早一直走到天向午。何曾有半碗湯水到口唇。走到那村庄上面又去討。俱多是菜和餅子糖窩窩。要的那也有成塊少半頁。看一看好的沒有壞的多。



一個人要的不足二人用。從此後劉老家人食粒缺。他主僕忍飢受餓非一日。那一天走到一個大山坡。只看見二個乞丐走的緊。要與那爺去把行李來奪。

說的是老家人劉來，要多要少好的，給公子先吃，剩下的也吃，沒得剩就罷了，不吃，要了錢買的湯水，多叫公子用，他自從遇見公子以後，何曾有一頓得飽。非止一日，那一天，走到一個大山坡，四下並村庄，往前一看，只見從正東來了兩個人，那柳陰樹下而去。列位敢說他是做什麼的。兩個人呢，明公不知，就是在古廟里搶公子的包袱兩個乞丐，閑言不表，且說那兩個乞丐，走到柳樹陰下，看見一個老者，坐著被套，身倚柳樹，在那裏打盹。這個道：『大哥咱自從那晚得了包被衣服，』變賣的錢，已經花盡了，你看這個坐的行李不小，他的年紀又老，一定是走乏了，趁他睡熟，我們何不把他打死，得他這個行李好有用。』那個道：『兄弟講話有理，說罷，兩個強徒，手執打狗棒，悄悄走到近前，一齊將打狗棒，往上一舉，喊道：『老頭兒拿命來罷！』這纔不好了！

兩個賊商量將把主意拿。下狠心要把老者活打殺。只見他雙棍齊舉往下落。叫了聲棍下叫你染黃泉。二賊人只知利來不知害。那知道今日撞硬上邦查。那老者正在合眼把神養。忽聽的有人喊叫睜眼看。看見了兩人一齊來動手。他這才之人一伸把棍抓。就著勢急忙欠身來站起。這一刻二人跌倒地塵埃。他可又反手一棍打下去。那個賊哎呀一聲呖了牙。又照定這強徒分頭來打。咯以聲腦漿崩裂冒紅花。一展手兩個乞丐廢了命。那老者丟下棍兒笑盈盈。

却說老者，一展手，把兩個乞丐打死，不由的微微冷笑道：『你等這樣本勢，還來短徑』正



說着，抬頭一看，見從南東上來了兩個人，相去不遠，說：『不好我將人打死，他們到來遇見不便，』又一想『既是截徑之人，打死無妨，等他們來看他說什麼話！』正想之間，二人已到面前仔細一看，這兩人也是討飯的，只見頭前一個老者。頭著一個後生，雖是身上無衣，生的相貌不俗，人品出衆，暗道：『看此人不是尋常之人。』想罷，就問道：『你兩個，又是做什麼的？要上那里去。』劉來領公子正走著，聽見有人問話，他就站住，見地下躺著二人，口鼻流血，不解其意，不由大驚連忙說道：『俺是討飯的，要上京城，從此路過，俺並無金銀與你留下。放俺過去罷：』老者道：『你不要害怕，我不是短徑之人，方才是這兩個來行刺，被我打死，我看你像討飯之人，你家住那里，姓甚名誰？進京有何貴幹，』劉來聽的問他姓名，進京之言不由兩眼垂淚道：『客人若問起來叫俺主僕一言難盡呀！』

老劉來未曾開言先流淚。尊一聲過路客人聽根源。跟我的的是俺少爺小恩主。他的名就叫月鶴本姓劉。家住在廣信府內玉山縣。在城南興隆鎮上是馬頭。他老爺官拜內閣大學士。本來是功高名標凌烟閣。奉母命進京路過全林寺。寺中的孔孟僧人結冤仇。那和尚愛上千里名駒馬。到夜來要把少爺性命丟。老家人一夕言語難說盡。那老者慌忙攔住問從頭。

老者聽老家人說出是劉公子到此，滿心歡喜說道：『我自當那個，原是貴人到了，』公子聽的稱他貴人二字，便道：『你是何人，如此稱呼？』老者道：『貴人老漢名叫張大奇，我女兒名叫張金芳。』公子聽說，大喜道：『岳父大人，請受小婿拜，』大奇伸手拉住道：『貴人不必行禮，』老家人聽的明白，連忙上前跪倒，口稱『太爺在上，老奴劉來，與太爺叩頭』大奇道：『起



來罷，」劉來抬身而起，一傍站立，公子問道：「大人從何而來？」大奇就把怎麼送女兒進京，金芳怎麼被拿收監，他回山東，來尋找公子的話，說了一遍。公子聽完，大叫一聲，昏迷于地：慌的劉來急忙上前，把公子扶起道：「少爺醒來！」公子定了多時方轉甦來，不由的滿眼流淚。大奇道：「貴人不必如此，你父雖在監中，料也無妨。」又問道：「貴人爲何落的這般光景。」公子也把如何遭危，遇了劉來，如何討飯，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大奇道：「貴人如今往那里去！」公子道：「小婿要進京探父。」大奇道：「你這一進京，怕的劉瑾上本，監中現有我女兒替你坐著，你不可進京。」公子道：「父在囹圄，豈有貪生不去探望之理。」大奇道：「你既定要進京，待老漢陪你前去，我們且快去尋個鎮店，一則用飯，二則好與你二人置買衣服。」一行說著，就上前抗起行李，說道：「貴人快隨我來罷！」

張大奇挽起行李前頭走。後跟著公子月鶴美少年。這一去若是到了京城內。人備著一到刑部去探監。准備著奸賊劉瑾去上本。多虧了國公徐爺到那邊。這是些未來之事且慢表。急回來把他三人表一番。他三人趕到一個大鎮店。用了飯後與公子換衣裳。他三人曉行夜宿非一日。這一天進了北京古燕山。到後來又是一場飢荒事。再聽我下一回裏接前文。

西江月 公子失時落難。流落大街乞食。忍飢受餓遭危困。得了劉來之際。一心進京探父。路途遇著大奇。二人見面訴真情。叙談原是至親。

西江月罷，書歸正傳，上文說的是張大奇給公子，置辦了衣衫，三人渴飲飢食，夜住曉行，非是一日；這一天進了京城，用了早飯，將行李寄在衣鋪，三人出了飯店，這可就不用人了。怎



麼說不用人呢？張大奇先來過一次，二則劉來也是來過幾次的，各王府衙門，無有一處不熟，何況是刑部衙門。此話不表，却說劉來前頭引路，不多時。到了監門。劉來，就上前問道：『裏面有人麼？』守門的道：『做什麼的，劉來道：『報與劉大人得知，就說公子前來探望。』守監門的道：『昨日劉少爺來探望，現在監中，怎麼又有少爺來，我也不能作主。待我報明孫老爺，給你開門。』說罷，到了後面，報知孫仁。孫仁就連忙到監門口一看，認的劉來是劉內閣的家人。就連忙叫開了監門。劉來領着公子，張大奇，到了後邊，見了劉老爺，公子上前跪倒。叫聲父親在，不孝孩兒，與爹爹叩頭。』老爺看見公子，不由的喜中生悲，殘目之中，可就落下淚來，劉大人一見公子好悲傷。不由的殘目之中淚兩行。只說是今生父子難相見。不料到我兒今日進京都。聽說你全林寺裏遭危難。這件事多虧小姐張金芳。前一日金芳同父把京進。張小姐假扮來頂你的名。監門外遇見太監劉瑾賊。將小姐拏下放在女監房。有一個後軍督府知道信。把一個終久自明送這廂。替出了金芳上了都督府。也不知有何事情作商量。也不知你岳父住在何處。無音信叫我挂肚與牽腸。劉老爺提起公子的岳父。劉公子口尊老爺免悲傷。

却說老爺正說著話，提起公子的岳父，公子便尊聲，『老爺，不必牽挂，兒的岳父。』老爺聽了此言，大怒道：『好畜生，張小姐，救你性命，又拋家舍業，千里遙遙，前來投奔，因為探我，被劉瑾拏下監牢，你的岳父，現今吉凶不保，常言道，得人點水之恩，尙當湧泉之報，况他女兒活你性命，就如重生父母一般，怎麼受恩不報，反說出不必牽挂四字。』公子見老爺動怒，嚇的不敢抬頭，侍了一會，見老爺的火息了，他這才口尊：『老爺，這就是你兒的岳父。』劉老爺見



說，便道，『我兒何不早說！』連忙站起，滿面帶笑道：『老朽不知是親家到此，諸多簡慢，望親家見諒。』張大奇答道：『好說，劉爺又道：『小兒蒙令愛救了性命，待老朽當面一謝。』大奇道，『一些小事，何必言謝，蒙公子不嫌寒微門戶，許結姻緣，使老漢感激不盡了。』說着，二人禮畢，劉爺叫人看過坐來，二人一齊落坐。公子這才站起身來，劉老爺又分付給公子看坐，有人去看過坐來，公子告坐，劉爺又叫人看上茶來，吃茶已畢，說道：

劉老爺滿面悅色開言道。尊親家細聽老朽說其詳。小兒遇難多虧了令愛救。世上的女子少有令愛賢。自從你父女進京把我探。被劉瑾拏住下在刑部監。不知你在外吉凶怎麼樣。叫老朽牽腸挂肚心不安。在那里得與小兒見了面。今日裏一同前來到這邊。

張大奇見劉老爺，問他怎得與公子會的，他就把回山東去找公子，怎麼在路上遇著公子，同劉來討飯，怎麼給公子置買衣服，一同來京的話，說了一遍。劉爺聞言大喜，才要問公子的話，胡老爺走了進來，大家離坐見禮，坐下，劉爺道：『月鶴與你叔父見禮。』公子聽說，就即忙上前，才要下跪，慌的胡老爺忙把雙手挽住說道：『公子免禮，坐下好講話。』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萬人敵私劫法標

詩曰 公子月鶴訴真情。對着老爺把話明。提起千里駒坐騎。怒惱胡爺幹國卿。

四句閑言提過，書接上回。上文說的是公子與胡老爺見禮，胡老爺用雙手挽住，列位，敢說



怎麼用雙手去挽公子呢？現今他是犯官，帶著刑具，所以雙手挽人。閑文不表，且說胡老爺坐下，問了張大奇姓名，又問公子道：『方才聽你到了，我故此前來，特問你千里駒之消息。』公子聽他提起千里駒來，不由的兩眼流淚，口尊『叔父要問千里駒之事，且聽小姪道來：』

劉公子聽說提起千里駒。止不住二目滔滔珠淚傾。胡叔父不提此話還猶可。提起來怎不叫人心驚疑。同家人一齊上京來探父。那一晚路過全林寺借棲。全林寺有個僧人名孔孟。那和尚愛上坐騎千里駒。當夜晚孔孟僧人要行刺。護法神報信與我才得知。驚醒我半夜三更逃命走。千里駒行李全然拋寺中。劉公子說出千里駒詳細。胡老爺聞聽氣的急上心。

公子說出千里駒，拋在全林寺中，胡老爺說道：『既是將千里駒失落全林寺，大人何不明奏聖上，諒聖上要把大人救出，何等不好。』劉老爺道：『小兒之言，不爲憑信，倘劉太監，再奏著咱，私順口供，反爲不好。李將軍下山東。若訪著孔孟的下落，千里駒的詳細，回京啓奏，聖上，未爲晚也。』胡老爺道：『現者公子爲證，爲何不爲憑信。』劉老爺道：『胡賢弟並不是小兒說的話，不爲憑信，張小姐假充小兒來探監，被劉瑾拏住，那時爲何不啓奏，如今若是啓奏，就是聖上也要生疑。』胡老爺道：『就是如此，少不得要等了李夢雄回來，再作道理。』又問道：『公子你自逃出全林寺以後，怎樣了？』公子道：『隨又把逃在任家庄借宿，張金芳許親，放他逃走，怎麼上吊，幸遇李夢雄兄妹救下，先拜爲兄妹，流落王景龍家，漏了消息，李夢雄將他妹妹許婚，他兄妹去救駕，又合王素花許婚，與他盤費，放他逃走。公子說到這裏，一陣心酸，可就哭起來了！』



劉公子一行說著淚紛紛。不由人一陣心慘痛傷心。自從我逃出王門無主意。無行李怎麼能抵旅店尋。到夜晚不是宿廟與破窰。十數日何曾脫衣安安寢。昨一日土地廟中遇賊盜。急急呼叫我一命歸了陰。無奈何就在廟中尋自盡。多虧了劉來搭救我還魂。老劉來上門乞討把飯要。拏起來幾天五穀不占唇。要來的東西先叫爲兒用。把劉來餓的前心貼後心。俺主僕沿路討飯把京進。幸得遇岳父大奇老大人。置買衣服一同回來京轉。今日才進得監來見天倫。劉公子始末情由說一遍。劉老爺聽罷不由滿面春。

話說劉老爺聽公子言罷，不由的滿心歡喜說：『我兒受此凶險勞苦，多虧衆位恩人搭救，劉來捨身救主。天下少有，我今放你督管閣府大小家人，院公，與你拐杖一根，那個不服，打死不論。』劉來叩頭謝恩，劉老爺又道：『既是我兒到了，把王小姐替出監去，就叫孫仁速把王小姐領來。』孫仁聽說，連忙到了女監，將王小姐領來，素花看見公子在此，心中暗喜，劉大人吩咐與小姐開了刑具，給公子帶上。王小姐道：『爲兒已在監中，不必替罷；還叫公子出監去罷。』劉爺道：『賢媳在此，有些不便。』又道『劉來你把王小姐，送到徐千歲那里去，可保無事。』劉來答應一聲『謹遵老爺之命』劉老爺又道：孫仁快送他三人出監，孫仁道：『隨我來張大奇王素花劉來三人跟著孫仁到了外邊開了監門只向徐府來了。』

他三人一齊出了刑部監。老人家邁步引路前頭行。先到了飯鋪裏面取行李。然後方去投徐爺幹國賢。此一去素花得了安身處。從今後再不奔走受沛顛。且把三人記住不必再論。再把那逃走孔子表一番。自那日逃走離了全林寺。他也就縱馬游韁任往還。你看他行東而西無投告。走到那何處是家把身安。孔子孟信任意流萍非一日。那一天到了桃源黃公山。衆明公聽到這里等一等。吸枝香烟我再說下一篇。



詩曰 凡事皆由天定。禍福惟人自造。安居處處穩便。守分時時牢堅。

上回說的是孔孟，自從在全林寺，要殺正德天子，被李夢雄奪去渾鐵禪杖，幸虧千里駒，駝他逃了性命。信馬由韁，走來走去；走到廣東惠州府，桃源縣地方，聞聽人言，桃源城東有座黃公上，新近來一人，獨霸爲王，招兵買馬，積草屯糧。心中自思，『我逃到那里是安身之處，不免就投在這里，存身，如得便把爲首之人殺了，我就獨霸爲王，把人馬養壯強了，再通知劉瑾，作爲內應，我帶領兵馬下山，一來報那一杖之仇，二來好奪大明江山。』孔孟主意打定，這一天，來到黃公山，攆馬進了山口，抬頭一看，見山口立著兩杆大旗，風飄半空，旗上寫的是招聚天下英雄，後面三個字，是抬軍旗。孔孟看罷，心中大喜，暗想道：『我若投到此山，見了大王，他若問我姓名，我若通了真名姓，我在全林寺弑駕，已傳遍天下，人人皆知，聖上豈有不下旨爲捉拏於我之理，在路上聽人說，李夢雄兄妹救駕有功，聖上封他爲平魯侯，他妹子爲后軍督府，奪我禪杖的，定是此人，我不免就假冒他的姓名，投在這里，能得便殺了大王更好，殺不了他，我得空下山，將不美之名，落在李夢雄身上，何等不好。』想罷，到了山下，一聲說道：『那一位兄台，報與大王得知，就說有李夢雄特意來投。』巡山的嘍兵聽說，卽忙的跑上山頭，報與大王，大王一聲分付，『拉馬伺候，』

山大王聽得嘍兵一聲報。好不待慌了高山聚義公。分付聲嘍卒快快拉戰馬。待咱家下山會會好賓朋。衆嘍兵聽的分付不怠慢。急慌忙牽過一匹馬能行。小英雄搬鞍上了能行馬。只見他下了一座黃公山。吡啦啦戰馬走開鈴聲響。山下裏閃出作孽孔孟僧。



列位敢說這大王爲誰。衆位不知，這大王祖居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姓萬名魁，表字人敵，也是耕種人家，自幼在家，不愿習文，單愛習武，十五歲進了武學，十七歲中了武舉，上京會試，探仙殿比武，只因鞭打成亮，劉瑾懷恨在心，不中他還是小事，反把他的一傍勾除，豪傑因此羞回故里，就游行天下。一日走到了此山，有一夥山寇，截徑，被他把爲首之人殺死，衆人就推他爲主，稱了王號，爲公平王。此山上有一座黃公廟，故叫作黃公山，自從他爲首，改爲聚雄山，立下招軍旗，目下不到一年，招了有三千嘍兵，以殺奸除惡，專打不平，四方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無可報答，就輪流送米糧上山，給嘍卒費用。此言不表。且說萬人敵聽的嘍兵報說，『李夢雄，特來投山。心中大喜，就帶領嘍兵，下山來迎接。有一個嘍卒一聲喊道：『投山人聽真俺家大王前來迎接呢！』孔子聽了此言，不由的抬頭往山上打量起來了！

這孔子聽的有人喊連天。他這才把馬勒住用目看。自山上下來一匹白龍馬。馬身上駝着一位小魁元。只見他素緞包巾頭上戴。身穿著團花戰袍寶石藍。束一根九殿絲帶腰中繫。有一雙粉底皂靴足下登。看他的年紀不過二十歲。看起來正在青春美少年。又見他威風凜凜多殺氣。好一似護法韋陀降臨凡。孔子僧看了一會心暗想。不由的低頭自思細盤桓。

孔子看罷，心中暗想，『來者一定是此山大王，他既是這山之主，爲何親自下山，想他與李夢雄非親即友，定然有個緣故，我若到了山上，被他盤出是假冒，那便怎了，等他到來，看他認的李夢雄不認的，便知就裏了。』正自思想，只見那大王來的近切；却說萬人敵下的山來，看見一人勒馬在山口，不問便知是李夢雄，心中思道：『久聞李夢雄，乃是一個大豪傑，看來也不足



爲奇，不過一匹好坐騎，又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想著就連忙下馬，拱手抱拳，滿面帶笑，說道：『小弟久耳大名，如雷貫耳，不知李兄駕臨荒山，有失迎迓，多多有罪。』孔孟聽他口氣，是不相識聞名的朋友，也就下馬答道：『不知大王在此寶山，拜望來遲，尙乞見諒。』萬人敵道：『好說，李兄且請乘騎，隨小弟上山。』孔孟道：『在下從此路過，聞聽大王，在此特來探望，並非投山，今既拜識了尊顏，待在下公幹回來，再來暢叙，言罷，就跨上千里駒，一抖絲韁，出了山口，只奔著大路，徉徉而去。』

孔孟僧搬鞍上了千里駒。只見他出了山口走的急。滿心裏指望去把高山上。又恐怕盤出他的假共虛。看起來不如走了方爲妙。怕的是露了馬脚有險凶。且不言孔孟出了大山口。目下裏喜壞了個萬大王。既然你來了休想再回去。想回去除非你有上天梯。他說著用定真訣忙念咒。試一試道將妙法奇不奇。一霎時孔孟走有五十里。那匹馬正往東走又轉西。轉眼間仍回了那大山口。一抬頭看見大王在那邊。萬大王看見孔孟復回轉。他這才連忙上前笑開言。下回書大王就把北京進。準備著后軍督府有災星。

## 第二十回 郭元帥挂印征勦

詩曰 孔孟投在黃公山。對着萬魁訴根由。豪傑聞說把山下。私行打扮進順天。

却說萬人敵，一見故意問道：『李兄爲何去而復反，想此回來上山，』孔孟道：『在走有五十餘里，不知怎麼又進了山口。』萬人敵道：『李兄不如隨小弟上山罷！』孔孟道：『回來上山不遲。』說罷。將馬一提，又出山口而去。那馬日行千里，不多時又走有百里之遙。萬人敵又把遣將咒念動，不多時，只見孔孟又進了山口，萬人敵道：『李兄去了多時，怎麼又回來，這是何



故！』孔孟道：『不知是何緣故。』萬人敵笑道：『李兄你這兩次走了百里外，讓你再走一天，連山口也難出。』孔孟不信，把馬打了幾下，那馬跑開，轉了多時，不離萬人敵左右，無計奈何說道：『大王在下隨你上山罷。』萬人敵聽說大喜，就叫嘍兵拉過馬來，上了馬帶領嘍卒，二人上了山寨，到分金亭前下馬，走進亭來叙禮，坐下獻上茶來，吃茶已畢。孔孟道：『在下有何德能，蒙大王苦留山上，萬人敵道：『久聽大名，自從你家補抄，聞人說你與令妹，傷了官兵，逃走在外，我現今佔了山寨，常想著下山訪你，昨日聞說你兄妹在全林寺救駕，有功，皇上見喜，帶進京城封爲平魯侯，令妹封爲后軍督府，是爲什麼？你又來到此處，究竟有何貴幹。』孔孟道：『大王若問起來，教在下一言難盡！大王請坐，聽在下講來：』

孔孟僧順著口氣把話言。尊大王細聽在下說其詳。自從俺居家被抄身有罪。俺兄妹不服綁拏逃走了。諸日裏創蕩天涯無定踪。昨日裏聞說聖上下山東。聞人說山東有座全林寺。那寺中有個和尚孔孟僧。他並不晨鐘暮鼓把經念。每日裏淨演拳脚用苦工。聽一信他有歹意弑聖駕。要奪那正德皇上錦江山。

話說孔孟，冒充李夢雄，順著萬人敵的口氣，就說他兄妹救駕有功，他妹子封爲后軍督府，他封爲平魯侯，奉旨私行：打扮下山東，查訪孔孟消息，不愿在朝做官的話，說了一遍。萬人敵聽了大喜道：『李兄所說，正合我意，現今皇上聽信劉太監之言，正是國有好臣，大將不能立功，就如家有不良之婦，不能興家一樣，在朝做官，也無有什麼好處，不如把令妹請上山來，等朝中奸臣去了，那時大家再圖上進，何等不好。』孔孟道：『大王講的有理，咱們談了多時，尙未請教大王，高姓大名，仙鄉那里？』萬人敵道：『李兄尊坐，聽我對你道來：』



萬人敵未會開口笑盈盈。尊了聲李兄請坐聽我云。祖居在浙江省來紹興府。住在那山陰縣西有家門。我曾祖曾在河南做副將。曾祖母陳氏也曾受皇恩。我從那十七歲上中一榜。又想著金榜題名天下知。上年去會試鞭打賊成亮。遇著個太監劉瑾狗奸佞。那一科不中我時還罷了。最不該連我除了一榜名。那時俺無有臉面回故里。就在黃公山上爲了大王。萬人敵就是我的真名姓。公平王是我外號人知聞。小豪傑家鄉住處說一遍。孔孟賊腹內自思暗沈吟。目下裏孔孟心裏拏主意。且聽著下回書裏把他明。

詩曰 朱雀橋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閑文提過，言歸正傳。上回說的是萬人敵對孔孟說了來歷，孔孟聽罷，暗自思想：『說來說去，他是劉瑾的仇人，幾時得便，把他殺了，得了這裏的嘍卒，我再通知劉瑾，作爲內應。好奪大明江山。』孔孟想罷，假意帶笑道：『原來是萬大王，失於問候大駕。』人敵道：『李兄從此以後，不可大王相稱，自可以兄弟相稱。』一聲分付，嘍兵擺酒，給李爺接風。嘍兵不敢怠慢，慌忙整席，排上酒筵，二人飲至三更，才各自安歇，一夜不提。到了天明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飯，萬人敵分付『各寨用心護守，我要下山去訪將。倘有失誤，我回來決斬不饒。』衆人一齊答道：『謹遵大王命令萬人敵又道：』田龍，車虎，快去點三百精壯嘍兵，跟我下山，』田龍車虎聽說，就點了三百名嘍兵，打扮停當，牽過馬來。萬人敵對孔孟說道：『李兄且在高山居住幾日，待弟回山來再爲暢叙，說罷，上了坐騎，率領著婁卒，下了黃公山直向北京來了。』

萬人敵今日下了黃公山，撲上了南北大道路陽關。對孔孟假說下山去訪將。他心裏主意要進府順天。要搬那后軍督府把山上。叫嘍兵道路之上散流言。都說是李爺投了黃公寨。要奪那大明江山錦乾坤。



他就是曉行夜宿往前走。一路上不過渴飲與飢食。過了些州城府縣無其數。那一天到了北京古燕山。萬人敵看見北京順天府。他這才把馬勒住且開言。

且說萬人敵率領兩家偏將，三百嘍兵，這一天過了蘆溝橋到京不遠，他這才分付嘍兵『且慢進城，各街巷口，俱要留心，傳布流言，就說李夢雄，投在黃公山，順了萬人敵，在各處貼些無頭帖子，倘皇上聞知，定要捉后軍督府審問，若是開刀取斬，大家上前，把李小姐刦下法場，回歸大寨。天晚俱要在彰儀門會齊，違令者斬。』衆嘍兵一齊答應，言罷，一個個就出去布散流言，不到三天，合京城人人皆知，李夢雄投順了黃公山，又見各街巷口有無頭帖子帖着，那天逢大朝之日，文武百官，見了帖子，俱各生疑，故推不知。惟有太監劉瑾，叫人將這帖子揭了，帶上朝去，皇上傳旨，滿朝文武聽者，有本早奏，無本捲簾退朝。劉瑾應道：『奴婢有本。』皇上道：『劉笛公有何本奏？』劉瑾道：『今有平魯侯李夢雄，私投黃公山萬人敵，特奏陛下得知。』皇上道：『何以見得，』劉瑾道：『現有帖子爲證。』內侍接了帖子，遞與皇上，皇上閃龍目一看，上寫李夢雄投在黃公山順了萬人敵，坐了頭把交椅，秋後提兵下山，代父報仇。皇上未曾看完，就問道『劉笛公，此帖從何而得。』劉瑾道：『各街巷口，多貼著。』皇上道：『此事叫朕也難相信，現有他妹子在京，豈有投順山賊之理，依朕看來，定是他有仇人，造這帖子，公報私仇，也是有的。』劉瑾道：『在全林寺奴婢就說他有弑主之意，陛下不信，他才進的京來，就愿下山東去訪查孔孟，什麼是訪查孔孟，分明是前去投山，將他妹子留在京中，是好作內應，要奪我主天下之意，萬歲萬歲呀！』



劉瑾賊俯伏金階跪塵埃。他道是奴婢有本奏聖君。李夢雄假說山東去查訪。他妹子后軍督府在朝中留下他定作內應須預備。他可以帶領嘍兵下山林。怕的是裏應外合城攻破。定然是要奪我主錦乾坤。萬歲爺若不先拏后軍府。就恐怕萬里江山屬他人。正德爺聞了此言龍心惱。下回書就斬小姐李桂素。

## 第三十一回 黃公山孔孟存身

詩曰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

上回書說的是劉瑾奏了一本，皇上聽說，便道：『劉笛公雖有揚帖，不足為憑，叫朕看起來，內中定有原故，當下若是拏了后軍督府正法，倘若平魯侯回京，無有此事，豈不誤斬了皇家良材，不如差人飛速到山東打探，如果是真，回來再拏他不遲。』劉笛公不可多言，下殿去罷。劉瑾見皇上不准本章，只得叩頭起身，下殿而去。皇上隨即下旨，命人去到山東打探李夢雄的消息，然後駕回內宮，再表差官領了聖旨，星夜前往打探明白，回到京城，正是大朝之日。差官到了午門，對黃門說明，連旨交了，祥長而去，黃門連忙上殿交聖旨，然後跪倒，口稱：『陛下，差官已回京打探明白，平魯侯投賊不假，特奏我主，得知，』皇上道：『愛卿下殿罷。』黃門官就叩頭下殿而去，皇上隨即傳旨，宣『后軍督府上殿。』殿頭官就喊道：『聖上有旨，宣后軍督府上殿見駕！』張金芳答應一聲，隨旨上金殿來了！

張金芳聽的聖旨把他宣。好叫他心中自思暗盤桓。從幼就只知描龍和刺鳳。那曉的五鼓漏滴隨朝班。暗下裏埋怨妹妹李小姐。最不該叫我替你掌兵權。你上那山東查訪脫干係。留下我千斤担子怎承挑。



上金殿並不曉的君臣理。皇上問怎麼應答有何言。無奈何慢慢遲遲上金殿。他這才上朝叩頭把駕忝。張金芳跪在金殿不言語。正德在龍位之上怒冲冠。

却說張小姐自幼只知描龍刺鳳，做些針指，雖然能武，不過是跟他父親學的，並不曉的什麼上朝見駕的儀式，所以跪在金殿，一言不發。皇上見下邊跪著一個女子，不問便知是李桂素，不由龍心大怒道：『李桂素，你可知罪嗎？』張小姐道：『小奴知罪不知罪從何而來？』皇上道：『你兄現今私順黃公山扯旗招軍，打算奪我的江山，還說罪從何來嗎？』張小姐此時又不收說他不是李桂素，只得叩頭不能分辨。天子見他不能答話，越發生疑，說道：『朕那些虧負你兄妹，你兄爲何私順山賊，謀爲大逆，若不將你斬首，必爲後患。便傳旨御劊手，快與我拏下，御劊手那敢怠慢，就闖上來了。』

御劊手聽的旨下著了忙。走上前立時綁了張金芳。正德爺一番開口傳聖旨。速推到菜市口上刀下亡。御劊手押著就把金殿下。只撲奔西華門上走的忙。出了那順城門兒到車上。御劊手肩抗鋼刀耀眼光。又出了那西華門往南拐。到了那順成門兒刦法場。

列位，敢說你這說書的。有些不大合理，既上法場。又上什麼車，犯人還用坐車嗎？列位有所不知，這比不的外面州縣殺人，休說在城裏，就是城外。能有多遠呢，你想京城闊大，紫金城內東門到西華門，西華門到裏羅城的順城門，一總說了，從金殿到菜市口，共有十餘里，再者人到了這個時候，說是個女子，就是男人，也難走這十多里路。此是閑言不表，且說御劊手押著車輛，到了菜市口，將金芳攙下車來，綁上法標，專等監斬官到來開刀，按下不表，再說皇上叫



把李桂素綁下金殿，一聲傳旨，『有愿做監斬官的，上殿見駕。』且言徐彥昭，郭子儀，楊博康效公，馮天化常萬年，李玉魁，七位老爺，見把后軍督府綁下金殿，傳旨官高叫道：『有愿做監斬官的上殿』正在商議著上殿保本，聽的聖旨傳呼監斬官做，衆人還未答言，常萬年道，『衆位大人待末將上殿去領旨，到那裏看守法場，你們好上殿保本。』徐千歲道：『常將軍所言有理。』常老爺就別了衆人，撩袍端帶，上了金殿，雙膝跪倒，口呼陛下，爲臣愿做監斬官，皇上見是萬年常爺便道『愛卿既愿監斬，可領旨下殿。』常爺叩頭謝恩說：領旨，起身下殿來了。

常老爺領旨下了金鑾殿。一心裏情愿做了監斬官。邁虎步出了內西華門外。他這纔搬鞍上了馬心猿。一轉眼走出了西華門外。他可就轉過坐騎上面南。看看的相離順直門不遠。忽聽的菜市口裏鬧喧喧。又只見許多百姓說不好。大家裏快忙退後休上前。正是這黎民百姓心害怕。萬人敵率領婁卒是虎龍。說的是常老爺來到菜市口下馬，坐了蘆棚，一聲就叫：『御劊手見，』有人喊道：『御劊手來見，』御劊手連忙到了蘆棚道：『老爺在上，御劊手伺候。』常老爺道：『御劊手，我做監斬與別家不同，天到時刻，催旨不到，不許開刀。黎民百姓來看的，不准喝打他們，叫他們看看，知道王法二字，』御劊手答應一聲，轉向法場而去。不表，且說萬人敵天天差嘍兵打探，這一天正在店中閑坐，有兩個個嘍兵慌忙進來道：『啓稟大王，小人打探得，現已將後軍督府綁在菜市口處決，』特報大王得知，『萬人敵聽說，便叫嘍兵們，速到外邊，雇一輛二馬車。在彰儀門伺候。』嘍兵聽說去訖，萬人敵道：『田車二位好漢，快隨我去劫法場。』田車二人，就同萬大王出了上房，各自拉馬，出了店門以外，一齊上了馬。把絲纏一抖。戰馬走開，展眼到了彰儀門，



城門上人道。『你們是做什麼的休要進城，菜市口現要殺人，過午才許進城。』萬人敵道：『俺從江西來的，上兵部投緊急公文，門軍見說有緊急公文，不敢攔阻，萬人敵三人催馬進了城，到菜市口一看，並兵卒守護法場，又見三百嘍兵，俱各在在此，心中大喜，就大喊一聲道：『衆人閃開，今有黃公山，萬大王，率領衆家好漢在此，』說罷，就催馬闖上前去，這纔不好了！

萬人敵喊了一聲似雷響。當下裏慌了車虎合田龍。一個個衣衿底下取兵刃。只向着法場之上推走龍。闖上前一刀殺死御劊手。這可才慌了三百嘍囉兵。只聽的吵的一聲往上裏。把法場圍了一個不透風。這田虎連忙下了坐下馬。攙扶著金芳女子上路行。萬大王馬上一聲傳號令。衆嘍卒保護小姐快出京。嘍兵們聽了此言不怠慢。保小姐撲著彰儀門走的凶。一霎時出了彰儀門一座。公平王馬上開言叫一聲。

却說萬人敵出了彭儀門，看見兩個婁卒，雇好馬車在此伺候，就分付『把李姑娘請上車。』嘍兵聽說，忙把車子推到。張金芳就上了車子，車虎上馬，萬人敵道：『田車二位兄弟，可同嘍兵，保著李姑娘先走，待我在後阻擋追兵。田車二人，就同三百嘍卒，擁護車子，出了關廂，奔蘆溝橋而去。萬人敵在關廂以外，把馬勒住，等候追兵。按下不表，且說守彰儀門的總兵焦洪聽的有人劫了法場，出了他所管之關，心下大驚，顧不的披挂，就領本部人馬，追出城來。剛到關外，萬人敵迎上前來道：『明將休往前進，今有黃公山公平大王萬人敵在此。』焦洪正往前進，聽見有人招呼，就將馬勒住，止住人馬，抬頭一看，見一人勒馬提刀，擋住去路。便用鎗一指道：『你是何人，攻阻去路。』萬人敵道：『我乃黃公山公平大王，姓萬魁，表字人敵是也，』焦洪道：『好山賊，竟敢來劫法場，你馬上坐牢，看焦大人槍下取你。』說著把馬一提，闖上前去，用



槍就刺。萬人敵一見，不慌不忙，便把槍架開乘勢還一刀去，二人可就殺在一處了。眼看著二人大戰在沙場。俱都是你要勝來我要強。這一個提起金槍分心刺。這一個虎尾鋼刀照頂梁。他二人來來往往五七合。好不待怒惱高山公平王。你看他無心戀戰拿主意。他這了大喊一聲振上蒼。他把那鋼刀一舉往下落。這焦洪抬架不及中了傷。只聽的呵呀一聲著了重。焦總鎮兩手抱鞍吐紅光。直奔著關廂敗走逃了命。好不待喜壞高山萬大王。萬大王殺敗一個大明將。你看他催馬要回本山崗。衆明公聽到這裏住一往。等等再說還好細細商量。

詩曰 稻花初放珊瑚豆。木香盛開藏珠玉。有心觀看庭前景。提筆寫本解悶書。

却說萬人敵見明將敗走，就拉轉馬頭，去趕上車子不表。再言監斬官常老爺，見有人刼了法場，心中暗喜。也不去交旨，列位，他爲何不交旨呢？他恐怕去交旨，皇上知道，要發兵去追趕，因此他坐在蘆棚中，待了一會佑他們走的遠了，纔想上殿，只見焦洪到來，滿面是血，一見便知是追賊中傷回來。連忙說道：『焦鎮總，莫非要去見駕麼？』焦洪答道，『正是』常爺道：『你我一同上殿，』說著二人上馬，不一刻到了午門，下馬，越過角房，上了金殿。二人跪倒奏道，『臣常順交旨，』皇上問道，『愛卿你可曾斬了李桂葵，』常爺道：『他被人刼了法場。』皇上道：『是何人刼去。』常爺道：『焦總兵追趕賊人，中傷而回，他或知道。』皇上道。『焦愛卿你可知何人刼去法場。』焦洪道，『是黃公山公平大王萬人敵。』皇上聽說，不由龍心大怒，『罵聲山賊，真是反了嗎？』

正德爺聽了此言怒氣冲。罵一聲山賊作死太無端。你今在高山之上爲草寇。擊這個王法二字當作頑。



朕還要發兵去把山賊滅。你反到劫去督府女犯官。朕必定遣兵調將發人馬。一定要勦滅這座黃公山。行說著口口聲聲傳聖旨。快把犯官胡孝提出監。

說的是皇上下旨，要提胡孝出馬平寇。常爺道：『平魯侯投順山賊，此事未必得真，不如尋他回京，便知真假。』皇上道：『朕已差人打探明白，怎見不真，既是不真，爲何山賊將李桂素劫去呢？』常爺又道：『現正當炎熱天氣，興兵諸多不便，不如待至秋涼，未爲晚也。』皇上道：『朕恨不能立即勦滅這逆賊呢，二卿下殿，朕自有道理。』常焦就叩頭下殿而去，天子就傳旨到刑部，把胡孝提到金殿，胡爺到了金殿，口跪倒稱罪臣胡孝見駕，皇上即傳旨去了，刑具，便道：『胡愛卿聽了，今有黃公山萬人敵，劫去了法場。朕你命前部先峯征勦回來，將功折罪。速到教軍場，點兵一萬，伺候元帥。胡爺叩頭謝恩下殿去了。』

胡老爺朝上叩頭謝皇恩。他這才下了金殿暗思量。也不知后軍督府犯何罪。也不知大王因何下山林。此一去若是滅了山中寇。回來時再找劉瑾狗奸臣。你看他一行尋思來的快。霎時間出了皇家午朝門。分付人牽過坐下能行馬。一上馬就到教場點三軍。且不言胡爺點動人共馬。急回來再把皇爺云一云。

不言胡爺去上教軍場點兵，再言皇上見胡孝下殿，又傳旨宣郭子儀上殿，郭老爺答應一聲，『領旨』手執牙笏，上了金殿，品級階前跪倒，口稱：『陛下宣臣上殿，有何聖旨？』皇上道：『朕今封你爲兵馬大元帥，天下都招討，帶領康馮李常四將，去征勦黃公山賊寇。回朝另加陞賞。』帥印賜下，郭老爺叩頭謝恩，起來又拜過了帥印，下了金殿，到了午門外，便道：『各位將軍，且自回家，辭別妻子，明日到教場聽點，』衆家老爺一齊答應道：『謹遵將令』言罷，各自上馬。



回家。一夜不提。到了天明，起身，披挂整齊，皆至教場聽點不表，再說郭爺清晨起來，梳洗已畢，用了點心，就上馬不多時到了教場之外，衆將同兵丁把他接進教場下。馬上了將台坐了。衆將參見已畢，兩邊站住，等元帥傳令。郭爺就把麾簿打開，一聲叫『胡全忠聽令。胡爺忙到台下，打恭道，』元帥在上，末將在此。』元帥便道：『胡將軍可領三千人馬，頭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不得違誤軍令。』胡全忠答應一聲。『得令就帶領人馬去訖，郭元帥又一聲叫道：『康效公，李玉魁，聽令』二人上前打躬道：『末將在此候令，不知元帥有何分付，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新刊千里駒卷之四

### 第三十二回 公平王生擒李武

公平大王萬魁。一怒刦了法場。總鎮焦洪着了傷。金殿啓奏聖上。說出去刦督府。當時怒惱君王。正德皇爺氣滿腔。就要點兵調將。

西江月罷。言歸正詞，上回書說的是，郭元帥又一聲叫道『康效公，李玉魁：聽令！』二人上前打躬說，『元帥在上，末將伺候。』元帥說：『康李二位賢弟，爲左右兩哨，違令者斬首示衆。』二人接令去了，元帥又叫『馮天化常萬年聽令！』二人上前，口稱。『元帥，末將聽令，』元帥說：『二家賢弟，帶領一千人馬，押解糧草，糧草有失，自當重罪。』二人答應說：『謹遵元帥命令！』郭元帥見衆軍下了將臺，一聲吩咐『火政司點炮！』火政司聞令，不敢怠慢，咕咚



咚三聲炮响，衆將三軍，個個搬鞍上馬，出離京城，水流相似，只照廣東大路而來了。

忽聽的三聲大炮振耳鳴。衆三軍水洶相似出了城。一霎時過了蘆溝橋一座。撲上了東街大路往前行。只跑的沙土飛空迷人目。又聽的戰馬齊鳴不絕聲。那人馬飢餐渴飲往前走。也就是夜住曉行奔前程。若要是論走少說得一月。說聲快抬頭看見黃公山。且把那人馬行程暫不表。再提提公平王的衆嘍兵。

不言元帥郭子儀，率領人馬，往黃公山進發，再說萬人敵同田龍車虎，兩家偏寨主，三百嘍兵，保護着車子進發，這一天來到黃公山，進了山口，萬人敵吩咐婁卒，向他們說：『快抬一乘小轎，把那李姑娘抬上高山！』婁卒聽說，到了山下，高聲喊道：『山上衆夥計們，快抬小轎一乘，接李姑娘上山。』山上婁卒，聽說不敢怠慢，隨用小轎，將金芳小姐抬上高山，蕭舉陳松聽說，大王上山，慌忙下山迎接，大家上了山寨，聚義廳前下馬。萬人敵說：『婁卒將你李姑娘送到後寨，叫了環們用心伺候。』嘍兵將轎抬到後寨門放下，佯佯去訖，有兩個了環，把張小姐接進後寨不表，單說萬人敵進了聚義廳，一齊坐下，有人看上茶來，茶罷整酒，各飲一杯。孔子說：『賢弟你方才說的話，不得明白，怎麼的李姑娘呢。』萬人敵說：『聽我道來』

萬人敵未曾開口笑嘻嘻。尊一聲仁兄聽我解兄疑。昨一日我說下山去訪將。那句話乃是虛浮不實詞。帶領着田龍車虎二偏將。還有那三百嘍卒到京師。公平王正對孔孟把話訴。忽聽得山上大炮振華夷。有一個嘍卒跑來忙跪倒。只見他面目改色意披靡。

說的是萬人敵，對着孔孟說『怎麼進京，傳說訛言，貼無頭帖子，聖上聞知，將後軍督府綁拿，他怎麼劫法場，將李小姐救來的話。說了一遍，孔孟一聽此言，心中暗驚說：『他把李夢熊



的妹妹救來，要是俺二人見面，並不是兄妹，便怎麼應答，這是一節，我在全林寺殺駕之時，李家兄妹他已見我，若是教他見面，認出我是孔孟，那便怎了。」尋思了良久，他才說：「山上有你我兄弟，何必還用他上山作甚麼？」萬人敵見他聽說救他妹妹上山，並不喜悅，反到面帶愁容，低頭不語，待了多時，反說何用他上山的話，想是有什麼原故，豪傑想了一會說：「有了不免把李小姐叫來，與他二人親自見面，觀他舉動，便知端的。」想罷一聲，就叫嘍卒快到後寨，將你李姑娘請出說：「前寨你李大王有請，」嘍卒聽說，不敢怠慢，一到後寨。報與了環，了環報與張小姐。小姐聞聽說：請他前寨兄妹相見，可就犯起疑思來了！

張小姐聽的了環來報說。說道是請他兄妹看分明。暗說道自幼未與他見面。小奴家那裏認得李夢熊。到那裏見面怎麼把話講。他問俺來不識面怎應承。張金芳尋思一會說無碍。他妹妹與我原是姐妹情。論起來我算他的一乾妹。見了面我就將他大哥稱。你看他想罷邁步往外走。出後寨來到三間聚義廳。他這才一轉秋波往裏看。看見了六人席上酒杯巡。只見了上座一人好面善。認的是全林寺內孔孟僧。張金芳看罷不由心發悶。無奈何上前就把大哥稱。

且說張金芳看見他表兄孔孟，走上前來說：「大哥，一向可好，怎麼來到這裏！」孔孟正然犯愁，聽的叫他大哥，抬頭一看，看見是他表妹張金芳，不由心中暗喜說：「何嘗是李家女子，原是我表妹。」他才慌忙站起說：「賢妹且回後寨，愚兄無事，再到後寨細叙。」張小姐聽說，回了後寨不表。再說萬人敵見他二人對面認識。只當是他兄妹同胞，那知他是姑表兄妹，並不犯疑，心中大喜說：「李大哥今日令妹上山，明朝前後擺宴，與你兄妹賀喜，話休煩絮，這一日，



正在聚義廳開筵，閑談，忽聽山下炮響，正待差人下山打探，只見一個嘍卒，慌慌張張上前跪倒說：『啓稟大王，山下來了無數人馬，現在山前安營，觀其來意，好像平滅山寨的光景，小人不<sub>一</sub>敢自專，特來報於大王定奪。』萬人敵說：『嘍卒莫要驚慌，用心護守山寨，大王不久下山迎敵。』嘍卒答應去訖，萬人敵說：『蕭陳二位將軍，帥領嘍卒，先到山下，探探敵人的虛實，然後大王下山。』蕭舉陳松，二人齊聲答應說：『謹遵大王命令』二人即披挂完備：吩咐嘍卒，拉馬抬槍伺候，嘍卒聞聽，拉馬的拉馬，抬槍的抬槍，二人接槍在手，上了坐騎，帶領嘍卒下山來了。

這偏寨帶領嘍卒下山林。一心去疆場窺探軍情。那蕭舉坐下走陣烟雲獸。那陳松坐下一個黑麒麟。這一個手提皂纓槍一桿。那一個大刀好似獨扇門。這一個鐵面鋼鬚真威武。那一個生的相貌甚驚人。這一個賽過唐朝胡黑漢。那一個好比魏延把陣臨。且不言二將正到疆場上。再提提領兵元帥挂印臣。

不言蕭舉陳松二人下山，再說郭元帥到了山前，看了吉地，一聲傳令，安營下寨，三聲炮響，安下大營。列位敢說已先嘍卒報着安營，怎麼說這才安營呢，明公你想，這裏安營，那裏話事，兩下裏是一時的事情，少不了按下一頭，傳說一處，單說郭元帥一聲令下，不多時安下大營，吩咐人四下掘下城濠，豎起門旗，安下帳房，元帥遂陞帳坐下，衆將行參已畢，兩旁站立，郭元帥說：『衆位將軍，各歸汛地，埋鍋造飯，自古道兵行千里，不戰自乏，高塔涼篷，歇兵三天，然後攻打山寨。』言還未盡，只見藍旗帳前跪倒說報：『元帥說：所報何事。』藍旗說：『營外有山賊討戰，現在營外，不敢自專，特報帥爺得知』郭元帥把虎頸一排，藍旗叩頭去訖。郭元帥聞



報。不由心中大怒說：『好山賊本帥還未差人尋爾，爾反倒找上門來，我知爾等惡貫滿盈，等不了三天。』一聲就叫『先鋒官聽令！』胡老爺上前打躬說：『元帥在上，末將聽差。』郭元帥說：『現有山賊營外討戰，拿本帥令箭，到營前把山賊擒來見我。』胡老爺說：『得令。』下了中軍帳，回到本營，披掛整齊，一聲分付，拉馬抬槍，三軍不敢怠慢，將槍馬都運出帳外，胡老爺一見，接槍上馬，三聲炮響，帶領本部人馬，出營來了。

忽聽的三聲炮響震天關。胡老爺提鎗上了馬雕鞍。他這才催開坐騎頭裏走。後跟者馬步兒郎整二千。出營來把鎗一排傳號令。衆三軍吵的一聲列兩邊。胡老爺催馬剛到疆場上。那一邊慌了蕭舉將魁元。叫一聲陳兄與我掠着陣。待我去立捉明將上高山。闖上來不通名姓使槍刺。胡老爺用槍架過劈面還。衆明公若知兩家勝合負。再聽那下回書內接前言。

郭爺挂印爲帥。胡爺前占先鋒。黃公山下去安營。兩下爭強奪勝。

胡爺出馬當先。疆場大戰陳松。二將帶傷回山峯。敗上高山交令。

西江月罷，言歸正詞，上回說的是胡全忠，帥領本部人馬，三聲炮響，出了大營，離疆場不遠，把鎗一排，人馬吵的一聲，兩邊一分，雁字排開，壓住陣角，胡老爺用槍遮住面門，往對陣一觀，只見有兩員將官，一個掛皂，一個穿紅，觀用槍一指說：『來者山賊，早早通上名來！好在老爺槍下作鬼。』蕭舉答道：『你問我名，我乃公平王的頭一家偏寨，姓蕭名舉再往下問，就是寨主到了，來者明將爲誰？』胡老爺說：『想你這山野毛賊，死在眼前，還能與老爺傳名麼！你既不是賊頭，老爺也不忍的殺你，你快快回山，叫你那賊頭前來送死。』蕭舉聽說大怒道：



「明將好大口氣，只見你的口，沒見你的手，只要敵住我手中之槍，再請我家寨主不遲。」胡老爺說：「好山賊，休要饒舌，放馬過來，看我槍來取你。」說罷，兩手端槍，分心刺去，蕭舉見槍來得凶猛，用鎗一架，覺着不好，加上平生之力，剛剛架開，一馬上南，一馬上北，馬跑一彎，各勒絲韁，蹺回坐騎，二馬相撞。蕭舉把槍一擰說：「明將吃槍，分心刺去，胡老爺不慌不忙，用鎗一架，膀轉身扭說聲：『開』噹啷一聲響，振的蕭舉兩膀酸麻，把手一鬆，『哎呀』一聲，那桿鎗就如弩箭離弦，出去有二十餘步開外，方才落地，蕭舉見勢不佳，蹺回坐騎，大敗而逃，陳松見蕭舉敗走，那裏容的，大喊一聲說：『明將少要逞強，看陳寨主馬到擒你！』說罷，催馬闖上來了。」

這陳松看見蕭舉逃了生。氣的他暴叫如雷眼圓睜。催開了坐下走陣渾紅馬。他把那斬將大刀舉在空中。走上前不通名來不通姓。三環刀照着敵將下絕情。胡老爺不慌不忙用鎗架。鎗與刀只聽噹噹響連聲。胡老爺性傲無心去戀戰。他把那虎尾鋼鞭收手中。一轉眼兩馬相撞到一處。胡老爺單手執鎗分心通。這陳松手執刀往外架。胡老爺在手鋼鞭去的凶。在馬上栽了幾栽恍幾恍。他可就抱鞍吐血去逃生。只聽得咯哎一聲着了重。當下裏死了高山名陳松。胡老爺看見敵將敗了陣。你看他並不追趕收了兵。且說胡老爺鞭打陳松收走，並不追趕，他這才蹺回坐騎，帶領本部人馬，回了大營，進帳交令不表。再說蕭舉陳松二人，率領嘍卒，敗上高山，打寨間裏邊下馬，走到聚義廳，朝上打躬說：「大王在上，末將交令。」萬敵一見陳松滿口是血，便知是敗陣回來，說：「二位將軍，且自保養身體，今日天晚，明朝待我下山，與二位將軍報仇。說着，叫嘍卒點上燈燭，看上飯來，



晚飯已畢，各自安歇，一夜無話，到了明日清晨，老早用了戰飯，披掛齊整說：『田車二位將軍送我下山。』田龍車虎。二人答應，出了聚義廳，早有人將兵刃戰馬，預備停當，三人接過兵刃，上了坐騎，一個嘍卒不帶，下山來了！

萬人敵帶領車虎合田龍。要幫助蕭舉陳松報冤情。眼看着下了黃公山一座。出山口看見一座大老營。催坐騎相離營門不甚遠。他這才勒住坐下馬能行。叫車虎快快上前上馬陣。那車虎答應一聲不留停。你看他催馬到了營門外。他可就用鎗一指喊連聲。

且說車虎催馬到了營前，用鎗一指說：『營門上報事的藍旗，快報與你，那主將得知。就說寨主討戰，叫他早早的出來送死，若是延遲，寨主一怒，殺進營去，殺你個片甲不留。』藍旗聽說，慌慌張張，跑進大營，帳前跪倒說：『啓元帥爺，營外有三個山賊討戰，特報帥爺定奪。』郭老爺把虎頸一排，藍旗叩頭去訖，郭爺就叫『馮天化李玉魁康效公聽令！』三人一齊上前打躬，口稱，『元帥末將等聽差！』郭元帥說：『現有山賊討戰，用你三人，速到山前，將山賊擒進營來。』三人一齊答應『得令』。中軍帳，叫軍卒牽過馬來，三人接鎗在手，占蹬乘驥，不帶三軍，三聲炮響，出營來了。

忽聽的三聲炮響振坤乾。大營裏出來三家將魁元。馮天化催馬提槍頭前走。康效公一同玉魁在後邊。出營門相離疆場不甚遠。一齊的勒住坐騎抬頭觀。看了看疆場之上三員將。但只見一個掛素一個藍。馮天化一見不由心煩惱。他可就催馬擰槍闖上前。那一邊慌了偏寨名車虎。催戰馬兩手就把槍來端。見了面不通名姓就動手。俱都是你強我勝各爭先。



說的是馮天化說：『二位賢弟，與我掠陣，待我上前，先冲他一陣。』說着，把馬一提，離敵人不遠，用鎗一指說：『來者山寇，快通你的名來，好在老爺鎗下作鬼。』車虎答曰：『明將問我有名，我乃公平王第三家偏寨，姓車名虎再往下問，就是寨主到了，來者明將爲誰？』馮老爺說：『有名，我乃大明天子駕前稱臣，官拜興國公之職，現在郭元帥麾下爲將，姓馮名魁，表字天化，再往下問，就是你馮老爺到了。若知老爺的利害，早早下馬赴死，若是不言，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車虎聞言大怒，說：『好明將能有多大本領，說此狼烟大話，回過馬來。』馮老爺說：『好山寇，看老爺鎗下取你。』兩手端鎗，分心刺去，車虎慌忙架過，隨還一鎗去，二人殺在一處，戰在垓心，好利害的緊呢！

兩個人話不投機爭勝負。俱都是視死如歸各逞能。這一個長槍好比無鱗蟒。那一個鎗排就如出水龍。硃纓鎗卽刺天化護心鏡。提鎗鎗照着車虎去的凶。誰手渾目下就是森羅殿。誰眼慢當時就進枉死城。他二人來往戰有二十餘。分不出誰強誰弱誰輸贏。馮天化見不取勝拿主意。他把那走線銅錘取手中。他這才虛刺一鎗敗了陣。那車虎他怎曉的其中情。急急的催馬擰鎗往下趕。這可就中了人家計牢籠。馮老爺雖是敗陣跑的慢。急忙的扭頭回頭看分明。

且說馮天化聽的背後鸞鈴響亮，便知車虎隨後趕來，把鎗插一鞍轡，左手挽繩，右手執錘，回頭一看，見敵將來的切近，他才兩膀使力，把手一鬆，應聲招呼說：『山寇莫趕，看老爺錘下取你。』車虎急忙一看，只見有一件東西，大如碗口，只照頂梁穴下來，那馬跑開，一時收留不住，心中着忙，鎗一橫，往上一架，那馬往前一蹶，銅錘越過頂門往下一落走線，打一戰桿之上。



銅鏢一墜。正在後心以上，聽的撲通一聲，車虎坐不住馬鞍，一頭栽於馬下。田龍看見車虎落馬，大叫一聲『明將休要逞強，看我馬到擒你。』說着往上闖來，這邊李玉魁迎上前來，將田龍攔住，馮天化見李王魁出馬，正要上前結果車虎的性命，康效公說：『馮大哥不可傷他，不如把他活擒進營。』馮天化聽說，慌忙下一府車虎網綁起來，然後他才上了坐騎，把車虎橫在鞍轡以上，回營而去。不表單說李玉魁與田龍二人，人馬對面，並不通名道姓，雙槍並舉殺在一處了。兩個人不通名姓動殺法。俱都是怒目揚眉錘剛牙。這一個兩手端鎗分心刺。那一個擰上蛇矛照心札。這一個長槍就如龍出水。那一個鎗尖並舉似哪咤。兩匹馬來往盤旋二十躡。一個家生死不顧豈怕他。這田龍越殺越勇越有力。李玉魁勇戰十合不覺乏。他二人大戰疆場無勝敗。把一個掠陣豪傑活氣殺。萬人敵看見田龍不取勝。他才兩手執刀把馬加。喊一聲偏寨田龍且退後。把這個明將性命且交咱。那田龍聽說整回坐下驢。公平王上前要把敵將拿。

且說萬人敵見田龍不能取勝，他就催馬搖刀，闖至近前，也不通名道姓，使刀就劈，李玉魁用刀架住，二人殺在一處，戰有十數個回合，李玉魁抵他不住，怎說呢，列位你想，天正當六月初旬，天氣暑熱，他是全身披掛，先戰多時，只使的汗似蒸籠一般，又同萬人敵戰了多合，自覺頭暈眼花，無心交戰，正在想到敗陣，萬人敵闖到近前，單手舉刀，分頭就劈，他才兩手用鎗去架，剛剛架開，那馬往前一躡，人挨馬湊，萬人敵一伸右手，將李玉魁連袍帶盔，抓了個結實，提過馬來，橫在鞍轡以上，整馬回山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美髯公刀劈田龍

詩曰 萬紫千紅總是春。筆頭掃盡洛陽津。一聲喚入紗窗內。飽殺梳頭妙鏡人。

閑言提過，書歸正本。上回說的是萬人敵，右手將李玉魁拉過馬來，橫在鞍轡，蹇馬回山而去。康效公正然掠陣，看見李玉魁鎗法散亂，才待上前助戰，還未上馬，只見李玉魁被擒。急忙把絲韁一提，戰馬走開，大喊一聲『山寇快把你李老爺放下，好放爾等上山』這邊田龍，看見一將趕來，緊闖一步，迎上前去說：『明將休得逞強，有我寨主在此，上前擋住。』康效公說：『好山賊，敢擋康老爺麼？你且馬上坐牢，吃我一刀。』田龍慌忙用槍架過，殺在一處，不表再說。萬人敵進了山口，一聲吩咐『巡山嘍卒，快來拿人。』說着將李玉魁摔於馬下，跑上幾個嘍卒，把李玉魁繩細索綁。抬上高山。萬人敵他又蹇馬出了山口，只見田龍合一員明將，大戰江場，將馬勒着，細細的打量起來了！

萬人敵舉目留神細睜睛。觀看了敵將與衆大不同。只見他頭戴金盔雙鳳翅。身穿着鎖子連環甲玲瓏。坐跨着一匹赤兔胭脂馬。有一口偃月大刀手內擎。又見他赤面長髯天神像。好一似蒲州解糧關聖公。公平王正然觀看明營將。只聽得大喊一聲似雷鳴。聽得說山賊吃刀快招架。時下裏慌了山寨名田龍。你看他招架不及着了重。被康爺一刀劈了兩半平。康效公走馬刀劈田龍將。好不待氣死人敵小英雄。說的是公平王，正然觀看，不上三五個回合，被紅臉明將，走馬刀劈於馬下，他那裏還容的他，隨迎上前去，用三環刀一指說：『好明將。敢劈我的偏寨，我豈肯與你干休，快快報名上來』



，好叫你在我刀下作鬼。」康老爺聽的有人招呼，把馬勒住，抬頭往對面一看，只見一人，與衆不同，渾身挂素，遍體穿白，坐下白龍馬，手執三環刀，年紀不過二旬左右，生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暗暗的說道：「真是山中出峻岳，何地不生才，不想狂岳深山之中，有如此英雄。」想罷，一聲答道：「問我大名，吾乃大明天子駕前稱臣，官拜世襲順國公之職，現在郭元帥麾下爲將，姓康名效公，再往下問，就是你康老爺到了。山寇爲誰？」萬人敵說：「明將問我，聽真了，我祖居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姓萬名魁，表字人敵，再往下問，就是你大王爺到了。」康效公說：「山寇休得胡言，依你老爺勸來，早早下馬投降，隨老爺進京，聖上恩典，封你個草芥前驅，豈不强似高山爲寇，若還不信，聽我講來。」

康老爺未曾開口笑嘻嘻。在馬上細聽老爺說你知。在高山落草爲寇非正道。並不如屈膝投降識時宜。進京去聖上見喜施恩典。一定是封你小小一官兒。但得那爲官一日人致敬。便强是爲民萬載令人欺。自想想盤古至今從頭論。爲賊寇曾見那個慶期頤。自看着英雄蓋世比人勇。那知道天子駕下有英奇。列國時英雄洪山稱好漢。不如那淮南楚國伍子員。三國內有個孔明諸葛亮。降服了東吳周瑜司馬懿。常言道强中自有强中手。又道是惡人自有惡人欺。你若是不信我的良言語。怕的是禍到臨頭後悔遲。論起來不如跟我把京進。見了那有道之主把話提。就說是將軍改邪要歸正。他情願保扶我主萬年基。我的主定然念你歸正意。必然把你封官位列丹墀。康老爺金玉良言說一遍。萬人敵微微冷笑反面皮。衆明公說到這裏住一住。再聽着下一回裏說端詞。

且說康老爺將今比古，說了一遍，萬人敵聽罷，不由微微冷笑說：「康將軍所言，雖是有理



，豈不知在山爲王，乃是英雄所爲，爲王一時，強似爲官萬載，高山爲王，寢食得安，在朝伴君，猶如伴虎，萬一有點差錯，就棄官罷職，連累子孫們，可有什麼好處在那裏？依我說康將軍，不如棄官不做，隨我上山爲王，那等的快樂，若是不肯，疆場有失，悔之晚矣。」康老爺聞言大怒說：「好山寇這等不識好歹的人，識時務者爲君子，不識時務者爲匹夫，老爺到是一番好意勸你，你反來強口折辨，我看你是不見死屍不下淚，不到黃河不死了，馬上坐牢，看我刀下取你。」言罷，將馬一提，來至近前，舉刀就砍，萬人敵用刀架住，雙刀並舉，殺在一處，怎見得利害！真正是棋逢對手難藏拙。果然是匠遇良材各逞能。這一個大刀舉起照頭落。那一個慌忙就把刀去騰。躲不及眼前就是森羅殿。架不開霎時去進枉死城。好一個千戰千贏山寨主。敵住了世襲之職康效公。他二人大戰疆場八十鏖。分不出誰輸誰贏弱與強。俱都是汗流濕的衣裳透。坐下馬跑的渾身似泥濘。休說是敵將梟勇難取勝。似這等天氣暑熱怎戰征。你看他想罷心中拿主意。帶回馬慌忙架住刀青銅。

康老爺甲冑在身，熱如火炎，暗暗想道：「我有披掛在身，他是素體行裝，戰的久了，休說取勝，暑熱難當。」想罷用偃月刀將三環刀架住。萬人敵說：「明將莫非怯敵麼。」康老爺說：「本藩並非怯敵，你看天氣暑熱，實難支持，你且回山，待我回營，卸了甲冑，換了戰馬再戰，你殺我五鳳樓圖書影，我殺你凌烟閣上標名。」萬人敵說「既是如此，你我各自收兵罷戰。明日與你比個高低勝負。」說罷二人各自韃馬分手，不言萬人敵回山，單說康老爺回到營中下馬，有人接去刀馬，他就到了中軍帳，朝上打躬說：「元帥在上末將交令。」郭元帥說：「軍卒與你康老爺看坐，」軍卒看過坐來，康老爺告坐坐了，又看上茶來，康老爺只見頭暈，不能飲茶，郭元帥見



康效公四體流汗，征衣濕透，一聲分付三軍，與你康老爺卸了甲冑，軍卒慌忙上前，立時卸了甲冑，換上素袍，元帥問道：『康賢弟勝負如何？』康老爺剛然張口，只覺一陣昏迷，一頭栽在塵埃，就不省人事了！

康老爺忽然一陣腦漿疼。原來是卸了鎧甲中了風。你看他眼前發花難掙扎。只覺得渾身上下冷如冰。他這才哎喲一聲說不好。眼看看一頭栽倒血流紅。當下裏儀唬壞子郭元帥。一旁的唬壞萬年胡全忠。衆明公要知康爺生合死。再聽那下回書裏接前明。

## 第二十四回

### 常萬年鞭打孔孟

詩曰 康爺得了卸甲風。唬壞元帥衆英雄。效公不能臨軍隊。誰敵高山平正公。

四句絕詩誦過，言歸正傳。上一回說的是，康老爺對着元帥郭子儀，說出與萬人敵大戰，百十餘合，不分勝敗，一夕話未曾講完，只覺渾身寒冷，支持不住，一頭栽倒塵埃，慌的元帥分付軍卒，上前挽起，說：『快把你康老爺抬回本帳。』軍卒聽說，將康效公架到帳中，放在軟榻之上，元帥差人取藥，與他調治風寒，一聲傳令，衆將各回本帳，明日再作定奪，衆將各回本帳，晚飯已畢，俱各安寢，一宿晚景不提，到明日清早起來，梳洗畢，等不多時，用了戰飯，披挂齊整，來至轅門聽差，再說郭元帥用了早飯，坐了大帳，叫中軍官手執令箭，把衆將調到帳前，衆將參見已畢，兩邊站住，元帥一聲傳令說：『那一位將軍，去到山下打探李夢熊兄妹音信。』一言未了，常萬年胡全忠二人，一齊下前打躬說：『末將願往。』元帥說：『二位賢弟，到在陣前



，多加小心。」二人一齊答應說：『得令』慌忙分付三軍，拉馬抬槍，三軍不敢怠慢，拉馬的拉馬，抬槍執鞭的抬槍執鞭，二人上前，接鎗鞭在手，上蹬乘馬，三聲炮響出營來了。

忽聽的三聲炮響振坤乾。有兩匹戰馬跑出大營前。並無有三軍兒郎人共馬。馬鞍上端坐的大將二員。這一個渾身掛皂如墨染。那一個鎖鐵甲冑放光寒。這一個手提皂莢鎗一桿。那一個墨手提着虎尾鞭。這一個豹頭環眼鋼鬚炸。那一個面如鑲鐵真一般。這一個不弱太歲名楊任。那一個亞賽公明趙玄壇。一霎時二人到了大山口。他這才一齊勒住馬胸前。

且說二人來到山口，常萬年說：『胡賢弟少待，我上前去討敵。』說着進了山口，用鞭一指說：『巡山嘍囉，快去報與你家大王得知，速叫李夢熊兄妹下山，前來見我，若是不信，老爺率領人馬殺上山去，殺你個片甲不留。』巡山嘍囉的聽說，慌忙跑到聚義廳前來到說：『啓稟大王，山下有人討敵，口口聲聲，只教李大王兄妹下山迎敵。』萬人敵聞報說嘍卒去對那敵將去講，就說：『你李大王就此下山。』嘍卒叩頭去訖，萬人敵說：『李大哥你就同令妹下山去走走，到那裏看他有何話說。』孔孟聞聽，說叫他下山，不由心中暗想：『說我這一下山，明將認出真假，反爲不美，滿心不願下山，又無法推脫。』說：『有了我這一下山，見了明將，不通真名，混戰幾合，就回高山。』想罷一聲，就叫嘍卒去到後寨，叫了環『報與你姑娘得知，叫他同我下山，捉拿明將。』嘍卒聞聽，慌忙到了寨門，說於了環，了環報於張金芳，金芳聽說收拾完備，出了後寨，到了聚義廳前，萬人敵看見張金芳到來，一聲分付嘍卒，快幫你李姑娘抬刀拉馬，嘍囉聽說，才把刀棍戰馬，運至庭門，孔孟出了聚義廳，接過渾鐵棍，張金芳接過秀絨刀，二人一齊上



馬，一個嘍卒也不帶，下了高山，常萬年正然討敵，聽的馬鈴響曉，抬頭一看，見從山上來了兩匹戰馬，上駝一男一女，便知是李夢熊兄妹下山，他就將馬一提，出了山口，與胡全忠並馬而站，專候敵人，不住的望山口，細細的觀看起來了。

他兩個把馬勒住細留神。照着那山口觀看假和真。不多時出來兩匹能行馬。馬鞍上駝着男女兩個人。一霎時相離不遠來切近。看了看不是救駕李將軍。胡老爺觀罷一回心發悶。他這才仔細打量女釵裙。暗說道這位女子好面善。自像是見過的想不上心。胡老爺相看一遍不留意。他可就照着萬年把話云。

且說胡全忠，看見女子有些面善。說：『常大哥，你看來的那男女二人，這男的並不是平魯候李夢熊，常萬年說：『我看看也不是他，既不是李夢熊，後軍督府李桂蓁爲何同他下山呢？』胡全忠說：『那個是後軍督府。』常萬年說：『來的這一個女將，不是後軍督府麼。』胡全忠說：『他在全林寺救駕，是你親自見過的，你果認的真，這女將是李桂蓁麼？』常萬年說：『原是見過，慌忙之間，那能留心，你想他山上不是，還有別的女將不成。』胡全忠說：『我看這位女將，好像是假粧劉公子，前去探父，被奸賊。劉瑾拿去，送進刑部監中，與張大奇之女，金芳小姐，面貌相似。』常萬年說：『這不是張金芳，我剿殺王景龍，我把張金芳送在後軍督府衙門，那張金芳是我親自見過，並不是一次，這女將不是張金芳。』胡全忠說，你剿殺王景龍，救的那女子，原是王景龍的妹子王素花，李桂蓁命人將王素花，假扮劉公子，把張金芳替出刑部監，送上後軍督府衙門，昨日真劉公子進監探父，才將王素花替出，送到徐千歲府中去了。』常萬年說：『天下人面貌相同者也有，上前問問便知真假，賢弟與我掠陣，待我上前看來。』說着將馬一擡



到了近前說：『來者爲誰孔孟說：我乃二大王是也。』常萬年說：『看他並不通名姓，先說是二大王三字。』那裏容的，用鞭就打，殺在一處：

常老爺闖了敵將不通名。氣的他無名火起把心攻。他把那坐騎一催跑上去。右手裏虎尾鋼鞭舉在空。喝了磔山賊少走照鞭打。這孔孟慌忙就使鐵棍迎。他二人戰了未有三兩蹀。賊孔孟只有輸來那有贏。只聽的鞭棍交加一聲響。把一條鐵棍打落地川平。衆明公要知孔孟生合死。再等下一回裏說分明。

且說孔孟幸虧坐下千里駒，又熟又快，孔孟將絲韁勒回，將身蹤跳，四蹄生風，轉眼進山口而去。常老爺正然想着追趕，那馬比劈竹還快，閃電更疾，料想趕他不上，又要截那女子而去，胡全忠看得明白，見他又想回馬，慌忙叫道：『大哥，莫要上前，待弟問問這位女子。』常萬年聞聽，蹀馬而回，列位敢說常萬年與孔孟交馬，一二合，孔孟逃走，胡全忠就上前助戰呢？此話有個分解，胡全忠從先看見這員女將，有些面善，想着上前問問他的名姓，還沒上前，見常萬年有心合那女子動手，明知常萬年性如烈火，動手就要傷人，因此他就要上前助戰，此是閑話不表，再說胡全忠見常萬年蹀回坐騎，他才迎上前去，一聲就問：『你這女子何名。』張小姐聽的問他，抬頭一看，看見一將官，有些面善，心中一想：『這員將官，好相在刑部監中。見的胡老爺，怎麼他不在監中，前來作甚，想是聖上赦，罪也是有的。』張小姐想罷，口尊『明營將軍，馬上請坐，聽我道來呀。』

張金芳輕啓硃唇把話明。尊一聲明營將軍仔細聽。家住在陝西省城鳳翔府。住在那岐山縣裏有家門。我老爺當日做過督糧道。我大哥名叫李彪字夢熊。小奴家乳名桂蓁誰不曉。俺兄妹不服綁拿傷官兵。



無奈何隱姓埋名遊天下。前日裏遊走到了省山東。正遇着當今皇爺去還願。全林寺拈香撞着孔子孟僧。張金芳一片瞎話無說盡。忽聽的山口鸞鈴響連聲。不知道山上來了那一個。再聽那一下回裏說分明。

### 第三十五回 張金芳下山對敵

遍觀風俗波靡。閱盡人間世態。千方百計巧安排。莫說什麼心壞。

靜坐胡思亂想。處世刁裏放乖。輕將舌劍把口開。那從肺腑出來。

閒言提過，言歸正詞。說的是張金芳，對胡老爺說他是李桂蓁，正說之間，聽的鸞鈴響亮，回頭一看，只見萬人敵到來，出了山口，將馬勒住，往驢場觀看，張小姐說：『那不一我大王前來觀陣，撒過你的馬來，咱二人比試三合。』胡老爺說：『你這女將，說的家鄉名姓却對，你就不是後軍督府李桂蓁。』張金芳說：『你怎麼說我不是李桂蓁，明將不要多言，看我刀下擒你。』說着舉刀就劈，胡老爺無奈，只得用鎗架住，殺在一處，來來往往，戰了十數餘合，胡老爺心中納悶，辨不清真假，不肯去下毒手，張小姐明知胡老爺假敵，也不肯把真本事使出，不過是招架架，二人戰有二十餘合，常萬年一見，把馬一提，闖至近前，大喊一聲『胡賢弟退後，待我與他見個高低。』胡全忠不肯退後，常萬年舉鎗照張金芳打來，張金芳用刀架邊，萬人敵一見大怒說：『明將休要逞強，看我馬到擒你。』一行說着，闖至近前，舉刀就劈，常萬年用鞭架開，殺在一處，好利害！

好一個蓋世無雙萬人敵。他把那大刀舞開快又疾。對了面照着萬年下毒手。惡狠狠雙手舉頭刀當劈。



常萬年虎尾鋼鞭忙招架。氣的他二目圓翻，面又極。他把那鋼鞭使開風聲響。眼看看上下飛騰誰敢敵。兩個人惡戰疆場六十躔。分不出誰強誰弱高合低。

話說常老爺，與萬人敵惡戰疆場，有六七十合，不分勝敗，這且不表，再說元帥郭子儀，見天已過午，不見常萬年胡全忠回營，知道他二人性暴，貪着戀戰，不肯收兵，尋思：『他有甲冑在身，天氣暑熱，久戰有失。』一聲傳令，三軍鳴金，三軍聽說，隨把大鑼敲動，胡全忠與張金芳，正無心戀戰，聽見營中鑼響，說：『女將，我家元帥鳴金，我與你且各罷戰。』說罷二人圈馬而回，萬人敵正戰着，聽見明營鳴金，隨用刀把鞭架住，常萬年說：『山賊莫非怯戰，萬人敵道：『大王並非怯敵，你家元帥鳴金，你我暫且罷戰，一則去用戰飯，二則回山換馬，過午再戰。』常萬年說：『既是如此，換了戰馬，速速下山，來者爲君子，不來者爲小人。』萬人敵道：『只爲君子，豈肯落小人。』說罷各人各回營去了。

他二人各自圈回馬龍駒。好不待喜殺一個萬人敵。你看他一行催馬心暗想。不由的心中展轉自裁思。今日裏對敵將官多效勇。還可個紅臉明將蓋世稀。久聞名夢熊是條真好漢。是怎麼交馬一合失本真。不如他妹妹到耐幾合戰。可見他無其實而有其名。看起來花臉明將真傑士。俺二人猛虎爭食有失時。我若是不能敵住明營將。黃公山定然被他來征息。李兄長被他鞭打敗了陣。想起來好不叫我掃面皮。正走着心內尋思拿主意。回山去我要換那千里駒。萬人敵一行思想把山上。到了那聚義廳前下坐騎。且說萬人敵，到了聚義廳前下馬，走到廳前，來見孔孟，在軟榻以上，哀聲不止，上前就問說：『大哥陣前被傷，覺着怎樣。』孔孟說：『只是心中不穩。』萬人敵說：『大哥，且自保養



身體，小弟用了戰飯，換馬下山，定然幫大哥報昨日一鞭之仇。』孔孟說：『賢弟再要下山，將我的坐驥騎去，那馬又熟又快。』萬人敵聽說大喜，叫嘍卒排上戰飯，萬人敵在高山用飯不表。再說常萬年回到營中，也不交令，卸了甲冑，也不用戰飯，分付三軍，換馬抬鞭伺候，三軍不敢怠慢，又備了一匹戰馬，他才走出本帳，接鞭上馬，又出了大營，前去罵陣，再說元帥，不見常萬年等進帳交令，才待差人叫他，三軍來報說：『常老爺卸甲換馬，又出營去了。』郭子儀聽說大驚，一聲傳令。說：『胡全忠馮天化二位將軍，速到疆場，與常萬年掠陣，要是敗陣，速速上助戰，替他回營，胡馮二人，一聲上前答應，得令下帳，分付三軍，看過槍馬，二人接槍上馬，出了營門，且看常萬年對敵不表，再說常老爺催馬，進了山口，大喊一聲，說：『巡山的嘍卒，快叫你家大王下山，』嘍囉到了聚義廳前跪倒。說稟上大王，有一員明將討戰。』萬人敵剛用了戰飯，只見婁卒來報，走出庭來，接過三環刀，跨上千里駒，常老爺見敵將下山，他才出了山口，在疆場等候，一霎時見敵將來到疆場二人對面並不答話，刀鞭並舉，殺在一處了！

兩個人見面並不通姓名。一個個刀鞭齊舉就交鋒。這一個三環大刀照頭落。那一個虎尾鋼鞭忙架迎。這才是好漢遇着真好漢。這才是英雄撞見真英雄。萬人敵一心想把武藝蓋。常萬年要把黃公山寨平。他二人大戰疆場六十躉。分不出那個輸來那個贏。胡全忠看見敵將多梟勇。他這才開口就把話來明。且說胡老爺，看見萬人敵換了戰馬，比先更勇，說：『馮大哥你看那山寇，梟勇無比，戰馬又快，待我上前助戰。』馮天化說：『胡賢弟，你看這山賊，騎的坐驥，好像當日雲南交趾國進來的千里駒。』胡全忠說：『當日進千里駒之時，我同常大哥在征西路上，未曾見過，在京也未



見過，千里駒什麼毛片，你道這山寇，騎的是千里駒，千里駒聖上賜給劉大人，怎麼又落在山寇之手，昨日劉瑾奏着全林寺孔孟，騎的是御賜千里駒，天下能有幾匹千里駒，一樣毛片，良馬盡有，豈能妄指。『此是閒話，且不提他，待我上前助戰要緊。』一行說着。將馬一催，去敵將不遠，大喊一聲。『常大哥退後，把這一功，讓於小弟罷。』常萬年見不取勝，心中着急，恨不能一鞭成功，全然不聽，不肯罷戰，他才把鞭舞開，惡戰疆場，一頓鞭打的萬人敵，也是手忙脚亂，心中自思，說：『此人勇不可當，久戀疆場，休說不能取勝，那邊還有將掠陣，他再前來助戰，如何是好，不免敗中取勝，用回馬刀斬他成功。』想罷，虛砍一刀，說敵你不過，我待走也。』把馬一提，只撲山口敗走，常萬年見敵將敗陣，那裏肯捨，說：『山寇那裏走，看爺馬到擒你。』隨催馬提槍，追將上山去，胡全忠見山寇敗走，常萬年隨後趕去說：『馮大哥，你看山賊刀法，並不散亂，敗陣而走。定有緣故，你我快去救應。』馮天化說：『賢弟講的有理，二人急急的隨後追趕不表，單說萬人敵，雖是敗陣，那馬跑的不緊，回頭一看，見敵將趕的切近，他才反背一刀，說：『明將照刀』這才不好了。

好一個蓋世無雙將英豪。他這才假意敗走回頭哨。看了看敵將趕來甚切近。喊了聲反背就使回馬刀。常萬年正然貪着往外走。不料想刀頭下來劈眉梢。貪立功只顧追趕無準備。刀落在頂梁之上怎架招。他這才反身滾下能行馬。只聽的咯吱刀劈馬鞍橋。那匹馬咕咚栽倒塵埃地。

## 第二十六回

## 郭元帥出馬歇兵



胡孝帶罪出征。占了前部先鋒。黃公山下安大營。疆場爭強奪勝。

玉魁陣前被擒。效公卸甲中風。萬年常爺想立功。不料偶然得病。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上一回說的是萬年常老爺，與萬人敵殺到百十餘合，見萬人敵敗走，他就隨後追趕，看看趕上，聽的刀聲響亮，抬頭一看，見刀頭到了頂梁，用鞭往上一架，只覺得心中不穩，架不住三環大刀，一番身滾下坐馬，那口刀落在鐵裏鞍橋之上，聽得咯吶一聲響亮，將鞍橋劈碎，連馬被傷；那千里駒聽的響亮，驚的嗖的一聲，向前一躡，就有三十步之外，萬人敵亟勒絲繮，收住戰馬，回頭一看，見敵將連人帶馬，躺倒地下，慌忙撥回坐騎，想着回來，取他的首級，又見兩員明將闖來，顧不得去取首級，不提。且說馮天化胡全忠二人，見萬年落馬，急忙趕到跟前，馮天化說：『胡賢弟，快救常賢弟回營，我與山賊交鋒。』胡全忠聽說。慌忙跳下坐馬，將常萬年扶在馬上，回營而去。萬人敵見有人，將常萬年救去，才待上前追趕，被馮天化上前截住，並不通名道姓，鎗刀舉起。殺在一處，不上三五個回合，被萬人敵一鞭，打的抱鞍吐血，大敗而逃，萬人敵趕到營門，見敵將進營，營門兵丁攔住去路，不能前進，他才大喊一聲：『營門上報事兒郎，快去報與你那主將得知。叫他早早出來赴死，若是挨遲，大王一怒，就要殺人營內去了。』

公平王用刀一指便開言。叫了聲營門小校聽其端。速速的進營報於你主將。叫他快出馬臨敵到陣前。倘若再待一時不出馬。大王爺一怒殺進你營盤。若要是拿住元帥使刀剝。把你們三軍個個將眼剝。且不言公平大王來罵陣。再把那元帥郭爺明一番。



萬人敵在營前罵陣不提，再說元帥見胡全忠，把常萬年扶進大營，放在軟榻以上，慌忙上前說：『常賢弟回營來了。』連問了幾聲，常萬年一言不發，二目緊閉，面似金紙，口齒發青。一聲就問『胡賢弟，常萬年，想是中了山賊什麼寶貝，也是有的。』胡全忠說：『他並不是中寶，定是天熱，中了痰火。』正說着，只見馮天化進的帳來，盔歪甲斜，滿口吐血，就知是陣前帶傷，才然想着問話，又有旗來藍報說：『山賊營外罵陣。』胡全忠聞報，就要出馬。郭子儀慌忙說道：『胡賢弟不可輕敵，天氣暑熱，難以冲鋒，馮常二人得病，李玉魁被擒，馮天化中傷，剩了你我二人，倘若有失，營中無了主將，那便怎了，不如把免戰牌挂出，等着康常二人病好，候的秋涼再戰。』胡全忠無奈說：『元帥講的有理。』郭子儀傳令三軍，將免戰牌挂出，三軍聽說，即把免戰牌挂在營門以外，萬人敵上前，刀劈免戰牌，三軍慌忙進營說：『稟上元帥，山賊將免戰牌打碎。』郭老爺聞報說：『三軍抬鎗拉馬，軍卒不敢怠慢，將槍馬預備停當，郭老爺並不披掛，走出大帳，接槍上馬，率領五百弓箭手，並不點炮，出了正營門，弓箭手往兩邊一分，有兩枝帥字旗一閃，郭子儀將馬一提，到了疆場，抬頭一看，看見一將，生的好看，威風的緊呢。郭元帥舉目留神觀端的。他這才打量高山萬人敵。只見他威風凜凜生殺氣。看身材足足就勾八九尺。他生的相貌出衆好人品。看年紀大約不過有二十。只見他坐下一匹好坐騎。有一口三環大刀手中提。細端相這匹戰馬好面喜。好像那雲南進來千里駒。聞聽說那馬落在全林寺。是怎麼留落山寇他手裏。細思想其中必定有原故。久已後自然明白得曉知。』

且說郭元帥看罷，上前抱槍，拱手滿面陪笑說：『大王請了。』萬人敵正然罵陣，見出來一



員將官，照他觀看了多一會，照他拱手，這就是山上叫的好。山下應的好，聽的稱他大王，他也不肯出言不遜，答道：『明營將軍請了，敢問將軍爲誰。』郭元帥說：『大王問我有名，我乃明天子駕前稱臣，秦旨掛印爲帥，郭子儀是也，敢問大王，高名上姓。』萬人敵說：『明營元帥問我有名，我家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氏，姓萬名魁表字人敵，自幼愛習弓馬，壬午年會中一榜，癸未年上京應試，只因鞭打成亮，劉瑾將我勾除，是我無有面目回家，獨占黃公山爲尊，稱爲公平王，郭元帥莫非前來與俺較量麼，』郭元帥說：『本帥並非前來冲鋒對敵，特來親見大王，大王也是門第人家，並非下流之輩，既然中了一榜，就是不幸而歸，也該回家務起正業，以守本分，不該佔山爲王，有什麼好處，英雄出於天下，良將，出於國家，大王就有霸王之勇，難脫烏江之刎，你想聖上勢利通天，若是發兵將山寨圍困，掃平山寨，玉石俱焚，到那時豈不悔之晚矣。』大王請你且思再想：

郭老爺勒馬擎槍笑盈盈。尊大王細聽本帥把話明。休仗了年少英雄比人勇。那知道皇家勢利與天同。就算你今番得勝回山寨。怕的是聖上調動天下兵。兵書云寡不敵衆是實話。還說是弱不壓強是真情。高山上兵微將寡糧草乏。若要是久戰想勝萬不能。你若是不聽本帥良言勸。怕的是大禍臨身難善終。

話說郭子儀，把那皇家勢利話，說了一遍，萬人敵聽說：『不由微微冷笑說：『明營元帥，不必說那些閑話，或是遣兵，或是調將，再不然你來親自臨敵，你拿了我去，同朝加官進爵，我拿了你，那怕正德天子，再調大兵前來，大王也不怯敵的。』郭元帥說：『既是不聽良言相勸，本帥也不相強，我且問你，可知時務不知。』萬人敵說：『時務二字怎講？』郭子儀說：『大王



若識時務，天氣炎熱，不是冲鋒之時，且自休兵罷戰，一到秋涼，再決雌雄，我把車虎放出營來，你將李玉魁放下山寨，當面抵還，這就是識時務者，若是仗了你英勇過人，不肯罷兵，本帥也不怯敵，但目下不是交兵之時，怕的人馬中暑，願大王思之，』萬人敵說：『識時務乃爲君子，不識時務乃爲匹夫，既然如此，分付婁卒，立時把李玉魁放下高山，郭元帥叫『三軍放出車虎，當面交換，』萬人敵說：明營元帥，你我且自分手，一俟秋涼，定然見個勝敗。』言罷同車虎回山而去。郭元帥這才同李玉魁，率領弓箭手回營去了。

郭元帥看着大王回高山。不由的心中一陣好喜懽。他這才一同玉魁圈回馬。帶領着三軍回了大營盤。到了那中軍帳前下坐騎。一早有那軍校伺候把馬牽。他二人一進了中軍帳。郭元帥秉正坐下便開言。

且說郭元帥進帳坐下，叫三軍看坐，胡全忠李玉魁二人，一齊兩旁坐下，郭元帥說：『康效公常萬年得病，馮天化中傷，不知幾時全愈，剩了二位將軍，現今只好罷戰，等候秋涼動兵，倘或二將不能全愈，山寇討戰，何人抵敵，不如趁此罷兵進京，上表啓奏咱主，再發兵將，山寇平服。』馮天化說：『元帥講的有理。』元帥聽說。叫人看過文房四寶，修了一道表章說『馮賢弟你就進京走走』馮天化接過表章，回了本帳，收拾完備，營門上馬，進京不表再說李桂蓁女扮男裝，出京打探他大哥，合劉公子的信息，打聽了多日，杳無踪跡正想回京，聽人說李夢熊，投了黃公山爲了大王，萬人敵刦了法場，救去後軍督府，兄妹歸山爲寇，聖上動怒，命人掛印爲帥，去平黃公山，剿拿李夢熊兄妹，小姐聞聽這個消息，不由的心中大驚，思想一回說：『我大哥，豈投山寇，待說怎麼山寇，短刦法場，看起來定有緣故在內，是我不在京中，一定將金芳姐姐綁



了，被山寇劫去，聖上發兵征剿，此事果真如何是好。不免在的黃公山。見了我哥哥，問他因何投在高山。』想罷，將馬催開，只向黃公山來了。

李小姐想罷催開馬麒麟。要上那黃公山上把兄尋。催開了日行千里桃花馬。越過了烟城府縣庄合村。也就是飢飡渴飲非一日。這一天到了黃公一山林。你看他轉過山嶺抬頭看。看見了一座大營面前存。李桂素看罷一回知就裏。他這才反身下了馬能行。不知他兄妹見面不見面。再聽着下一回裏說原因。

## 第三十七回

### 李桂素訴說真情

詩曰 小園無事日徘徊。芳草淒淒一色來。茅屋閒居真自在。山溪流水任情懷。

四句閑言提過，書歸正傳，上回說的李桂素，往上正走，遠遠看見有一座大營，去營門不遠，慌忙下馬，一聲問道：『營門上三軍，快報於你家元帥，就說從京中來的，求見元帥，有要緊事情面講。』營門上的小校，聽說，慌忙到了帳前跪下，『啓稟元帥爺，營門外來了一位少年將軍，他說從京中來的，有要緊事情，求見帥爺面講。』郭老爺聞報，心中思念，說是京中來的，不是欽差，定是那家大人差來使者。』想罷，一聲分付軍卒，向他去說：『叫他進營來見。』軍卒聽說，叩頭起身，到了營門，一聲喊道：『來者聽真，我元帥老爺吩咐出來，用你進營去見！』李小姐聽說，將馬交於營門上的軍卒，款衣連步，進了大營，到了中軍帳前，口稱：『元帥在上，末將有禮。』打了一躬。就要下跪，郭老爺聽他自稱末將定是武職之官，慌忙搖手說道：『來者將軍，不可行參。』一聲分付，三軍看坐，小軍看過坐來，李小姐告坐，坐下，叫人看上茶



來，茶罷落盡，李小姐早認的是郭子儀，子儀用茶已畢，細看來人有些面善，心中暗想：『這人好像見過他一次。想不起他是何人，官居何職。』想罷一聲，就問『將軍高名，官居何職，向本帥言講』小姐說：『元帥在上，聽末將對你講來。』

李小姐輕啓朱唇把話明。尊一聲元帥在上細耳聽。家住在陝西省來鳳翔府。說在那岐山縣裏有門庭。我先人昔日也曾把官做。他也是做過督糧在山東。李桂素本是我的真名姓。我大哥名叫李彪字夢熊。郭老爺聽說來了李小姐。不由的滿面添歡長笑容。

話說桂素小姐，說出他的家鄉名姓，郭元帥聞聽，心中不明說：『你說你是後軍督府李桂素，昨日法場上，被萬人敵救來的，那是何人？』桂素說：『那定然是張金芳。』郭老爺說：『張金芳是那一個？』桂素隨把張金芳假裝劉公子坐監，王素花替出張金芳，將後軍督府印交於張金芳，他私下山東的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郭老爺心中還不甚明白，欲再往下問，還未張口，旁邊轉過胡老爺說：『我看那在驢場上，與我對敵的不像李御妹，好似張金芳，今日李御妹到來，何愁黃公山不破：元帥呀。』

胡老爺走上前來笑嘻嘻。尊了聲元帥在上請聽知。昨日裏末將刑部把監坐。那一日公子探父到那裏。倒被那奸賊劉瑾來相見。護拿住送進監中身受屈。送進去不是月鶴劉公子。問起來原是金芳假裝的。張金芳他曾救過劉公子。他本是月鶴先前收過妻。到後來送去一個素花女。替出來金芳小姐女花容。胡老爺一番言語未說盡。郭元帥又要開口問端詳。

且說胡老爺一番話，還未說完，郭老爺聽他說的話長，慌忙問『王素花又是那個。』胡老爺



說：『乃是土豪王景龍的妹妹，自常萬年帶進京中。送到後軍督府衙門。』郭老爺與常萬年，當日去剿殺王景龍，平魯侯曾對他說：『王景龍家有他的乾妹張金芳，不要殺他，叫他帶進京中，常萬年爲何將土豪王景龍的妹妹，帶進京中？』胡全忠說：常萬年他那時不知是王素花，素花亦是劉公子收過之妻，那張金芳原是劉公子假扮的，王素花將劉公子放走，常萬年前去剿殺王景龍滿門，王素花假充張金芳，被常萬年帶進京城，昨日在疆場與我交戰的，看他好是金芳小姐。』不知郭元帥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郭元帥心中不明把話言。倒叫人左思右想難以參。李夢熊若是不在高山。誰肯留這位小姐在高山。既然是夢熊現在黃公寨。幾次的交兵怎不到陣前。看起來其中必定有緣故。倒叫人無法思想這機關。郭元帥前思後想無主意。胡全忠上前一躬把話言。

且說胡全忠在旁，見元帥自己參想，並不問李桂素，他就上前打躬，口稱：『元帥，李夢熊在山不在山，張金芳是真是假，日後自然明白，此是後話，李御妹到來，看看該怎麼安放才是。』元帥聽說，這才一聲吩咐『三軍後營另立一座帳房』說：李御妹且歸後寨，等着救兵到來。再作定奪。』桂素小姐聽說。回上後帳此書交代明白，按下不表，再說馮天化在大營，領了表章，飢飡渴飲，非止一日，這一天進了北京，正趕着大朝之日，馮天化親自上朝到了金殿，打品級台前跪倒，將表章呈上，歸班而去，內侍將表章遞於覽表官兒，官兒接過，折開封口，將表文高聲朗誦，從頭至尾，念了一遍，正德皇爺聽罷，原是元帥郭子儀懇表進京，爲康效公常萬年得病，山寇萬人敵梟勇無比，無人敢擋，哀懇再發救兵之事。皇爺一聲傳旨。『宣定國公上殿』傳旨官



## 第二十八回 郭元帥辦表進京

詩曰 君臣正然議軍情。轉出劉瑾狗奸佞。多言多語來上本。怒惱千歲定國公。

四句閑言勾閑，且說徐千歲見劉瑾下殿，他才口尊：『陛下，就該出旨，將平魯侯宣上殿來，問問他訪的孔孟怎樣。』皇爺聞言一聲，就叫：『殿頭官，領朕旨意，到午門把平魯侯李夢熊宣上金殿見朕。』殿頭官答應領旨，下了金殿，到了午朝門，一聲喊道：『聖旨下宣平魯侯上殿見駕。』李夢熊答應一聲，隨旨邁步，跟着殿頭官，進了午門，上了金殿，雙膝跪倒，口稱：『陛下，爲臣見駕。』皇爺一聲就問『李愛卿，下山東去查孔孟，千里駒，可曾訪問明白。』李夢熊說：『爲臣到山東路上，無有踪跡，聞得人言孔孟，往廣東逃走，爲臣要上，廣東訪查，又聽一信，聖下派兵上廣東，剿滅黃公山，也不知因爲何事。臣聞知此事，速速回路，走到路上，只見有許多無頭帖子，寫着臣的名字李夢熊，投順黃公山，與萬人敵爲伍，臣不得明白，特來進京，參見陛下。』皇爺說：『李愛卿你還不知道麼，昨日劉笛公奏道，李愛卿私順黃公山，那時朕還不信，差人親到黃公山打探打探回來，果係是真，因此朕將汝妹，綁出市曹，開刀取斬，被黃公山萬人敵劫了法場，將汝妹劫去，朕一怒命郭子儀挂印爲帥，前去征討，今有郭元帥懸表進京，求取救兵，李愛卿你又回京，投順黃公山的那個李夢熊，可是何人。』李夢熊聽罷，心中大驚，口呼：『萬歲這事也就奇了！』

李夢熊聽的皇爺說一番。不由的心中吃驚把話言。是爲臣私下山東訪孔孟。是何人假充臣名投高山。



## 第二十八回 郭元帥辦表進京

詩曰 君臣正然議軍情。轉出劉瑾狗奸佞。多言多語來上本。怒惱千歲定國公。

四句閑言勾閑，且說徐千歲見劉瑾下殿，他才口尊：『陛下，就該出旨，將平魯侯宣上殿來，問問他訪的孔孟怎樣。』皇爺聞言一聲，就叫：『殿頭官，領朕旨意，到午門把平魯侯李夢熊宣上金殿見朕。』殿頭官答應領旨，下了金殿，到了午朝門，一聲喊道：『聖旨下宣平魯侯上殿見駕。』李夢熊答應一聲，隨旨邁步，跟着殿頭官，進了午門，上了金殿，雙膝跪倒，口稱：『陛下，爲臣見駕。』皇爺一聲就問『李愛卿，下山東去查孔孟，千里駒，可曾訪問明白。』李夢熊說：『爲臣到山東路上，無有踪跡，聞得人言孔孟，往廣東逃走，爲臣要上，廣東訪查，又聽一信，聖下派兵上廣東，剿滅黃公山，也不知因爲何事。臣聞知此事，速速回路，走到路上，只見有許多無頭帖子，寫着臣的名字李夢熊，投順黃公山，與萬人敵爲伍，臣不得明白，特來進京，參見陛下。』皇爺說：『李愛卿你還不知道麼，昨日劉笛公奏道，李愛卿私順黃公山，那時朕還不信，差人親到黃公山打探打探回來，果係是真，因此朕將汝妹，綁出市曹，開刀取斬，被黃公山萬人敵劫了法場，將汝妹劫去，朕一怒命郭子儀挂印爲帥，前去征討，今有郭元帥懸表進京，求取救兵，李愛卿你又回京，投順黃公山的那個李夢熊，可是何人。』李夢熊聽罷，心中大驚，口呼：『萬歲這事也就奇了！』

李夢熊聽的皇爺說一番。不由的心中吃驚把話言。是爲臣私下山東訪孔孟。是何人假充臣名投高山。



看起來其中必定有緣故。倒叫人難以想來難以參。那山寇活活劫去臣的妹。到高山十有八九命不全。祈我主快快發下人和馬。是爲臣情願去當先鋒官。

話說李夢熊奏了一遍，皇爺聞奏，龍心大喜，說：『李愛卿既然如此，就命徐御弟挂印爲帥，李愛卿爲馬前先鋒。』二人領了聖旨殿下，皇爺回宮不表，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明日清晨，徐千歲點了一萬人馬，教場伺候，逐後自領衆將，上了將台，把聚將鼓連擂三通，三軍齊到台下聽徐千歲見三軍已齊，一聲就叫『平魯侯聽令。』李夢熊台下打躬，口稱：『千歲在上。末將聽令。』徐千歲說：『李將軍帶領三千人馬，頭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違者軍法無情。』李夢熊答應一聲『得令』。領兵去訖，徐千歲隨又點了一萬人馬，下了將台，才待上馬，只見劉公子同張大奇到來，一聲就問：『公子到來，有何事情。』劉公子說：『我岳父聽說千歲出征，願隨千歲身邊，一到軍前效力。』徐千歲說：『本藩又不是出京查盤土匪，上印做官，隨我前去，我原是領兵征討，有凶無吉，可什麼好處？』劉公子說：『我岳父他也是全身武藝，到在軍前，自有用處，昨日被山賊之劫去李桂素，未必不是張金芳，岳父坐在那裏，也好打聽打聽張小姐的下落。』徐千歲聽說大喜『既是如此，就叫令岳隨我前去，公子請回。』不表，單說徐千歲一同張大奇上馬，三聲炮響，帶領人馬出京來了。

徐千歲領兵出了順天城。率領着一萬馬步衆兵丁。不多時過了蘆溝橋一座。撲上了一條大路上廣東。此一去若是到了黃山寨。準備着一場大戰動刀兵。這一回千歲徐爺領人馬。下回書黃公山下見輸贏。

詩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閑言提過，話說徐千歲帶領一萬人馬，在路行程，按下不表，再說公平王萬人敵，候到八月中旬，這一天坐了聚義廳，一聲就叫蕭舉陳松聽令。二人一齊上前打躬，口稱：『大王在上，末將伺候。』萬人敵說：『明將說過秋涼再戰，現在八月初旬，二位將軍隨我下山，前去討敵。』二人答應『謹遵大王』，萬人敵又分付婁卒，拉馬抬刀伺候，婁卒忙忙拉馬的拉馬，抬刀的抬刀，萬人敵走出聚義廳，接刀上馬，到了寨門以外，又有嘍卒拉過馬來，蕭舉陳松二人接鎗上馬，隨着萬人敵下山來了。

萬人敵領兵下了黃公山。帶領了蕭舉陳松二魁元。一霎時下了黃公山一座。出山口前行到了大營盤。他這才把刀一排忙傳令。二將軍快去罵陣莫遲延。將蕭舉答應一聲說遵命。噍啦啦跑開他那馬心猿，到了那營門之前勒坐騎。他這才用鎗一指便開言。叫小校速速去報你主將。就說是大王討敵在外邊。藍旗官一聽此言忙走報。他這才穿軍越隊到帳前。

且說營門上藍旗，見有人討敵，慌慌張張，到了中軍帳前，跪倒說報。『郭元帥說：『何事』藍旗說：『山寇討敵。』郭元帥把虎項一排，藍旗叩頭去訖。郭元帥高叫『中軍官，拿本師請帖一封，後營把李御姑請來大帳議事。』中軍官手拿請帖。到了後寨，一聲喊道：『元帥令下，請李御姑上帳議事。』桂藁小姐聽說，隨令來到大帳，元帥一聲分付看坐，有人看過坐來，小姐告坐坐下。口稱：『元帥將小妹令來，有何差遣？』元帥說：『無事不請御妹進帳，現今山寇討敵，特請御妹到在陣前，一則迎戰，二則探聽令兄消息，不知妹子尊意若何。』小姐說：『既是山寇討敵，小妹侍願充當頭陣，元帥一聽大喜，說：『御妹既願出馬，後帳披掛。』一聲吩咐』



三軍與你御姑娘備馬。』小姐欠身離坐，出了後營，來到中軍帳前，早有人把刀馬預備停當，上前接刀上馬，郭元帥一聲就叫『五百弓箭手，隨你李御姑娘出營。』小姐說，『不用弓箭手，到了陣前，多加小心。』吩咐『火政司點炮！』火政司不敢怠慢，隨點了三聲大炮，小姐將馬一跨，開出了正營門，到了疆場，用刀一指說：『山賊何名。』蕭舉正然討敵，耳邊點的三聲炮響，從正營門跑出一匹桃花馬，馬上駝着一位女子，問他何名？他那裏放在心上，說：『女將問我，我乃公平王的偏寨，姓蕭名舉，再往下問，就是寨主到了，女將爲誰？』小姐說：『姑娘姓李名桂，再往下問，就是御姑娘臨敵。』說着照蕭舉就是一刀，蕭舉用鎗架開，二人就殺在一處了。

男共女通罷姓名在疆場。眼看着刀槍齊舞上下揚。蕭舉將看他是個裙釵女。他可就全然不放在心上。兩個人來往戰了五十鏖。好不待怒惱桂素女娥皇。他把那大刀一舉分頭落。這一回打發蕭舉上望鄉。只聽的咯吶一聲着了重。眼看着頭劈兩開冒紅漿。李小姐走馬刀劈名蕭舉。對陣上氣的陳松面焦黃。衆明公聽到這裏等一等。再聽那下回書裏說其詳。

## 第二十九回 姐妹兩疆場見面

詩曰 桂素小姐到疆場 遇着高山公平王 只因不明一件事 隨機假應李桂素

閑言提過，上一回說的是。李桂素刀劈蕭舉，陳松在旁，那裏容的，就大喊一聲，黃毛了頭，休要逞強，看我取你。』說着將馬一催，來到近前說：『女將休要逞能，大王與你見個高低？



「言罷，二人殺在一處，好利害，怎見的！」

兩個人疆場以，來交鋒。俱都是你強我勝顯其能。這陳松安心報仇擒敵將。三股叉照着小姐前頭通。李小姐回頭看見趕的近。他把那右手一排下絕情。嗖的聲一枝袖箭去的準。咽喉上中了無情三寸釘。那陳松反身滾鞍坐下馬。好不叫氣死高山爲王公。

說的是桂萼小姐，刀劈蕭舉，袖箭射死陳松，萬人敵一見大怒，將馬打了一下，嘩啦啦到了近前，大喊一聲「女將休要逞能，萬大王與你見個高低。」桂萼小姐，聽的背後喊聲振耳，急忙勒回坐騎，離敵人不遠，他才將馬勒住絲韁，抬頭往對面一看，看見一人，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比衆不同，觀罷，用秀絨刀一指說：「山賊通上名來，好在姑娘刀下作鬼。」萬人敵說：「女將問我有名，我祖居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氏，姓萬名魁表字人敵，再往下問，就是大王臨敵，女將爲誰！」小姐答道：「奴家家住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人氏，姓李名桂香再往下問。就是香姑娘到了，萬人敵聽他是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人氏，名叫桂香美心。心下一想他合李桂萼必是鄉里，又是同姓，桂香桂萼，只有一字不同，不知他合李桂萼是一家不是。」想罷說：「女將你既是岐山縣人氏，你那裏有一家的姊妹，你可知道！」小姐說：「有名便知，無名不曉。」萬人敵說：「此人大大有名，馬上細耳，聽我把他的家鄉姓名，道來你聽。」

萬人敵勒住戰馬把刀擎。細聽我表表他的姓合名。他也在陝西省城鳳翔府。住在那岐山縣裏有門庭。他先人做過山東督糧道。此人的名字就叫李夢熊。他有個同胞妹妹桂萼女。他兄妹文也曉來武也通。說起來你是回鄉又同姓。問女將你可知情不知情。公平王陣前提起他兄妹。李小姐含糊答應心裏明。



你看他隨機應變開言道。口中裏連稱高山爲王公。吾合那夢熊原是兄合妹。李桂素我是合他姐妹稱。你說的李氏家鄉俱不錯。他目下兄妹不知作何生。問大王李家兄妹在何處。無心的叫俺姐妹得相逢。要知他兄妹見面不見面。等一等下一回裏再告誦。

說的是桂素小姐，聽萬人敵說罷，口稱：『大王你說的李夢熊兄妹，小奴便知，李夢熊是我的叔兄，李桂素是我的叔妹，大王你既知道他兄妹，可知他兄妹在何處？』萬人敵說：『李夢熊兄妹，現在高山以上。』小姐說：『此話有些不真。』萬人敵說：『怎見的不真。』小姐說：『既在他兄妹在此高山，你把他兄妹叫下山來，俺姊妹許久不見，叫俺兄妹會會。』萬人敵說：『女將少等，待我上山，去叫家兄妹前來，與你相見。』才要回山，只聽鸞鈴響亮，從山口來了一匹戰馬，馬上駝着一人，列位你說來者是誰，明公不知，來的正是張金芳，敢說他來做什麼？他在山上聽的婁卒報道，有一女將，刀劈蕭舉，箭射陳松，所以他特地下山，來看女將是誰。此是閒話不表，單說萬人敵聽的鸞鈴，回頭一看，說：『女將，那不是桂素小姐來了，你可認的他麼。』小姐一聽，抬頭一看，看見一位女子來的，離疆場不遠，隨將馬勒住，不望前進，仔細一看，認的是張金芳，心中暗想：說：『萬人敵，說來者就是，一定是拿着張金芳，當了是我，將他救上山來，莫非我哥哥，真個在此高山，若不在山上，爲何張金芳遭綁，萬人敵去劫法場，這是真叫人不解其意，我不免問問金芳姐姐，自然明白。』想罷將馬一提，只向金芳而來，一聲說道：『姐姐一向可好！』萬人敵見他叫姐姐，便知是認的，他在此恐怕他二人講話不便，便將馬往後退了有半箭之遙，把馬勒住，專看他二人舉動不表。再說張金芳來到疆場，看見一女將，合萬



人敵講話，仔細一看，好似桂素小姐，才要上前，想着答話，只見女將照他而來，叫他『姐姐』也就慌忙迎上前去說：『妹妹你是從那裏來的了？』

張金芳看見小姐李桂素。急急的提動坐下馬麒麟。走近前口中就把妹妹叫。你看他低低聲音把話云。自從你私下山東去查訪。打探那咱家相公信合音。你把那千金担子推與我。那知道一場大禍到我身。聞聽說大哥投順黃公寨。聖主爺聞知心中怒噴生。立刻就把我綁到菜市口。專等着午時三刻命歸陰。張金芳一席言語無說盡。李小姐輕啓朱唇說原因。

且說張金芳才說到將他綁了取斬的話，說猶未了，李小姐說：『姐姐不用往下說了，那事小妹心下明白，我要緊問我你大哥，果然投順高山以上。』張金芳說：『自小妹上了高山，並沒見咱大哥之面。』桂素說：『這也出奇，既是無見我哥哥，怎麼聖上都知道，我大哥投順黃公山，發兵前來征討呢。』張金芳說：『你那裏知道，我表兄孔孟，假充李夢熊，投了黃公山，公平王，公平王不知他是假，認以爲真，他久聞你兄妹之名，恨不能把你兄妹請上高山，一同爲王，養的人強馬壯，下山殺了太監劉瑾報仇，因此私自帶領婁卒下山，進京蔓散謠言，遍貼無頭帖子，傳知聖上，必然加罪，才將後軍督府救上高山，大家在山上爲王。』李桂素說：『我大哥不在高山，你我且分手，我對公平王未通真名實姓，假說我是李桂香，咱是叔伯姐妹你回上山子，千萬勿走漏了消息。』張金芳說：『愚姊記住了。』正說着才代上山，忽聽西北角下人喊馬嘶，真撲山前來了。

兩小姐正在疆場把話談。忽聽的人喊馬嘶振山川。不多時來的不遠甚切近。到了那山前就把大營安。



他二人正然觀看大炮響。從西北又有大兵到這邊。忽然間竄出一匹桃花馬。馬鞍上駝着一位將魁元。李小姐認的是他親兄長。你看他就要上前去答言。李夢熊今日出馬來臨陣。把一個孔孟抓下馬雕鞍。你看他生擒活捉賊孔孟。回營去立叫三軍把繩拴。咱把這未來之事且不表。再說他姊妹答話在陣前。

## 第四十回 用袖箭射死陳松

金芳桂素見面。二人訴說真情。各自罷戰回大營。並不爭強奪勝。

回營見了帥爺。從前之事說明。當下來了李夢熊。疆場捉拿孔孟。

兩江月罷，言歸正傳，上回說的是張金芳李桂素，二位小姐在陣前說了真情，桂素說：『既是孔孟現在高山，小姐回到營中，見了元帥，遣將拿住孔孟連千里駒解進京去，見了聖上，好赦劉大人之罪，要緊。』說罷回營而去，張金芳也同上高山，萬人敵看見他二人講話多時，也不知講的什麼言語，回山去了，少不了他也回山而去。不提，單說李小姐到了中軍帳，郭元帥賜坐下，有人進上茶來，茶罷撤去空杯。小姐即把在陣前，傷了兩家偏寨，遇着張金芳，說出孔孟假充李夢熊的話，訴了一回，郭元帥聽說大喜，他才開口說道：

郭元帥聽的小姐說一番。不由的手拈長鬚樂自然。聽說是孔孟現在高山上。假充着夢熊投在黃公山。平魯侯既然不在這山裏。定然他早晚旋回府順天。馮天化一上北京去上表。聖主爺一定發兵到這邊。平魯侯領兵若是到此處。捉拿這孔孟和尚有何難。郭元帥大帳正然把話講。但只見報事藍旗跪帳前。且說郭元帥正然講話，有個藍旗跪地說報。郭元帥說：『所報何事？』藍旗說：『國公徐千



歲、帶領一萬人馬來了，離大營不遠，特報帥爺得知。『郭老爺聞報大喜說：『藍旗營門伺候。本帥就此差人迎接。』藍旗叩頭去訖，郭元帥說：『胡李二位賢弟，前去迎接徐千歲進營。』胡全忠李玉魁二人聞言，叫人牽過馬來，一齊飛馬，出了大營，接有一里之遙，兩下對面，藍旗一聲喊道：『郭元帥差衆將迎接，徐千歲，同進大營。』徐千歲聽說帶領李夢熊，張大奇，跟着藍旗，見了胡李二將，一同到了大營前邊，合兵一處，進了轅門下馬，又有康效公常萬年迎接進了大帳，大家敘禮已畢，郭元帥讓徐千歲坐了虎位，大家按次序落坐，獻上茶來，茶罷落蓋，元帥見李夢熊到來，一聲就問：『平魯往出京訪查，幾時回到京城？』李夢熊說：『上月回京，正遇馮將軍進京上表，聽說萬人敵將舍妹劫上黃公山，隨徐元帥前來，一來平山滅寇，二來探聽舍妹音信。』郭元帥說：『今日妹陣前打聽明白，萬人敵救的原是張金芳，投順高山的原是孔孟，假充李將軍的名姓。』夢熊聞聽此言，不由的心中好惱，站將起來，用手往山一指說：『孔孟哇，我與你誓不兩立。』李夢熊披掛整齊，走出大帳，接搶上馬，三聲炮響，出了營門，到了山口，大喊一聲：『嘍卒快報你家大王得知，叫李夢熊下山赴死，嘍卒聽說，慌忙到了聚義廳說：『啓稟大王，有一明將前來討敵，口中只叫李大王下山。』孔孟聽說叫他下山，他被常萬年一鞭打怕，心裏有些怯敵。』又說不出來，只得強打精神，大喊一聲，就叫『嘍卒拉馬抬鎗伺候，婁卒慌忙預備停當，孔孟走出敘義廳，接棍上馬，下了黃公山。出了山口，往對面一看，看見一員小將，有些面善，李夢熊早認得是孔孟，故推不見，大喊一聲：『山賊快來赴死。』孔孟只得撲馬上前照前心用鎗就刺，李夢略使槍一架，啞吶一聲，不好了。



李夢熊生成力大實無窮。用槍架震的孔孟兩膀疼。手中裏一條鐵棍拿不住。扔出去四十步外有餘零。這孔孟手無兵刃想逃命。時下裏慌了豪傑李夢熊。闖上前伸手抓住名孔孟。你看他輕輕提過馬走龍。說的是孔孟，並不通名道姓，闖上前去，就是一棍，李夢熊兩膀有千斤之力，用槍一架，將棍架開，孔孟想要逃走，一則勒不回千里駒，二則離的切近，那馬往上一撲，李夢熊一伸手把孔孟抓住，提過戰馬，單勒絲韁，蹇回坐騎，到了營前，叫三軍拿人，扑咚扔在塵埃，跑上幾名軍卒，把孔孟捆起來了，抬進營去，只見千里駒，身帶鞍橋，跑到營前站住，動也不動。李夢熊又叫三軍，把千里駒拉進大營，他才復又上馬，只且不表，再說萬人敵下在敘義廳，與車虎張金芳商議，好下山與孔孟督陣，有嘍卒報道：『李大王被擒。』萬人敵聞聽大驚說：『久聞李夢熊有萬夫不擋之勇，怎麼一到疆場，此人本領不小，想是遇着康常二將，也是有的。』想罷說：『車將軍李賢妹跟我下山，搭救李兄回山。』車虎張金芳一齊說道，謹遵令下，三人走出義叙廳，接過兵刃，上了坐騎，下山來了。

萬人敵帶領車虎下山峯。後跟着張氏金芳女魁英。一霎時到了疆場勒住馬。看見了對面一將好威風。萬人敵正然饒雄討敵將。明營裏跑出五匹馬能行。衆明公不問馬上是那個。請等等下回書裏再表明。

## 第四十一回 萬人敵歸順保主

至今英雄不少。真是奪利爭名。日夜籌劃心不甯。那知蒼天早定。  
嘆人一生如夢。那個脫了幽冥。明公萬事要從容。偷閒暫且受用。



西江月罷，言歸正傳，上回說的是萬人敵，看罷才要上前答話，只見在前營出來，五匹戰馬，馬上駝着五員將官，四男一女，那三個披挂的，認的是康效公，常萬年，胡全忠，那員女將是李桂香，還有一位老將，鬚髮半白，甲冑在身，他照着正面一看，大叫一聲『女兒快照我來。』一言未了，張金芳把馬一催，只照老者而來，萬人敵一見說：『這也出奇，李桂香的父親去世，是怎麼這老者叫他女兒。』正犯尋思，車虎看見張金芳，順了明將，不由心中大怒，將馬催開，到了近前，兩手端槍，惡狠狠分心就刺，李夢熊一見，鎗照前心而來，他就用鎗一指，隨使個巧女認針，順着槍桿刺去，車虎不能躲閃，正刺前心，嗖的一聲，挑下坐馬。萬人敵見車虎交馬一合槍下亡命，不由的心中火起，大罵『小輩，敢傷我的偏寨，豈肯與你干休，看我刀下取你。』來至近前，說：『小輩什麼名字，快些說來，好在我刀下作鬼。』李夢熊說：『問有名，吾祖居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人氏，姓李名彪表字夢熊，昨日在全林寺救駕有功，皇爺大喜，封爲平魯侯之職，現在定國公徐千歲麾下爲將，再往下問，就是老爺虎駕到了。』萬人敵說：『你是李夢熊，疆場被擒，方才投順你的女子是誰？』李夢熊說：『方才被擒的，原是全林寺的孔孟和尚，女子原是那孔孟的表妹，張金芳。』萬人敵聞聽此言，心中自思。『人言李夢熊能擋萬夫，我不免試一試他的本領如何？』想罷說：『李彪你今傷我的偏寨，我豈肯與你干休！』說着！舉刀就劈。萬人敵一行戰着，偷眼一看，見李夢熊那鎗，就如蛟龍出水，大蟒反身，神出鬼沒，上下飛騰，暗想道：『此人可稱世上英雄，不免和他商議，隨我上山爲王，情願推他爲首，有俺二人在山，何愁仇恨不報。』主意已定，說話不及，馬打照面，用刀把鎗架住，李夢熊說：『莫非怯敵。』萬



人敵說：『萬大王並不怯敵，我見你也算是人間一條好漢，大王不忍殺你，你在朝奉君，也沒有什麼好處？如今當今天子失政，聽信太監劉瑾的讒言，不信忠語，國有好臣當道，大將畏難立功，依我說李將軍不如隨我上山爲王，俺情願推你爲首，在山爲王，那等快樂，強似在朝奉君，就多少驚懼，早起晚臥，受那些勞碌；若不聽我良言，你要想回營去，比登天還難。』李夢熊聽說：『山賊老大本領，敢發狠言大話？催馬過來？』

兩個人正然講話把臉反。一個家無名火起透九天。萬人敵一行交戰拿主意。他可就砍虛一刀把馬提。你看他照着山口敗了陣。南陣上忙了胡孝常萬年。他二人看見山賊逃了命。一齊的催開坐馬向上前。公平王看見二將來助戰。他這才慌忙把訣念真言。遣將法困住明營三員將。再聽那下回書裏接前篇。

萬李二人交戰。疆場下分輸贏。荒了萬年康效公。一齊出馬爭勝。

人敵見勢不好。當下就算神通。要念遣將妙法能。三人身遭不幸。

西江月罷，言歸正詞，上回說的是萬人敵：與李夢熊。又戰了有二十餘合，不分勝負，萬人敵暗暗想道：『此人鎗法高強，久戀疆場，休說不能取勝，南陣上二將，要是前來助戰，如何是好，不免用遣將法，將他迷住，再叫他隨我上山爲王。』想罷：虛砍一刀，敗將下去，康效公，常萬年看見萬人敵敗走，說山寇刀法並不散亂，敗陣下去，定有原故。待咱二人將他趕上，擒一個活的，言罷，一催坐馬，往下追趕，萬人敵聽見背後馬聲響亮，就知敵將趕來，將馬加上一鞭，進上山口，回頭一看，又見三人趕的切近，不由的心中暗喜，隨口念咒，這才不好了！

萬人敵看見三人趕的凶。急忙的口中念咒顯神通。眼看着三將趕進大山口。他這才劍訣一指去的凶。



明營裏三人不能往下趕。三匹馬就如拉磨一般同。又只見千轉難出百步外。他待要想出山口萬不能。三員將轉夠多時心迷亂。一個個只見坐下馬如龍。眼睜睜三將一齊就落馬。時下裏慌了一個胡全忠。

且說萬人敵用迷將法，將康常李三人迷住。不表，再說胡全忠見他三人去趕萬人敵，進了山口，多時不見回來，慌忙說道：『張李二位賢妹，想是三人中了山寇之計，俺快去看個明白。』張大奇說：『胡將軍說得有理，待我同你前去看來。』說罷四人，催開坐馬，撲進山口，見萬人敵勒馬停刀不動，見康效公李夢熊常萬年三個人，騎着馬如推磨一般，隨大叫一聲說：『衆位將軍，快照我來。』見三人並不答應，說道：『一定是山寇，用的什麼邪術，將他三人迷住，待我上前擒拿山賊。』張大奇說：『胡將軍不可，待我上前拿他成功。』胡全忠說：『山賊猛勇無比，你如何是他的對手，』張大奇說：『我自有拿他之法，說罷將馬一提，離萬人敵不遠，馬上拱手，口稱：『大王乃當世豪傑，高山爲王，可有什麼好處？不如棄邪歸正，進朝保主，聖上見喜，加官進爵修墳築墓，榮宗耀祖，強似爲寇，臭名傳於千古，是何意也。』萬人敵笑道：『你這老者，那知爲王的好處，老者休作說客，我且問你，你叫什麼名字，方才你叫去的那一女子是誰。』張大奇說：『老漢名叫張大奇，那女子原是我女兒張金芳。』萬人敵說：『大王爺看你年邁，不忍殺你，你快些退後，叫別人前來，與你大王見個高低。』張大奇說：『既是大王，不聽老漢良言相勸，堅執對仇，並不是老漢誇口，你就有通天本領，要能脫過我手，就算你是人間好漢。』萬人敵聽說大怒說：『你有何本領，說如此大話。』張大奇說：『並不是老漢說此大話，你看那邊有無數石頭，略施小法，管叫他比豆還碎。』說着將打仙棒取出，把訣念咒，說聲去。』打



仙棒起在空中，說聲變，好驚人！

張大奇把定真訣念靈文。打仙棒起在空中兩離分。眼看着一條分出十數個。一霎時十根分爲百十根，看了看仙棒變了無其數。齊在那空中轉盤好驚人。照着那仙棒一指說聲落。打的那無數石子碎紛紛。張大奇大喊一聲說的祭。打仙棒別的起在半懸空。萬人敵一見唬的魂離體。急忙忙催回坐下馬麒麟。且說萬人敵看那寶貝利害，勒回馬來，就想回山，張大奇大喊一聲說：『大王休要逃走，劫奪法場，救了小女。乃是一大恩人，無從報答，今日打仙棒下來不傷你的性命，也是報了救命之恩，棒下打了你的坐馬罷。』說一落有一根，刷的一聲，從空落下，正正中了戰馬頭上，咯吱一聲響亮，將坐馬打了個腦漿迸裂，栽倒塵埃，氣絕而亡，萬人敵見勢不好，拔出寶劍就要自刎。張大奇說：『恩人不可，我還有下情告稟。』萬人敵聽的稱他恩人，把劍停住說：『你還有什麼言語，請道其詳。』張大奇忙下馬上前說：『恩人人常說識時務者爲俊傑，爲何不立朝保主，以圖上達呢。』不知萬人敵降與不降，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劉月鶴夫婦團圓

詩曰 明朝出英才。大奇老將軍。順說萬人敵。兩下罷戰爭。

閒言提過，說的是張大奇，說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何不進朝保主，以圖上達。』萬人敵說：『在下有言，朝中要有劉瑾，誓不入朝。』張大奇說『既然拿了孔孟千里駒有了下落，聖上自然要殺劉瑾。』萬人敵一聽此言，無奈何只得點頭應允，他這才照着康李常咕噥了幾句，三人這



才穩住，見張大奇同萬人敵在步下說話，一齊來到近前，張大奇就把萬人敵投降之事，說了一回，三人大喜，一同下馬，說：『請大王酒馬，一同進營。』大家步行，來至營門，早有人報於徐千歲郭元帥，元帥差李玉魁，把衆人接進大營，到了中軍帳，大家落坐，看茶整酒，一同坐下，歡喜的緊呢！

郭元帥吩咐令下調開席。一個個滿面喜添歡心裏。徐千歲手舉乘杯面帶笑。照着那人敵就把話來提。久聞得大王威名傳四海。就是那天天下人等誰不知。今日裏大王歸順把營進。進京去管保聖上封官職。從今後你我同朝事咱主。咱大家同殿稱臣保萬夷。徐千歲大帳正然把話講。看了看一輪紅日將沈西。萬人敵抬頭看見天色晚。他這才欠身離坐就告辭。

話說郭元帥，排了酒宴，飲酒直到黃昏，萬人敵告辭回山，徐千歲叫衆將送出大營，萬人敵回上高山，住了一宿，到了明日，把合山嘍卒，叫到跟前。說『衆位好漢，大王不願在山，今要進京保主，你們回家的回家，無家的投親訪友，各隨自便。』嘍卒說：『小人們願隨進京。』萬人敵吩咐嘍卒，火焚山寨，下了黃公山，到了大營，用了早飯，郭元帥傳令拔寨回京，三聲炮響，衆人一齊上馬，從大路向北京來了。

郭元帥令旗一展起了程。衆兵將齊跨雕鞍上馬行。投上了陽關大道往前進。一路上飢餓渴飲不消停。若要說論走少說一個月。遲了遲也得四十天有零。這一天行走之間天過午。日沈西人馬進了順天城。郭元帥帶領人馬把京進。早有人啓奏當今王聖明。

且說郭元帥，這一日到了北京城，打算明日上殿交旨，早有人啓奏皇爺得知，皇爺立時作了



晚朝，登了金殿，傳旨去宣出征一千衆將，領旨官到教場，一聲喊道：『聖旨下，宣出征衆將上殿。』郭元帥聽的聖旨下，帶領男女衆將，跟着領旨官來到午門，一齊上殿，參拜已畢，口呼：『陛下，臣等見駕。』皇爺說：『郭愛卿，何以平下山寨。』郭元帥說：『公平王萬人敵投降歸順，平魯候擒了和尚孔孟，得了日行千里駒，皇爺聽說孔孟二字，傳旨將孔孟帶來，朕親口審問。御劊手到了午門把孔孟帶來，摔在塵埃，皇爺說：『惡僧，爲何要殺你朕，起意是何人，與你同謀，千里駒如何在你手，從實說來。』孔孟不敢隱瞞，把劉瑾在全林寺，二人同謀要奪天下。』話未說完，龍顏大怒，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詞 行善終有善報。作惡還有惡臨。報應不差半毫分。爲人須要方寸。  
曰 做了虧心之事。不免大禍臨身。巧用機關枉費心。胡爲不安本分。

西江月罷，書歸正本，上回說的是孔孟，把劉瑾在全林寺誑駕降香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皇爺傳旨，御劊手領旨，到司禮監將劉瑾拿來，天有三更之時，劉瑾還未安息，不由分說，立刻捆將起來，押到金殿。皇爺說：『奸賊，朕那些虧負於你，你合孔孟同謀害朕，該當何罪。』劉瑾見孔孟在此，卽強辨也是不中，只是叩頭。

正德爺龍位以上怒冲冠。大罵聲奸賊作事禮不端。每日間花言巧語把朕哄。拿了你當作一個幹國賢。誰知你心懷歹意交孔孟。要還願害朕誑駕上泰安。若不是李彪兄妹去救駕。那一時早叫朕已到黃泉。你平日專謀定計來上本。謀害了朝中多少文武臣。怒冲冲傳旨宣上御劊手。將奸賊立刻萬剮在金階。

御劊手領旨，拉起劉瑾，立時剮在金殿。又傳旨，將孔孟推下金殿斬首，殿頭官領旨下殿，



把劉奇父子宣上，皇爺問公子，怎麼將千里駒落於孔孟之手，劉公子把宿在全林寺，被害，逃在張家莊，幸張金芳救他逃走，又蒙李夢熊相救，又到王景龍家被害，又幸王素花搭救，一應討飯，遇張大奇的話，說了一遍，皇爺大喜說：『公子悞了場期，三場已完，尙未殿試朕今點你頭名狀元，張金芳李桂素花各封夫人，明日一同成親。』劉奇官復原職高陞三級。劉爺父子叩頭謝恩。郭老爺隨把張大奇說順萬人敵之事，奏了一遍，皇爺聞奏，宣上金殿皇爺說：『郭常馮康李五家：各加一級，胡全忠將功抵罪萬人敵歸順，朕封爲鎮殿將軍，張大奇說順有功，年邁不能出仕，封你在京副將，明日設宴慶功。』說罷回宮，衆位謝恩，到了午門，各自回府不表，單說劉爺張大奇迎親，比不的庄農人家，一霎時懸燈結綵，把三家小姐，搬在劉家之地，吉期天地前擺了香案，新男新女，拜起天地來了。

天地前一男三女拜神明。旁邊裏了嬾服侍不消停。入洞房公子就把蓋頭揭。衆了嬾架開桌子飲劉伶。你看他夫妻四人對面坐。叫了酒個個滿面喜歡紅。自今後隨了四人心頭願。成就了百年夫妻恩愛深。劉公子今晚洞房花燭夜。勝以那金榜之上把名題。這真是千里駒的結果事。編出來留落世間與人聽。



二十三年三月出版

千里駒

(全書一册)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新式標點  
千里駒

標點者 王鶴軒

校訂者 楊月泉

印刷者 大新書局

出版者 大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城內露香園街春華里第五號 大新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